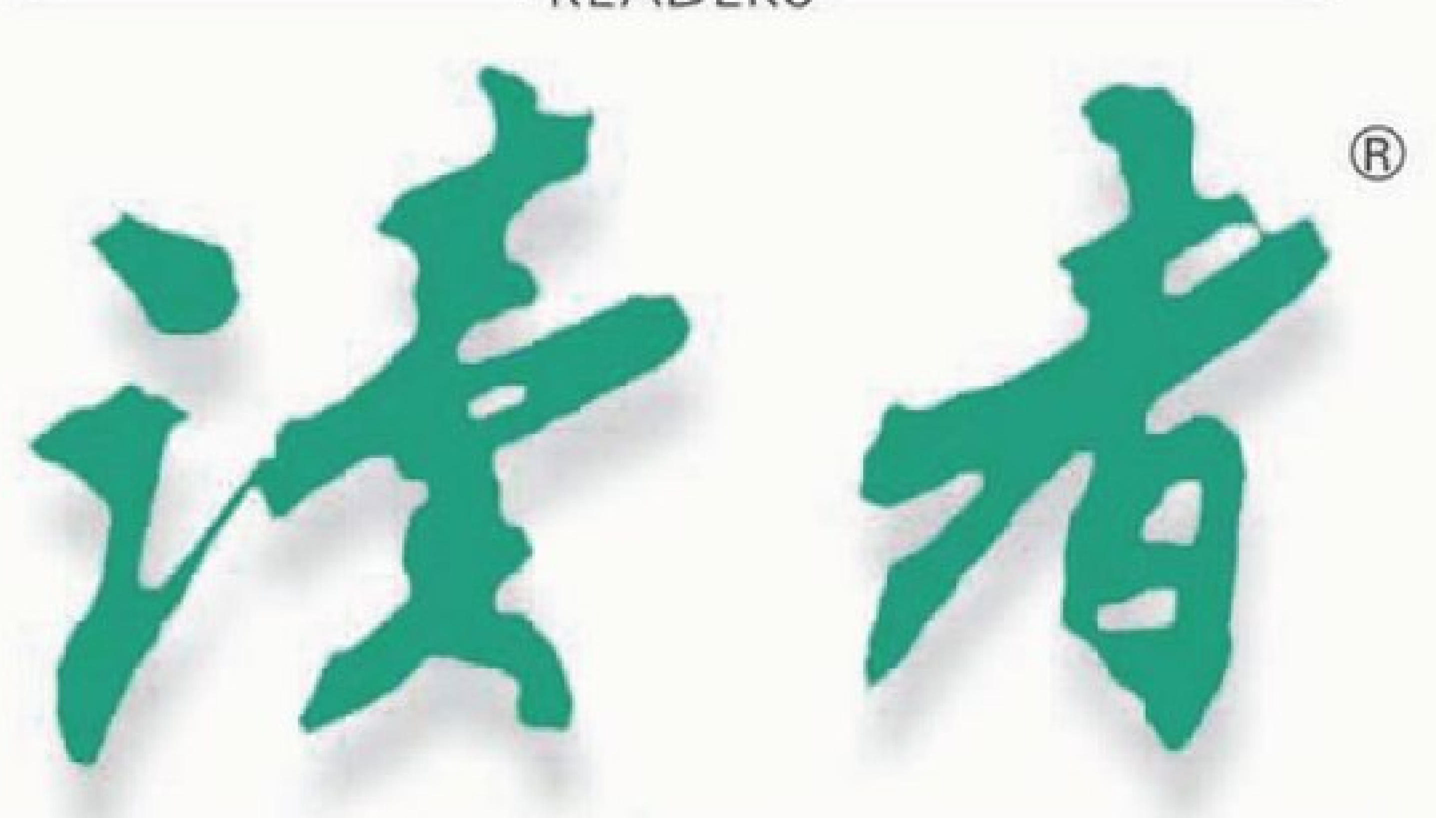


READERS



想飞的心　深埋大瑶山的爱　良心还会沉睡多久　辛亥年的血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11期
一月下



日月星宿也连成一线

◉张小娴

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寓言小说《炼金术士》里，一个牧羊少年追随一个再三出现的梦境，经历了一段奇幻之旅。故事之中，老人对少年说："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

你相信吗？我们多么愿意相信人间真有这种美事！

宇宙不会帮助你不劳而获，它只是给你提示和象征，路还是要你自己走。

当一个人愿意聆听自己的内心，跟随自己的梦，时刻留意生命里出现的种种征兆，便有机会愿望成真。

生命会在某个时刻召唤我们，或者是透过梦境，或者是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句箴言、一首歌，甚至是一次意外。是否聆听，选择在我们。

你曾否真心渴望某些事情？当你真心渴望恋爱，机会便会出现。我是这样相信的。如果机会还没出现，只是你没有留意身边的一切，或者是你还不肯放下另一个人。当你真心渴望变得漂亮，你不一定会变成天仙，但肯定会比原本漂亮。你当然不能什么也不做，美丽是需要努力的，除了勤加保养之外，也要追求心灵的进步，更不要摧残自己。

我们或许都需要偶尔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灵魂的声音，时刻准备响应生命的召唤。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日月星宿也会连成一线来帮助你完成。

这样想的话，人生会美丽一些。

（**秋　子**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永不永不说再见》一书）

卷首语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责任编辑 张 涛
编辑 李 霞 黎珈禾 陈天竺 韩维善 李秀娟 高翔飞 刘学成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部 (0931)8773310(传真)
姚宏霞 (0931)8773054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0931)8773039
刘志伟 (0931)8773036
韩学斌 (0931)8773092
卢建洪 (0931)8773095
雷 洋 (0931)8773094

广告部 (0931)8773029(传真)
广告总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0931)8773073
杨荣波 (0931)8773075
尹 莲 (0931)8773042
新媒体部 欧阳薇 (0931)8773170
李 进 (0931)8773170
行政助理 王 丹 (0931)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0931)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0931)8773350
陈志明 (0931)8773241

2012年第2期（总第511期）

目 录 一月下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iPhone版、《读者》iPad版现已进入苹果商城。订阅2期6元，12期25元，24期40元。打开iTunes软件，在iTunes Store里直接搜索“读者”即可找到，下载时请认准该图标。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赵近元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定期出版



想飞的心（外一篇）

◉鲍尔吉·原野

几天前，我回一趟老家，坐大客车。车行驶6个小时，司机声明除服务区停车一次，途中不停车。

与我邻座是一位南方女人——她身上穿了许多层毛衣和一件不合体的男式羽绒服，30多岁。

说来好笑，车开两个多小时，一对农村夫妇要下车，说上错车了。司机答复：怎么能上错车？你买的是这个地方的票，上的是这趟车，怎么能错呢？

男的说：我们不上这个地方，我们要上××，亲戚把票给买错了。

司机说：车上有监控录像，不许停车，我必须把你们拉到终点。

车上人哄笑。农妇说：求求你了，把我们拉到终点干吗呀？不就点一脚刹车的事吗？

司机叹气说：我要被罚钱。车停，这对夫妇作着揖下车。邻座的南方女人跟着下车，售票员不让，她说看车下的行李。我感觉车下面有她重要的行李。

到了服务区，人下车活动，南方女人盯着车下面的行李舱，最后一个上车。

车到终点，天快黑了。我取行李时，看了一眼南方女人的行李。是个旧纸箱，缠胶带，上有窟窿眼。她双手抱着纸箱，东张西望。

我问：你需要帮助吗？

她问：这儿离草原有多远？

我老家在内蒙古一个小城，从这里到草原，中间隔着上百公里的农业区域。一个南方人，在陌生之城的薄暮时分问“草原还有多远”，蛮搞笑。

我说了之后，她显出失望。我说：你肯定先要找旅店住下，就算草原只有10里远，也要先住下。明天坐车到巴林右旗、翁牛特旗，那里都有草原。

她说：“哪个旗好？”

这句话也挺搞笑。旗和县一样是行政建制，说不上好不好。我问：你要做什么？

她摇头。

我想到那个神秘的纸箱。这次回家，我和朋友约好去翁牛特草原，我们叫牧区。我告诉她明天有便车去草原，如愿搭乘把电话留下。

她问：什么旗？

我说：翁牛特旗。

她思索，翁——牛——特。好，跟你一起去。

开车的是我的朋友Y，Y问她：你上草原干啥？

她答：放飞一只鹰。

Y：你从南方到内蒙古来就为放飞这只鹰？

她说：对。

我问：纸箱里边是鹰？

她说：是。

Y：你放飞之后就回南方了？

她说：对。

这个答案出人意料并且简练，一点没留让我们遐想的空间。上车时，她用手机通过一次话，告诉对方我们这辆车的车号，怕遇上坏人。

Y小声对我说：放生，做善事还愿。我点头。

Y说放生在哪儿都能放，跑这么远干啥？

我从后视镜看到她怀抱纸





箱，目光坚定。

我们的车到达乌丹镇已经是目的地，然后东行，专门送她。在一处荒野，Y停车对她说：这就是草原。放飞鹰之后，我们把你拉到乌丹镇。

她下了车，不满意。说：这算什么草原，草呢？波浪似的绿草和羊群呢？

Y哈哈大笑，说：这是秋天，你脚下的枯草夏天就绿了。牛羊在牧民家里圈着呢。

她脸红一下，说：不好意思，我忘记是秋天了。我以为还有穿蒙古袍的牧人骑马奔驰呢。

我说：那是MTV，现在他们在家歇着呢。

她打开纸箱，铁笼里有一只小鹰，目光犀利，爪钩坚利。

Y说：在这儿放生好，前边是湖水和树林，有野兔什么的，鹰方便生存。

她说：好，这是缘分。掏出手机，跟一个人说话。我看到是部有可视通话功能的3G手机。

鹰出笼却不飞。她把鹰扔到天上，鹰落下，与我们对视。

她对着手机说：你跟小鹰说吧。

手机屏幕上有一个男人，穿病号服，头上插着管子。我听到他虚弱的声音：飞吧，小鹰，好好飞吧。

说起来怪，鹰张开翅膀，像一把大黑扇子，笨拙地往前碎步走，趋快，拍打翅膀飞起来，翅膀张开有它3个身体大。它在我们头顶盘旋，半径越来越大，远去。

她用DV录像。

回车里，我们开往乌丹镇。她开口说：我老公是飞行员，出车祸，这几天双腿就要截肢，上不了天了。他让我到内蒙古把鹰放飞。这只鹰是他战友送的，养了3年。

他到过草原吗？我问。

她说：他在内蒙古的天空飞了5年，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他飞的时候最羡慕草原的鹰，老是想念……

她声音哽住了，头转窗外，擦泪水。

以后，辽阔的草原上将有一只不停飞翔的鹰，飞过山冈和湖泊。看到这只鹰的人想不到，它带着别人一颗想飞的心，从天空上看到夏季的草原开不败的花朵。

见面就认识了

海螺沟3号驻地海拔4000米。早上醒来，我想：跑不跑步呢？海拔高，不敢跑，不跑又不甘心。

跑吧，沿公路慢慢跑。初跑，没什么事儿，我想象的头晕、昏厥乃至坠下山崖等事情都没发生。

跑了15分钟，折返时出现困难。这段路坡长，几乎感觉不到下坡。而返回即上坡时，简直抬不起腿，血液的携氧量微乎其微。跑着，见路边一处简陋的寺庙，一个穿绛红僧衣、30多岁的喇嘛在石块搭的灶上煮茶。

我上前问讯。喇嘛一愣，看看我，笑说：“噢，蒙古人。”

喇嘛叫多吉次仁，他递我一把菜刀：“把茶砖砍碎。”

我在老家干过这活儿，得心应手。

他把碎茶放进沸水，从怀里掏出纸包，拈一小撮儿放进去，盐。再揣入怀。

一个藏族小女孩进来，坐板凳上。

“噢，卓玛来了。”多吉次仁从毡子底下拿出一本书，翻开给我，指一个地方：“昨天念到这儿，你接着念吧。”

这是一本极为破旧的童话书，我读：“大地母亲还在熟睡，像许多美丽的女人一样，熟睡的大地格外美丽。”我问多吉次仁：“她听得懂吗？”

“噢，就是这样学汉语，念吧。”

我看了一下书皮，《水孩子》，接着读：“高大的榆树在睡，树下的奶牛也没醒来。不仅如此，酣睡的还有几片白云，在林隙静卧……”

小女孩凑过来坐我膝盖上，盯着字看，仿佛怕我读错。她头上梳七八个小细辫儿，沾着干草屑，藏袍有酥油的气味。她边听边动脖子，像个小动物。

“……云雀唱起了晨曲，婉转的歌声盖过采掘机的响声。叫了整整一夜的矿坑鸟还在啼叫。”

“就念到这里。卓玛，你回家吧。告诉你爸爸，给羊多喂一些盐。”

作为跑步者，我向多吉次仁告辞。

“你明天来吧，活佛明天到这里讲经，活佛知道你来。”

明天，我所在的旅游团开拔了。多吉次仁看我犹豫，说：“那就以后来。你到北京吧？”

我点头。

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皮包，打开：“这里面有钱和我不知道的东西，你到北京交给中国科学院的李××。”

“我……”

“我知道你会说不认识李××，见面就认识了。她去年把包忘在这里，你还给她。”

我接过，心想，北京那么大，上哪儿找呢？

到了北京，通过人事部门以及户政部门的帮助，主要靠电话，终于把东西交还失主。

李××是中科院×所退休人员，家住东城区红桥批发市场附近。我看了她身份证，她看了包里的东西。李××说自己并不知包丢在哪儿，旅游丢的。包里的美元、相机等各样东西都没少。

她说：“我怎么感谢您呢？”

我说：“噢，那就感谢多吉次仁吧。”

“他有地址、电话吗？”

“没有。他住在公路边上一个寺庙里，连寺名都没有。”

（**田龙华**摘自《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日，**李晓林**图）

深夜

◎[俄]蒲宁

◎张草纫 译

这是一个梦呢，还是像梦境似的神秘的夜间生活？我感觉到忧郁的秋月老早就在天空徘徊，已经是该摆脱白天的一切虚伪和忙乱而休息的时刻了。似乎整个巴黎，包括它最贫困的角落，都已沉入了梦乡。我睡了很久，最后，睡眠慢慢地离开了我，仿佛一个不慌不忙的关切的大夫做完自己的手术，看到病人已能均匀地呼吸，睁开眼睛，为生命得到恢复而羞怯地、愉快地微微一笑，就离开了病人。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到自己身处宁静、明亮的夜的王国。

我在五楼自己的房间里，沿着地毯悄没声儿地走到窗口。我有时看看光线微弱的宽大的房间，有时通过窗子上边的玻璃看看月亮。月亮把光洒在我身上，我举目仰望，久久地看着它的脸庞。月光穿过淡白色的花边窗帘，给房间深处添加了一丝微光。在房间里边是看不见月亮的，可是房间的所有四扇窗子都被月光映得铮亮，窗边的一切东西也同样照得清清楚楚。月光穿过窗子照在地上，形成几个浅蓝色、银白色的拱形图案，每一个图案中都有一个由朦胧的阴影构成的十字架，但图案投在椅子上，这十字架就柔和地折断了。靠边的一扇窗子旁边的圈椅里，坐着我所爱的人——她穿着一身白色衣服，模样像一个小姑娘，面色苍白而美丽。由于我们所经受的一切事情，由于经常使我们反目成仇的一切事情，她已经疲惫不堪了。

这一夜她为什么也不睡呢？

我避免接触她的目光，坐在同她并排的窗台上……是的，夜已深了——对面房屋整幢楼全被阴影笼罩着。那里的窗子露出一个个黑洞，像是失明的眼睛。我朝下看看，街道像是深深的、狭窄的小巷，光线也很昏暗，空无人迹。整个城市也是如此。只有那朦胧的月亮斜挂在天空，慢慢地移动，有时又久久地躲藏在烟雾般飘动的云朵里，一动不动，只有它孤单、清醒地守在城市上空。它直照着我的眼睛，光艳夺目，可是有点儿亏蚀，因此显得楚楚可怜。薄云轻烟似的在它旁边飘动。在月亮旁边，云也显得很亮，像融化了似的，稍远一点，就变得浓厚了，而在屋脊后面，就完全积成阴森森的、沉甸甸的一堆了……



我很久没看见月夜的景色了！我的思潮又回到童年时代，在俄罗斯丘陵起伏、树木稀少的草原上迢遥的、几乎遗忘了的秋夜。那里，月亮在我故家的屋檐下窥视着，那里，我第一次认识并且爱上了它温和的、苍白的脸庞。我在想象中离开了巴黎，霎时间依稀看见了整个俄罗斯，仿佛站在高山之巅俯视着一片辽阔的低地。看，这是波罗的海金波粼粼的荒凉的海面；看，这是在昏暗中向东方延伸的阴沉的松树林；看，这是稀疏的森林、湖泊、小树林；这下面，往南，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平原。森林中铺着长达数百里的铁轨，在月光下发出暗淡的光。沿铁路线闪烁着睡眼惺忪的五颜六色的小灯，一盏接一盏，一直伸向我的故乡。在我面前是一片丘陵起伏的田野，田野里有一幢古老的、灰色的住房，在月光下显得破旧而温柔……儿时曾经照进我的房间，后来又看我变成少年，而现在又和我一起伤悼我那不幸的青春的，难道就是这个月亮吗？是它在这个明亮的夜的王国给予我安慰吗？

“你干吗不睡觉？”我听到一个胆怯的声音。

经过长久的、固执的沉默之后，她首先同我讲话，使我心中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低声回答：

小确幸

◉刘玉真

“小确幸”一词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明、翻译家林少华翻译的，意思是“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小确幸”面世以来，受到了网友们的追捧，吃炸酱面长大的专栏作家加肥猫甚至在《你好，小确幸》一书中四处找来许多属于他的“小确幸”。林少华评价说：“找得太准了，就像把一颗红得透明的樱桃准确投进我们的口中。笔调轻松俏皮，绘声绘色，阅读它本身就是一枚‘小确幸’。”

“小确幸”的感觉在于“小”，每一枚“小确幸”持续的时间3秒至3分钟不等。源于细节中的小幸福，就散落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你逐一把它们拾起的时候，就找到了最简单的快乐！

村上春树在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中说，很多事物都可以产生“小确幸”，只要你用心体会就成。村上春树有个奇怪的嗜好，喜欢买许多来不及穿的内裤，然后洗得干干净净，一个个像寿司卷那样卷起来，整齐地放在抽屉里，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他说这就是他的“小确幸”。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也时刻被“小确幸”簇拥、感动，并沉浸其中。豆瓣网“小确幸”小组创办人表示：“我对这个词一见钟情，我要像勤劳的蚂蚁搜集食物一样，去寻找自己的‘小确幸’，相信世界如此美好，会有一大堆的幸福等着我们去发现。”路上碰见同事，主动跟你打了个招呼；菜市场上黄瓜降价了，省了好几块钱；自己写了几个漂亮的毛笔字……这些都是“小确幸”，是我们幸福的体现。



作为“小确幸”的创造者，村上春树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小确幸”。1991年刚到美国时，他在住处附近一家旧唱片店发现马特·丹尼斯《游戏和事业》的原版唱片，要34美元。由于太贵，村上没有买。3年后，“我在波士顿一家旧唱片店里居然以2.99美元的价格买到了它。质量虽说没有‘一如新品’的程度，但也不算差。把它拿到手的时候我真是高兴死了，虽不至于双手发抖，却也不由得咧开嘴角。终于没有白等！”为此，村上春树说出了关于“小确幸”的名言：“生活中为了发现‘小确幸’，或多或少是需要有自我约束那类玩意儿的。好比是剧烈运动后喝的冰镇透了的啤酒——‘唔——，是的，就是它！’如此让一个人闭起眼睛禁不住自言自语的激动，不管怎么说都如醍醐灌顶。没有这种‘小确幸’的人生，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我以为。”

（**鸭　梨**摘自《大众健康》2011年第11期，**鼠乖儿**图）

“不知道……你呢？”

我们又长时间地沉默着。月亮明显地往屋子那边落下去了，月光已经深深地照进我的房间。

“原谅我吧！”我走近她身边说。

她没有回答，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我握住她的手，把它从眼睛上挪开。她的脸颊上挂着泪水，眉毛扬得高高的，抖动着，像是孩子的眉毛。我跪在她脚下，把脸紧贴在她身上，任凭自己的眼泪和她的眼泪不停地淌下来。

“难道这是你的过错吗？”她不好意思地低声说。

“难道这不全是我的过错吗？”

她破涕而笑，又快乐又痛苦地笑着。

我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有过错，因为我们都破坏了在世界上愉快地生活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我们又相爱着，像那些一起经受过痛苦、一起感到过迷惘，而后来又一起找到难能可贵的真理的人们一样地相爱着。

只有这苍白、忧郁的月亮看到我们的幸福。

（**钟文翠**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蒲宁短篇小说集》一书，〔苏〕**陀蒲晋斯基**图）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

◉徐怀谦

静默常常引起人的宗教之思、“出世”之思，这是无足奇怪的，因为人们的世俗生活是如此喧嚣，属于他们的静默时刻是如此短暂，所以当静默来临，当然渴望超脱，渴望“出世”。

但这并不是说，静默之中缺少“入世”的情怀，相反，有的时候，静默就是深深的牵挂。我这里想谈的是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多年前听日本歌《北国之春》，其中唱道：“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听得我肝儿颤——绝大多数中国农村的父子关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进城二十几年了，性格比以前开朗了许多，可是每次回到农村老家，与父亲相对而坐，还是找不到什么话题。

“工作忙吗？”

“还行。”

“最近出差没？”

“没有。”或者，“去了趟广州，待了四五天。”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特别想告诉父亲北京的交通有多拥堵，那里的空气有多糟，我有多么想家；特别想告诉他我出差时看到了哪些美景，遇到了哪些怪事，可是看到父亲黑瘦的面孔，便把这些话又咽了回去。我觉得这些生活离他太遥远，告诉他，反而会打破他内心的平衡。

父亲的脸色确乎又黑了不少，听姐说，因为我和弟弟不在身边，父亲百无聊赖，便和二三老友约着天天去河边钓鱼。父亲患过动脉血栓，久坐钓鱼显然是不利于健康的，但我无法阻止他，因为我知道父亲钓的不是鱼，是寂寞。我特别想说：“您搬到城里去住几天吧。”可是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此前已向他发出过N次邀请，都被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了，所以日子久了，也就懒得张嘴。

及至女儿长大了，回到老家，父亲脸上绽放出从未有过的笑容，领着他的宝贝孙女在村里四处转悠，一会儿给她买一瓶饮料，一会儿给她买几块糖，我们父子俩彼此都松了一口气——终于不必相对无言了。

其实，父亲有很多话想对我说。

有一次出差，我顺路回家小住数日。我睡在伯伯的炕上，伯伯因为身体残疾独身一辈子，按政策他可以搬到镇里的敬老院去住，享受“五保”待遇，但父亲担心那种生活太孤单，一直拒绝伯伯离家独住。就这样，伯伯一直和我们一家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我们村乃至周围绝无仅有，更多的家庭是兄弟分家，各过各的日子，还有的家庭因为土地、房屋、财产之争，闹得兄弟反目，形同陌路。因为从小我就和伯伯在一铺炕上睡，所以我和伯伯的交流远比和父亲的交流来得多，来得自然。这天晚上，伯伯和我聊了很多，从村里张三的病说到李家的黄牛，伯伯恨不得把半年来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跟我絮叨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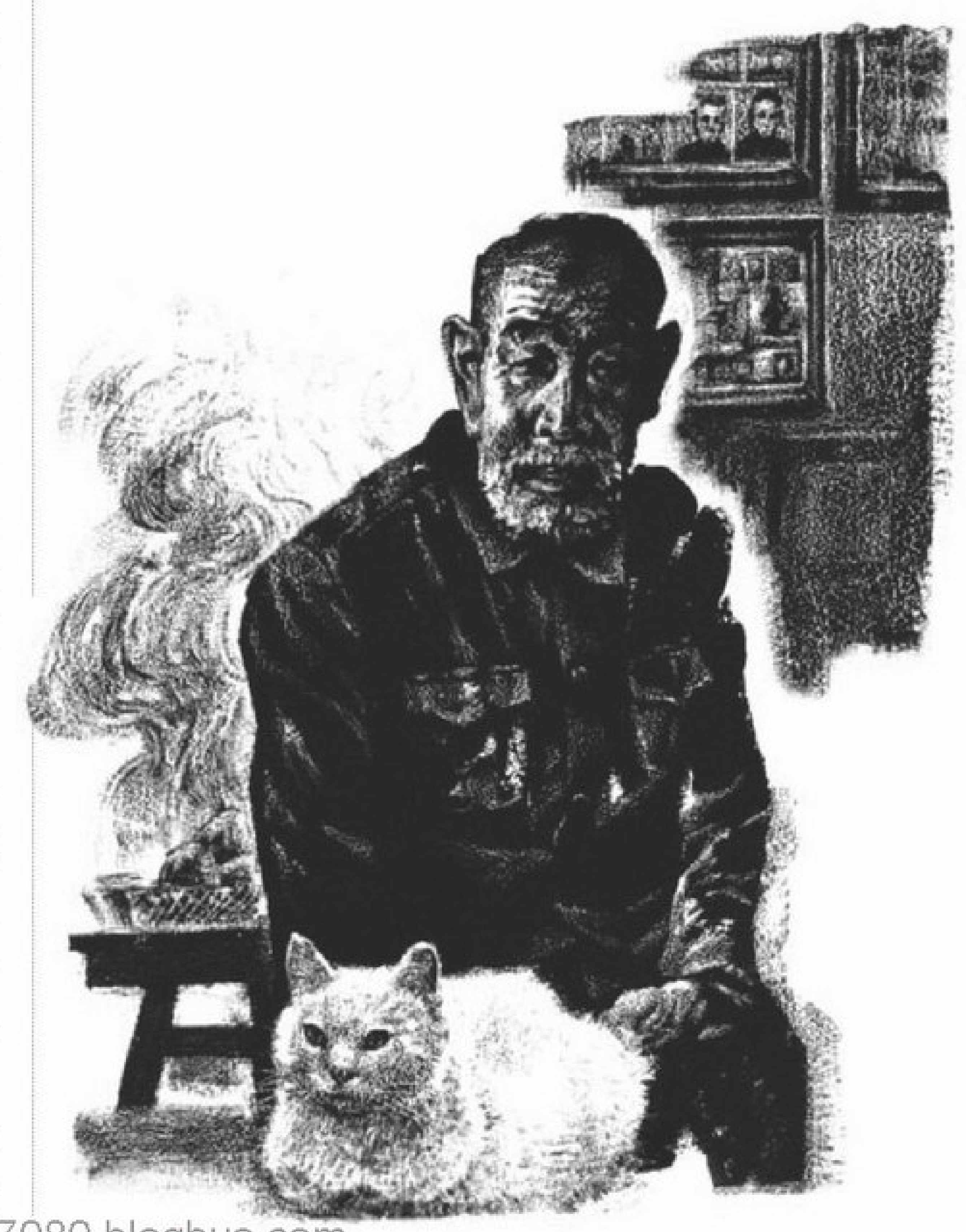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你俩昨晚可真能聊，我两点起夜的时候听见你们还在说话呢。

听得出，父亲有一点嫉妒。

在家待的最后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就出去串门了，而我因为连日劳顿，睡得比较早。父亲回家时，我已进入梦乡了。后来听伯伯说，那天晚上，父亲回来想和我说说话，推门进了我们屋，发现我已经睡熟了，就没让伯伯开灯，他独自坐在我身旁，静静地看了我很久。伯伯说：你爸的目光在你的脸上停了很久，他担心你平常用脑太多，营养跟不上；更担心你一人在外，受了委屈无处诉。

听了伯伯的转述，我泪流满面。

我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父亲的爱都是如此深沉、压抑甚至扭曲的。每每看西方电影，见人家父子之间直接说“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总让我羡慕不已；见人家的孩子可以不叫爸爸而以“查理”或“约翰”相称，也让我对他们的



“我”到哪儿去了

◉于　丹

看过一则中国禅宗公案故事。

有一位公差，押解着一名犯人去京城。犯人是一名犯了戒规的和尚。路途很远，负责任的公差每天早晨醒来后，都要清点身边的几样东西。第一样是包袱，他跟和尚的盘缠、寒衣都在里面，当然不能丢；第二样是公文，只有将这份公文交到京师才算完成任务；第三样是押解的和尚；第四样是自己。公差每天早晨都要清点一遍，包袱还在，公文还在，和尚还在，他自己也还在，这才开始上路出发。

日复一日，偏僻的小路上经常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行走，很是寂寞，免不了闲聊几句。久而久之，彼此互相照应，关系越来越像朋友了。

有一天，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两人赶了一天的路，投宿到一个破庙里。和尚对公差说，不远处有个集市，我去给你打点儿酒，今天好好放松一下。公差心思松懈，就给和尚打开了枷锁，放他去了。

和尚打酒回来，还买了不少下酒菜。公差喝得酩酊大醉，酣酣沉沉地睡过去。

和尚一看，机会终于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刚刚买来的剃刀，嗖嗖嗖，就将公差的头剃光了。然后，他将公差的衣服扒下来，自己换上，又将自己的僧袍套在公差身上，连夜逃走了。

对发生的这一切，公差都浑然不觉，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醒来后，舒舒服服地伸个懒腰，准备清点东西，继续赶路。一摸手边的包袱，包袱还在；再看公文，公文也在；找和尚，和尚找不着了。庙里找，庙外找，到处都找不到。公差就抓挠着头皮想：和尚哪儿去了呢？咦？发现头居然是光的！低头再一看，身上穿着僧袍，恍然大悟，原来和尚也在呢！

前面三样都在，第四样就该找自己了。公差又在庙里四处找，怎么也找不着自己，心里就纳闷儿了，和尚还在，我到哪儿去了？

这个故事放在今天来解读，显得格外有意味。

包袱是什么？是我们每个人的物质生活。不管现在的生活水准如何，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好，所以，物质生活的改善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它不会丢。

公文是什么？公文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总要有一个社会角色，要通过一种职业建立与他人的关系，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份公文也丢不了，会随时带在身边。

和尚是什么？和尚是我们日复一日做的事。当我们的自我还在时，押解和管理着这个囚徒。但是，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忙碌着，过分专注于一件一件琐碎的事情——自己的事、家人的事、工作的事、朋友的事，就会越忙越忽略自我的感受，不知不觉将自己置换成囚徒。表面上看，和尚还在，日复一日忙碌的事都没有丢，自我却找不到了。

我们忙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人最想得到什么，就会成为它的囚徒。有些人特别看重权力，他的精力都用在打通关系、经营人脉上，职位越来越高，官越做越大，到最后就变成了权力的囚徒。有些人特别想挣钱，开始的时候挣钱是为了花，挣到最后它就是个数字，那就变成了金钱的囚徒。有些人一辈子执著于感情，一次又一次地受伤，但执迷不悟，最后就变成了感情的囚徒。往往是你最看重的，一定会把你裹挟进去，让你变成它的囚徒，这时候，“我”就丢了。

（**青芠飘香**摘自中信出版社《于丹趣品人生》一书，〔日〕**吉田洋三**图）


平等关系敬重三分。

可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爱是静默的，它深深埋在我们彼此的心中。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觉得有一些爱是需要及时表达的，虽然我说不出“爸爸，我爱你”，但我要让父亲知道，我渴望与他沟通，我愿意与他沟通，我们可以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可以是平等交流的父子。

父亲啊，虽然我们一年只见两三面，虽然我们的电话沟通一周只有一次，但我对您的牵挂与日俱增，如今已经变成一本沉甸甸的账簿，压得我喘不过气，您感受到了吗？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没错；但我想告诉更多的朋友：要让爱不只在静默中流淌。

（**欣　欣**摘自《黄河文学》2011年第8期，**李小光**图）





栀 子

◉安妮宝贝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接母亲来北京同住。她带着放暑假的19岁的弟弟一起来，他们是我生命中所余的最重要的两个人。

那是炎热的下午，母亲乘坐的高速大巴刚刚抵达。她穿着碎花的细软棉布裤子，白色钩针短袖上衣，身边一大堆的行李。弟弟抱怨，买那么多的海鲜干货，怕你在北京吃不到。还带了很多零食，仿佛要去春游。母亲在旁边略带天真地笑。

穿过车流疾驶的马路时，我紧紧攥住她的手。她的手温软而干燥。

父亲走后，母亲的身体一蹶不振，失眠、头晕，眼睛流了太多泪，看书要戴眼镜，也害怕坐飞机。

童年的时候，她总是独自带着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曾经她是这样聪慧秀美的女子。明眸皓齿，漆黑发丝，以及近乎残酷的倔强。这些她后来都给了我。父亲和她之间的感情，始终很淡。他们像大部分的中国夫妻，在责任感和彼此依赖的惯性中共同生活了30年。30年后的母亲，在开始苍老的时候，却突然孤独。

有时候我会觉得你父亲还在，不能相信他就这样丢下我不再管，母亲轻声地对我说。我点头。深夜母亲独自一人，躺在充满了回忆的空落落的房间里，总是听到父亲用钥匙开门的声音。很多往事只属于她自己。身边的人可以有陪伴，却不会得到任何安慰。

这样的孤独我能够感知，但什么都不能够为她做。

母亲随手拎着的小包里插着一朵洁白的栀子，带着青翠的绿叶。这是母亲最喜欢的花。夏天盛开的时候，馥郁芬芳。乡下外婆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很大的栀子。母亲倒空了一个矿泉水瓶子，让我去灌自来水，把花朵插起来。花瓣已经有点蔫黄，但芳香依然充盈了整个狭小的房间。

这是难得的一家人团聚的时刻，唯独缺少了父亲。心里温暖而又黯然。

一整夜的黑暗中，栀子花都在吐露着芬芳。

母亲在16年前曾来过北京。这次来，只因为她的女儿客居在此。我带她去故宫，给她拍照片。透过镜头看到母亲，面容里有憔悴的优雅。她站在那里，身体微微有些僵硬。照相机后面的我眼含热泪。

我不能解释这种感觉，仿佛每一个时刻都会成为最后，就像父亲在机场等待我晚点了的飞机。我拎着包走到出口处，看到他的笑容。

我们又坐在广场上看孩子们放风筝。暮色的天空一片金红。我把手搭在母亲的后背上，偶尔轻轻地抚摸她。母亲一直淡淡地笑，让我知道她有我和弟弟在身边，这一刻她很好。她也曾对我说，想起父亲来心里疼痛难受。我却不愿意告诉她，深夜失眠的时候，想起父亲的脸，去卫生间用冷水洗澡，对着镜子泪流满面。

这样的想念，只因为心里的爱。

我15岁的时候，在整个动荡不安、桀骜不驯的青春期里，一直对家庭和父母充满叛逆和反感。10多年之后，在时光中辗转反侧，经历了诸多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逐渐明白父母对自己

她随身携带桃花源

◉韩松落

她生在一个富贵之家。

父亲水钧韶曾是外交官，当年乘车去圣彼得堡上任时，带了45节车厢的随从和三四十个厨子。10个兄弟姐妹中，水世芳排行第8。她家家教极严，和父亲也难得一见，偶然传见，父女间的对话仅仅限于："一切都好?""都好。"

她念的是知名女中，大学毕业，进入设在重庆的荷兰驻华大使馆工作后，认识了担任使馆秘书的高罗佩。他们一见钟情，迅速开始恋爱，临到高罗佩提起婚姻大事，她提出，要高罗佩同时娶她的妹妹做二房。对高罗佩来说，这可意味着重婚罪，他愁眉不展，向他在重庆结识的朋友蒲乐道——另一个把自己当做中国人的老外求教。听到前因后果，蒲乐道哈哈大笑："你的爱人必定是个心地温和的少女。她很爱她的妹妹，所以不肯和她分开。只要你答应她一生让妹妹跟你们同住，那不是很好吗?"高罗佩欣然听从，一个月后，高罗佩和水世芳在重庆结婚。

婚后的生活并非康庄大道。外交官3年一调，她随着高罗佩美国、日本、印度、黎巴嫩、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一路奔波。最难是在印度，气候难挨，周围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黎巴嫩时，正逢战乱，四下里流弹穿梭，她带着3岁的孩子在山顶上避难；在海牙，前后就搬过10次家。二战结束后，高罗佩开始写《狄仁杰断案传奇》，声名日隆，连业余时间也全遭占用。富贵之家的训练，在这种时候显示出了它的不凡之处，失范的生活中，水世芳仍旧保持她的风范，她像一块飞地，随身携带桃花源，始终镇定、优雅，迅速适应新环境，并在晚宴上谈笑风生。


水世芳

由此，人们理解了《狄仁杰断案传奇》中的那些奇女子，不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风尘女子，总是很有教养，却又情感丰沛。

她最怀念的是在重庆的生活，结"天风琴社"，和徐悲鸿、于右任、冯玉祥来往，那是她最好的时光。

也有人鼓励她写回忆录，她只说："过去的嘛，算了。"

（**摇曳生香**摘自《花溪》2011年第5期）

的爱，是唯一不会有条件和计较的感情。但他们却已经苍老，并开始离去。

我一直都在想，我们应该如何才能获得一种最为持续和长久的温暖。

深夜和母亲睡在我北京的公寓里的大床上，看到母亲变胖的身体，她年轻时曾那样苗条结实。美丽的躯体蜕变出两条生命，这是不惜代价的彻底的感情。

每一个做女人的都会这样做，这是她们共同的幸福和痛苦，而我亦同样渴望。

世间如此寂静而漠然，而我们却要获取深爱。

陪母亲散步，北京明亮干燥的阳光和绿荫中清脆的鸟鸣让人觉得舒服。母亲说：如果每个星期天你都能陪我就好了。我说：会的。我要照顾你，到老。

带她去最好的餐馆吃饭。母亲不管到哪里都只爱吃清淡简单的食物。带她去百货公司，给她买昂贵的护肤品，买她喜欢的绣花鞋和真丝裙。母亲都收下了。回到家里，却硬要塞给我两千块钱。我们差一点又吵起来。一直是彼此相爱的，但因为个性太相似，比如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总是不让自己亏欠别人哪怕一点点，总是倔强，总是太过为别人考虑……所以，在太长久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分开的，不在一起。

因为弟弟要提前补习，他们很快要回去。终于说服母亲坐飞机，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家。路上一直劝慰她，坐飞机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到了更年期的母亲，有时候会像孩子一样天真而唠叨。母亲穿着碎花真丝连衣裙，拎着随身小包，戴着耳环。过了安检之后，在那里抬起头寻找登机口的指示牌。我踮着脚一直张望，看到她沿着正确的方向去了，放下心来。母亲在转弯处又回头来寻找我。我们彼此挥了挥手，母亲笑，然后离开。我往回走，穿越喧嚣嘈杂的机场人群，终于难过地流下泪来。

我们只在一起共度了7天。她回家的时候，父亲离开刚好两个月。

（**生如夏花**摘自作家出版社《蔷薇岛屿》一书，**李　旻**图）





深埋大瑶山的爱



贾皖

1935年6月，叔叔（费孝通——编者注）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史禄国老师要他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后再出国留学。恰好此时广西有一个研究苗、瑶、侗、壮等特种（少数）民族的课题，经吴文藻老师的斡旋，政府同意叔叔到大瑶山调查瑶族的社会情况。当叔叔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恋人王同惠的时候，她当即表示要一起到瑶山去，她的愿望得到两位老师的支持。为了路上方便，两人决定结了婚再走。

8月18日，叔叔和王同惠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临湖轩是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因为王同惠是基督教徒，所以特地请司徒雷登做证婚人。

婚礼后，他们回家乡看望父母，并在无锡太湖鼋头渚住了几天，然后经上海、香港，再折回广东，进入广西，抵达南宁。从南宁再向前，道路越来越难走，先是可以乘车，后来只能骑马、坐轿，最后只得徒步爬山。10月21日，叔叔和王同惠从百丈村出发，走了一整天，终于进入大瑶山里的瑶民村落。

进山后，他们按计划先在花篮瑶聚居的地区进行调查，然后来到古陈一带的坳瑶村落。11月16日，完成了在古陈的工作后，他们向下一个茶山瑶的调查地点罗运转移。当走到五指山冲口一块大石板时，两人停下休息，等起身再赶路时，发现向导已先行走远。两人急忙追赶，山道崎岖曲折，哪里追得上。夜幕很快降临，在一处岔路口，两人慌不择路走错了方向，摸索着来到一片竹林，见前方有一似门的建筑，以为离村子已经不远，想去查看一下，没想到当叔叔推开“门”，脚刚迈进去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木石齐下，把他的腰砸伤，一条腿被压住。原来这是瑶民设下的捕虎陷阱。在危急中，王同惠奋力把木石搬开，将叔叔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出林求援。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熬过寒冷的漫漫长夜，拂晓，叔叔奋力爬到一处开阔地，见到一头牛，知道一定会有人来找，于是就在旁边等候，果然被出来找牛的村民盘妹暖发现。她见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戴着眼镜的人，以为是前天从这里飞过的飞机上掉下来的。由于语言不通，不管叔叔怎样打手势，盘妹暖还是被吓得跑回村里，约了放牛的伙伴盘公全、盘公货3人重又回来。几经周折，叔叔才被背回村里，可是大家还是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幸好此时有一个做生意的汉人在村里，叔叔连说带写，经这个生意人翻译，大家才知道了叔叔的身份，并且得知王同惠失踪了。于是古陈头人立即下令，全村16岁以上男子全部上山寻找。第7天，人们终于在一处山涧急流中，找到了王同惠的遗体。王同惠遇难那天，同叔叔结婚才108天……

叔叔悲恸欲绝，甚至要同她



一起“走”。他把进山时带的药全都吞了下去，还喝了一瓶用作消毒的酒，“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然而上苍没有接纳他。

王同惠的遗体被抬回下古陈村后，村民拿出15丈土白布包裹遗体，各户还捐了钱，按瑶族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第二天，村里派了4人抬王同惠遗体，4人抬着叔叔，自下古陈翻山，到达桂平县江口圩，然后将遗体装棺下船。轮船到达梧州，安葬在梧州市一处基督教墓地。当时，叔叔伤势很重，一干事务皆由友人代理，他写的悼文，亦托友人刻碑，立于墓前。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瑶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踏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叔叔伤情日渐恢复，开始着手整理和王同惠一起在瑶山收集的资料，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他要用这本书来纪念妻子，他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不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时间流逝，一转眼，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叔叔在20世纪50年代反右时，横遭打击，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也打中躺在梧州地下的王同惠。当时梧州当局认为王同惠是右派分子的老婆，这个墓地是万万不能存在的，必须铲除。此时叔叔已是众矢之的，不可能跑到梧州来处理王同惠的遗骨，正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位叫张文芬的年轻妇女，自告奋勇代为收殓王同惠的骨殖。

抗战时期，张文芬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离她上学的学校不远有一座教堂，是一处绿树成荫、幽静美丽的地方。放学后张文芬和同学经常到那里玩，王同惠就葬在教堂的墓地里。张文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教堂的两位外国传教士很熟悉，从两个传教士那里张文芬知道了这个墓地的来历和王同惠的一些事迹，心里充满敬仰。


费孝通与王同惠的结婚照

那时抗日战火已经蔓延到梧州，日寇飞机不时会飞来扔炸弹，两位传教士不得不离开梧州回国，临走时要张文芬替他们照看王同惠的墓地。一天，张文芬和两个同学又来墓地玩耍，正玩得高兴，突然遭遇日本飞机空袭，四周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日本飞机来了，快跑！”张文芬喊了一句，撒腿就跑，没想到刚跑了几步就被什么东西绊倒，重重地摔在地上。就在这一刻，一颗炸弹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两位跑在前面的同学不幸被弹片击中，丢了性命，而她却因这一跤，趴在地上而毫发未损。事后，她看到绊倒她的正是围在王同惠墓地的铁链。信奉基督教的张文芬一家认为，是因为得到了王同惠的护佑，小姑娘才逃过这一劫。从此，张文芬更加认真地担负起照看王同惠墓地的责任，十几年不间断。

当张文芬知道有人要扒掉王同惠墓的时候，就顾不得什么政治压力，自告奋勇出来收殓王同惠的遗骨，经费先生同意后将遗骨火化，托人将骨灰带到北京，交给费先生。叔叔将同惠婶婶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的老山脚下。

王同惠墓被拆毁后，那块墓碑也不见了踪影。

“文革”期间，梧州市第五中学的邱艾军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强迫“劳动改造”。1970年的一天，他和几位“劳改”同伴到学校附近的山边挖土，无意间挖出了一块石碑，仔细一看，碑上刻有费孝通悼念王同惠的文字。邱老师上大学时曾经读过费孝通的文章，对费孝通有所了解，他被石碑上的文字所感动，悄悄把这块碑保存下来。

1979年，邱老师的夫人刘志鹏在英文版《中国建设》上看到费孝通写的《重访大瑶山》，致信费孝通，并附上用铅笔拓出的碑文。不久邱老师收到回信，信中说：“我早应给你复信道谢，你给我寄来用铅笔拓出的墓碑，所费的时间和劳力是相当多的，使我很过意不去……拜托你照顾此碑，也是我的一桩心事。”后来，梧州市政府在白鹤山上重新树立起王同惠墓碑。

（梁　元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叔叔费孝通》一书，戴晓明图）



给雅各布神父的信

◎阿遥缩写

女囚蕾拉·史登坐在典狱长对面，一脸漠然。“服刑12年没有外出，也不曾申请外出，也没有家人前来探望，要是能离开，蕾拉，你准备去哪儿?”“我以为会被关一辈子。”

“你被假释了。”典狱长拿出一封信，“雅各布神父在寻找助手，而你需要住的地方。你能去哪儿？难道去你姐姐家?”听到这句话，蕾拉神色黯然。

几天后，蕾拉提着小皮箱来到雅各布神父住处，这是一所坐落在乡间的破旧大宅。神父早早准备了下午茶。蕾拉发现，雅各布神父是个年已耄耋的盲人。

每天中午，邮差都会骑着自行车前来，喊着：“雅各布神父的信！”神父总是按时走到门口，从他手里接过一沓信。然后他和蕾拉来到后花园，坐在藤椅上开始工作。蕾拉拆开信，面无表情地朗读：“亲爱的雅各布神父，我的孙子快退伍了，不知他是否能找到工作，我总是担忧，请为他祈祷。”神父背诵《圣经》里的段落，请蕾拉抄写在信笺上，作为回信。之后，蕾拉把来信叠好放到神父床底下，那里已经塞满了信，之后把回信贴上邮票，交给邮差。



蕾拉不能理解神父对这些来信的热情，她追问神父为什么要保释自己，神父淡淡地说，自己只是上帝行善的工具。

时间慢慢过去，蕾拉对工作越来越消极。有时收到信后，她将其中的一大半扔进院子里的水井。神父有些失落，“就这么几封?”蕾拉不耐烦地读着信，并故意隐去写信者的信息，可神父常常准确无误地说出写信人的名字和地址，“有些人只写一次信，有些人写好几次，还有些人……他们的信从未间断。”他意味深长地说。“最后一封。”蕾拉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信封里有一沓钱，她吃惊地睁大眼睛。“亲爱的雅各布神父，我已安然抵达北方，孩子们正在跟外婆玩耍，他们再度展现笑容，因为不用再担惊受怕……谢谢您对我伸出援手，慷慨解囊，这么多钱我用不了。我知道就算我没有要求，您也会为我们祷告。”神父含着泪笑了，他告诉蕾拉，为了帮助这个饱受家庭暴力的女人，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了她。把钱放回储蓄罐时，蕾拉犹豫了许久。

又是几周过去，邮差带来的信越来越少，好几次他都故意绕开神父的房子，他们再也听不到悠扬的喊声——“雅各布神父的信”。神父一天比一天失落。蕾拉反而十分坦然，“就算没收到信，也没人会死。”她只是无法理解，神父为什么要住在这个一下雨就到处漏的旧房子里。“政府给我安排住宅，但是我担心……担心这些信不能及时转到我手里。”神父说。

天终于放晴，蕾拉跟着盛装的神父穿过林荫小道，来到乡里的教堂，里面空无一人，只有高高的穹顶和斑驳的壁画无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神父是不能迟到的，等一下新郎新娘就要来了，你去门口看一下，告诉他们我到了。”蕾拉注视着激动的神父，默默走出教堂。

过了许久，蕾拉进来告诉雅各布神父，根本没人，也没有婚礼。“是啊，谁会需要一个瞎了眼的神父呢？没人需要。现在都没人愿意写信给我了，当人们不再求助，意味着上帝……哦，是我不再被需要了，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你可以带我回家吗？”


吉拉德·沙利特

被经济学追杀的士兵

◉岑 嵘

以色列日前上演2011版的《拯救大兵雷恩》的故事：5年前遭加沙地带武装人员拘捕的国防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日前已抵达以色列与家人团聚。依据以色列和哈马斯先前达成的协议，以色列总共将释放1027名在押巴勒斯坦人，用以换回沙利特。

对以色列来说，人是无价的，为了一个士兵，可以不惜代价去交换，这种交换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但当我们转换视角，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

交换人质从经济学上来说就是博弈论。如果是一次性博弈，那么以色列政府无论花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问题是这样的解救事件会经常发生，所以这就是多轮博弈。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也称为“绑匪经济学”，比如匪徒绑架了一个人质，政府满足了对方的天价要求，结果人是被救了，但是很快更多的人沦为绑票。在索马里海域之所以海盗如此猖獗，正因为绑架已经成为规模经济，大多数苦主采取巨额赎买的方法解救人质，和绑匪谈判在当地已经成为一个支柱产业。据报道，索马里海盗劫持一艘船的全部成本为30万美元（其中用于行贿的花销高达18万美元），最后到手的约有60万到100万美元，运气好时甚至有150万到800万美元。

海盗们也是经济学高手，他们的行为同样也符合投资学的“风险报酬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无影钩——神秘的海盗经济学》的书，作者彼德·李逊说：海盗行为同样符合经济学。比如为什么海盗船要升起骷髅旗，其实这是警示“猎物”若不乖乖就范便有一场大屠杀。如果双方交火，不仅抢掠活动事倍功半，货物可能有损甚至货沉大海，造成经济学家所说的“盈利损耗”。所以海盗认为最佳劫掠策略是虚张声势，令“猎物”不战而降，换句话说，扯起骷髅旗是实用、狡猾的理性商业行为。

人们在向海盗支付天价赎金的同时，也就是在变相地鼓励海盗绑架更多的船员。

可怜的以色列大兵，看来他们身后不仅有人体炸弹、火箭炮的袭击，更有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追杀。

（风 林摘自《深圳商报》2011年11月8日）

“家？”听着神父的喃喃自语，蕾拉似乎被激怒了，她大步流星走出教堂，全然不顾身后神父无助的喊声。

蕾拉回到神父家，将衣物塞进小皮箱，从储蓄罐里拿了几张钞票，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要了一辆车。而此时，神父在熟悉的教堂里四处摸索，像是在缅怀曾经的一切，在暴雨声中，他慢慢躺到地上，等待死亡来临。

出租车来了，蕾拉坐进去，却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能去哪儿。最终，她还是回到房间，摘下枝形吊灯，想要自缢。这时，清醒过来的神父慢慢摸进家门，他的喊声唤回了已经绝望的蕾拉。

第二天，蕾拉在半路上拦住邮差，要他在经过神父家门时像往常一样喊。“没有信我怎么喊？”“总之你喊就是了。”回到家，蕾拉试图将井里的那些信打捞起来，却无功而返。

邮差如期经过，大喊“雅各布神父的信”，可递到蕾拉手中的只是一本邮购目录。“开始工作吧。”她对衣衫不整就跑出房间的神父说。来到后院，他们照常坐在藤椅上，蕾拉撕开信封，随口瞎编起来，神父微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口述回信。他起身想要回房间，“还有一封……亲爱的雅各布神父……”蕾拉流着泪说起尘封许久的往事，从小她在姐姐的庇护下长大，为了保护她，姐姐挨了母亲许多打。长大成人后，姐姐嫁给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在一次亲眼目睹姐姐被毒打后，愤怒的蕾拉用刀刺死姐夫，为此获刑。

雅各布神父倾听蕾拉的诉说，颤抖着双手站起来，他走进房间，拿出厚厚一沓信交给蕾拉，那是她的姐姐多年来不间断写给他的，正因如此，他为蕾拉申请假释，并为她提供这份工作。而此刻，他确信，蕾拉已经得到了救赎。

“你慢慢看，我去泡茶，还有咖啡！”神父激动地走进屋子，却再也没有出来。蕾拉走进客厅，发现神父倒在地上……雅各布神父的尸体被警察抬走，蕾拉站在门口，紧紧捏着姐姐的信，信封后面写着地址和电话。

（天 天摘自《文学报》2011年10月13日，李晓林图）

上帝小屋

◎田 野

在美国奥兰多，一家名为“上帝小屋”的小店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间“上帝小屋”既不是商店，也不是酒店，更不是祈祷的教堂，它能帮助顾客决定人生方向。令人奇怪的是完成这一切的是一台名叫“上帝”的机器。

开始，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雕虫小技。走进上帝小屋的人大都抱着好奇的心理随便看看。有的上机测试，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一次测试只需要20美元。可是，经过测试的人，无不冒出一身冷汗，大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因此，上帝小屋赢得了不少回头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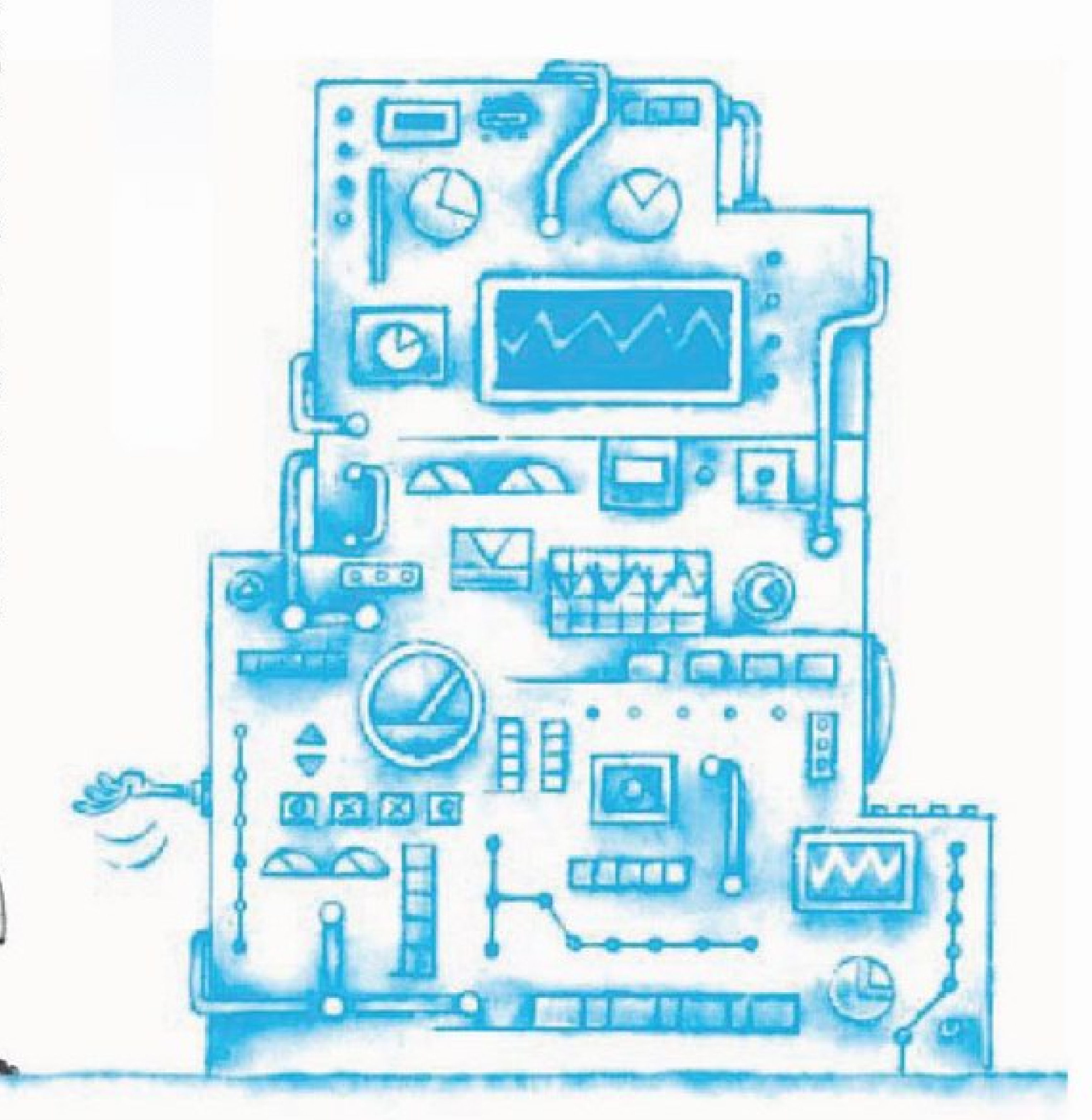
上帝小屋布局很简单。一间房子一分为二，外面放有几张沙发，供顾客休息，里面是工作间。工作间的中间放有一张小床，旁边放着那台名叫“上帝”的机器，床的正前方有一台电脑。测试前，顾客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将要测试的内容输入电脑。当然，顾客输入的问题必须是选择性的问题，只能从“是”“不是”或者“选择沉默”三种答案中选择。顾客躺在床上，工作人员把一些联通“上帝”的夹子夹在或者吸附在顾客的手、脚、头、胸或者肚皮上。然后，工作人员退出工作间，房间里亮起紫色的灯光。这时候，电脑就会按照顾客输入的问题逐一向顾客提问。顾客回答完毕，电脑上就会显示出顾客需要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只有顾客本人知道，就连工作人员也无法得知。

一位名叫李多铎的中国游客不相信，想了一个办法来捉弄一下“上帝”。在测试“你的家乡是哪里”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多铎故意把家乡的大名“李家屯”和小名“虎脖子”一同写进了几个假名中间。当电脑提问的时候，李多铎一直选择的是“沉默”。可是，当测试完毕时，电脑上竟然显示出“李家屯”和“虎脖子”两个地名。李多铎惊讶得大叫：“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呀！”工作人员对他说：“可是，你的身体已经把真相告诉了‘上帝’，因为，‘上帝’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当然，工作人员说的“上帝”并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那台精明的机器。

一日，一位名叫野田川芎的日本老板带着他的情人一起来到上帝小屋。在测试前，两个人相互表白，自己最爱的人就是对方。对此，他俩都深信不疑。可是，测试结果令他俩大吃一惊。野田川芎最爱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妻子，他的情人最爱的人却是她的初恋男友。这对情侣离开不久，上帝小屋就分别收到了他们两个人的来信，感谢“上帝”的指点。回到日本后，野田川芎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他的情人也与自己的初恋男友续上了恋情，两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上帝小屋的业务很宽广，只要你犹豫不决的事情都可以向“上帝”询问，“上帝”会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来。姆瓦马卡是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大学生，她接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加州州立大学。哈佛大学比加州大学的声望要高得多，但是，她却更喜欢加州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犹豫不决的她来到上帝小屋，请求“上帝”指明方向。结果，“上帝”让她读加州大学，她最终下定了决心。后来，她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成就了一番事业。

终于，有人揭开了上帝小屋神秘的面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上帝小屋的生意，顾客反而比以前更多。原来，那台名叫“上帝”的机器是通过脉搏、呼吸、皮电来测试顾客的心理。脉搏和呼吸是可以调节的，但是，皮电，也就是皮肤电阻是不可以调节



挺住，千万别倒了，要倒就倒在医院门口。

——老人上街，家人有两个担心，一是跌倒在哪个角落，不为人知；二是没人敢救。于是，有老人这般互相取笑

学的20年前的教材，毕业要设计iPhone。

——麦可思总裁王伯庆一语道破大学教育的一大悖论

走众人都选择的老路是最安全的，然而经常会遇到交通堵塞。

——生活悟语

只要在中关村上班满一年，怎样都可以在自己的简历上加一条新技能：精研各种盒饭。

——和菜头

以前经常听到昆虫迷、植物迷、数学迷；现在只听到电脑迷、网络迷、财迷。

——职业趋向模糊并偏于单一的“迷失”现象，在近日举办的中小学生职业启蒙与职业规划教育论坛上引发忧虑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意图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在公元前曾提及的年轻人，今天看来竟如此熟悉

我有个小小的发现，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对财富的不平等很敏感，但是对地位的不平等却不敏感。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思考“平等”概念时的发现



全世界所有的香水品牌都吹牛皮，谁敢拍胸脯说他们旗下品牌香水的香味能在地铁车厢里盖过一个煎饼？都不跟他们提韭菜馅饼，提那个算欺负他们。

——所有的虚华最终要被生命的本真夺去风采

我就胖了，就爱吃肉怎么了？人类花了几千万年爬上食物链顶端不是为了吃蔬菜的！

——最剽悍的拒绝减肥言论

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

——《新周刊》

一直以来，我始终怀着一颗二线城市的心，在一线城市里过着三线城市的日子。

——网人网语

在淘宝上逛玩具店，看得我眼花缭乱，一边狂买一边自我安慰——必须买，因为我欠了小时候的自己。买完一算总账，一身冷汗……我欠老了之后的自己很多、很多……

——宁财神的微博

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两个最重要特征是自信和自律。有趣的是，很多人会不遗余力地获得第一个特征，但在此过程中，你会失去第二个特征。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卢克·约翰逊

月亮。因为没人。

——篮球名将姚明被问到如果有一个月时间，没有比赛、训练，会和心爱的人去哪时，他这样回答

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花生瓜子八宝粥，横批：让一下，让一下啊！

——网友撰写的中国客运列车专用对联

以前愁吃不饱，现在怕吃倒。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老王说

我一部打字机用了50年，却在6年内买了7台计算机，难怪盖茨这么有钱。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主持人安迪·鲁尼戏言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既然湿了鞋，干脆洗个澡。

——某县财政局局长因受贿被拘时坦言，当初架不住金钱攻势的他，是这样说服自己的

（**一根葱**等摘）

的。所以，当顾客接受测试的时候，顾客的皮电就会说出顾客心中的秘密，这些秘密有时连顾客本人都没觉察。

上帝小屋的技术早就用于公安刑侦工作，它就是测谎仪。不过，“上帝”又不同于测谎仪，因为“上帝”不是测谎，而是说真话，真到有时连顾客本人都不知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秋　民**摘自《知识窗》2011年第11期，**夏大川**图）




李桂林和陆建芬

天梯小学

◉成 波

夫妻教师一起上“天梯”

1990年，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党委和政府下决心恢复二坪村小学，可老师的月工资只有100元，没人愿意干。乡干部找到了彝族青年李桂林，李桂林会彝汉双语，原本在雅安市汉源县教书，生活条件与这里有天壤之别。

李桂林记得，当他艰难跋涉近10小时第一次前往二坪村时，天已黑，村民们打着火把来山腰接他。吃晚饭时，纯朴的山民宰杀了家中仅有的老母鸡，像过年一样招待他。乡干部告诉他，学校因缺教师已停办10年，全村400多人，几乎没人识字。村寨的贫穷落后，孩子们渴望的眼神，让李桂林感到心酸。

眼看9月份要开学了，他决定上山当老师。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去那么艰险的地方，你不要命了？我们都老了，难道二坪的孩子比你父母还重要吗？”父亲的话让李桂林心痛，他不得已含着泪骗父亲说，那边条件还不错，只是去试试。老父亲哪里想到，儿子这一试，就是21个春秋。

李桂林到了二坪村，和村民们一起修好被泥石流冲垮的校舍。1990年9月1日，修整一新的教室迎来第一批学生，朗朗的读书声重新在寂静了10年的悬崖边回荡。

“我要用我的力量和热情去改变这个落后的村庄，实现人生的价值。”没有一间住房，没有一张床，李桂林借住在村民的茅屋里。晚上，他点燃一盏煤油灯，在破旧的木桌上备课、批改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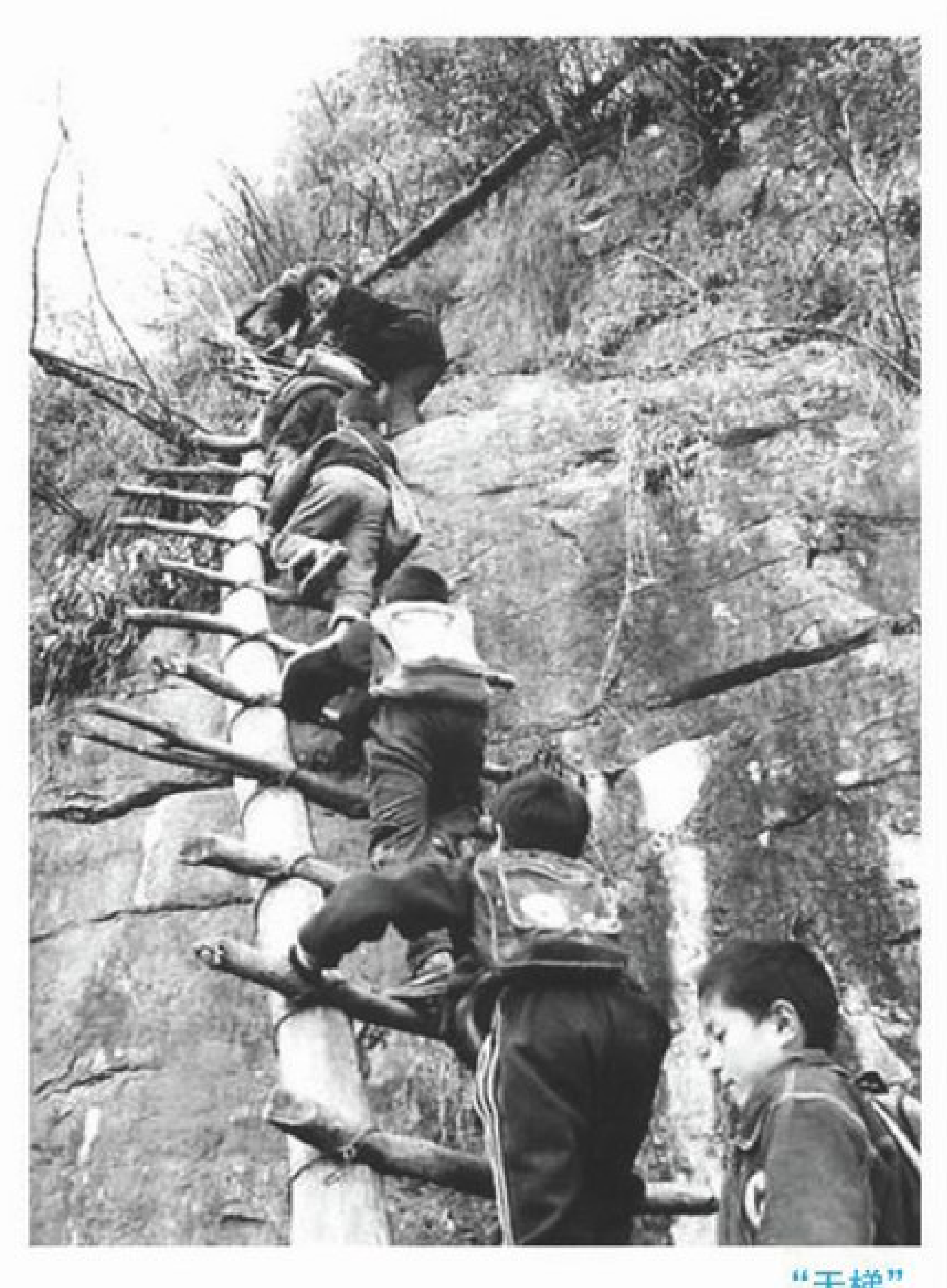
由于学校停办时间太长，很多适龄儿童需要上学。一年后，随着学生的增加，急需再招一名教师，但很难找到愿意来山上教书的教师。一筹莫展的李桂林想到了同样懂彝汉双语的妻子陆建芬。这次老父亲真急了，坚决不同意。

深明大义的妻子为支持丈夫，先说服她的父亲，又说服了公公。就这样，夫妇俩离开了年迈的家人，一起毅然决然上了山。

李桂林心里很清楚，这里太需要他。山上没有医院，他学会了看病，从老家买来常用药品放在学校备用，他还学会了给学生理发。山上冷，冬天没有蔬菜，就连续吃两三个月的酸菜洋芋汤。

危险已司空见惯

“天梯小学”有20余名学生住山下，周一和周五是李桂林夫妇最忙的日子，他们负责接送学生过5架40多米长的天梯。小一点的孩子由李老师背着上下，大一点的孩子，李老师就牵着他们走，而陆老师则在对面接应。每一次接送，李桂林夫妇格外小心，21年来，从未发生过意外。


“天梯”

1996年夏，一天，山洪暴发，李桂林正在接学生。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一股急流冲来，他们滑进了沟中。情急中，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自己却被急流冲走了。可能是李桂林的行为感动了上苍，他的身体被挂在了树桩上，幸免于难。

这样的事情，李桂林遇到不止一次。李桂林对周围的环境由恐惧、胆怯变成了习惯。然而，李桂林把学生的安全始终牵挂于心。

1996年，李桂林夫妇



本能与本事

◉黄小平

近日，在书上读到一句颇有哲理的语句：把脾气拿出来，那叫本能；把脾气压回去，才叫本事。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把本能当做了本事。我的一位朋友，是单位的头，他的下属都说他做事霸道，十分专横。一次，我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他却笑着说：你不懂，这不叫专横，是工作有魄力！

我曾跟妻子谈起我的一位上司，说他爱占公家便宜，经常损公肥私，十分贪婪。而妻子却说：你有能耐也占便宜去，那不叫贪婪，而叫本事！

正因为我们错把"本能"当成了"本事"，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把他们一些不良嗜好的本能，毫无遮拦地展示着、暴露着、发泄着，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牛　兵摘自《杂文月刊》2011年第11期）



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毕业成绩在全县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那一刻，夫妇俩开心地笑了。

选择清贫，感动中国

陆建芬的堂哥是县里有名的矿老板，看到堂妹过得穷苦，1993年，他多次叫李桂林去矿上当会计，每月收入1200元，当时李桂林月收入只有100元。

1996年至1997年，李桂林被上级安排到会理师范学校学习，当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才1岁半。一次，妻子病得厉害，两个孩子哭着喊饿，她只好让7岁的哥哥背着弟弟到村民家找吃的。病情越来越重，她请村民背了50斤玉米，通过危险的山道送到镇上卖了8元钱，去买药。苦与泪陆建芬都忍过来了，她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丈夫。

2001年，诱惑再一次摆在夫妇俩面前。陆建芬的弟弟在西班牙做生意并成了家，他提出请陆建芬帮自己看孩子，月薪6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而当时，陆建芬的收入是每月230元。但她还是无法割舍对山上孩子们的爱，婉言谢绝了。

令李桂林最为担心的是，将来自己老了没有接班人可不行，他很想从自己的学生中挑选出一位来。"我想当老师，跟李老师一样教书。"下山的路上，学生阿衣子认真地对笔者说，"长大了，我要给学校装个电梯，不用爬天梯就能上学。就是不知道城里的电梯什么样。"

2009年2月5日，李桂林、陆建芬走出大山，站在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的领奖台上。颁奖词这样写道："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19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发芽。"

轮到李桂林发言时，全场安静了下来。"我们是平平凡凡的山村教师，贫困山区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必须靠教育，如果没有接班人，只要我能爬得动，就要在悬崖上教孩子们……"

干到退休，估计能教第三代

告别繁华的首都，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又回到属于他们的学校，每天的教学依旧。

2011年6月中旬，笔者翻山越岭前往采访，李桂林老师正专注地踩着一台旧脚踏风琴，弹奏着国歌，70个孩子行少先队礼，庄严肃穆。国旗已经用了整整11年，李老师说："因为有这面国旗，才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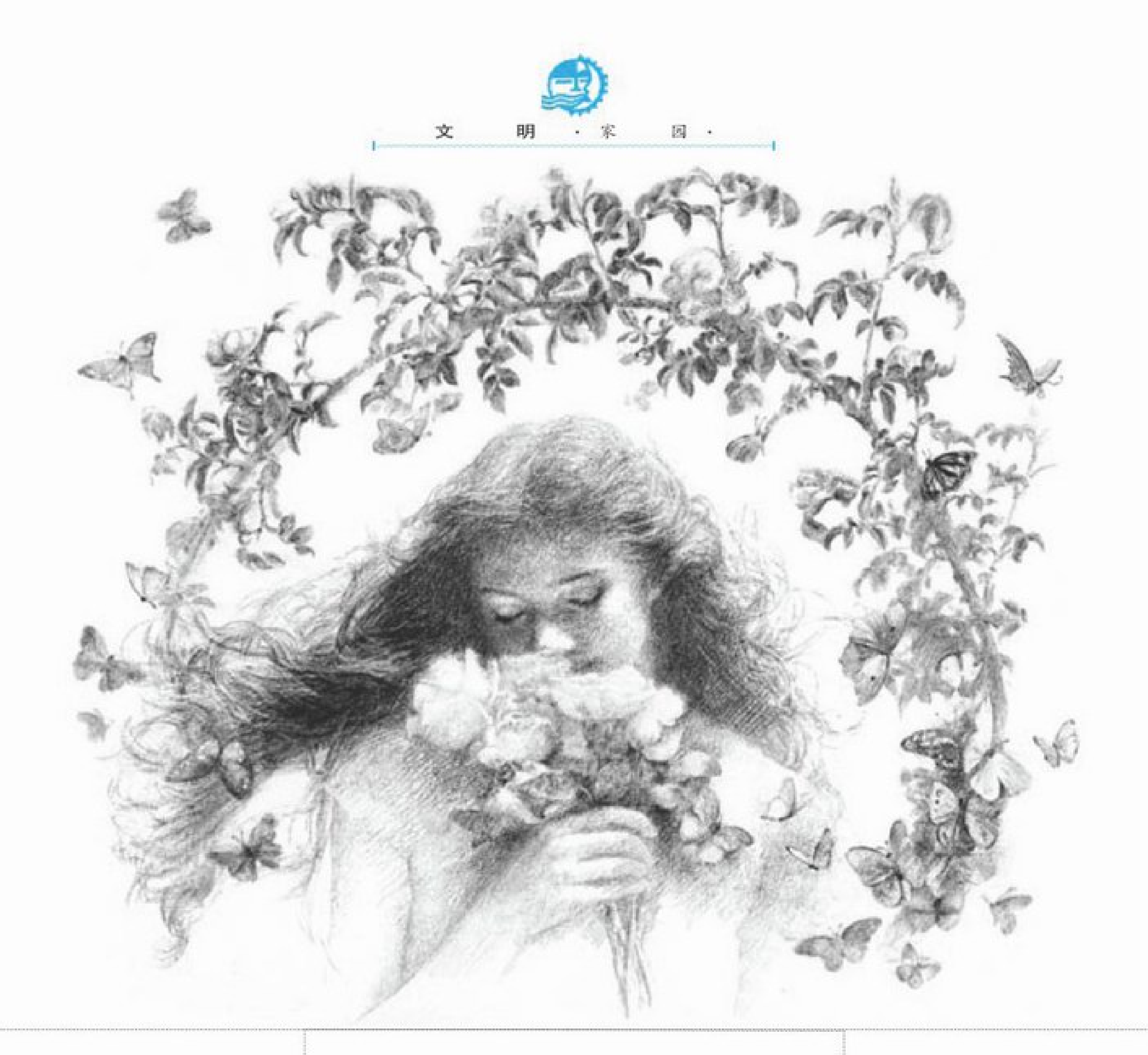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木头梯子已变成结实的铁梯，还装上钢筋护栏，学生上山下山安全多了。2009年9月，社会捐资100余万元修建的新校舍也投入使用，操场、教室、洗澡间、厕所都有了。2010年，经过农网改造后，二坪村也正式通电了。

这学期，在广东一家化妆品公司的捐助下，中午学校给孩子们供应一顿馒头，结束了没有午饭的历史。

李桂林现在除了是老师，也是四川省人大代表。平时忙于教学，一到假期，他就会到周边乡镇去调查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发现有些地方至今不但没有通路，甚至还没有通水通电，为此他在2011年全省两会上提交议案，建议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这么多年到底教了多少个孩子？"面对笔者的问题，45岁的李桂林不假思索，脱口而出："254个，我都记在本子上的。以前教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我已经在教他们的第二代了。要是我干到退休，估计能教上第三代哦……"说着，李桂林和陆建芬眼睛里涌出了激动的泪水，看得出，这是他们充满希望和欣慰的泪水。

（程　华摘自《至爱》2011年第11期）



蝴蝶树

◉喻丽清

两年前，我曾经到过蒙特瑞半岛。

蒙特瑞，那里有一条路，叫做“17英里路风景线”。路左是高大挺拔的苍苍古松，路右是浪涛如雪的海岸。沿海的岩石上长着一层青苔，那样美的绿，乖乖地贴在粗粝的石头上，教人喜欢得“半死”。

最喜欢还是那里的静。附近仿佛无人，那些深宅大院人家皆隐蔽在松林当中。张大千先生的故居“环荜庵”，亦在其内。我就是想去看看“环荜庵”，然而没有找到。我拿着地图，背着照相机，有点儿故意地在松林里头迷了路。

后来，我在一家礼品店里看见一张明信片，是一株蒙特瑞松，枝干上“悬”满了蝴蝶——Monarch Butterfly，我叫它玛瑙蝶。它纸一样薄的翅膀，像教堂窗上精细的拼花玻璃。中间拼的是橘黄与嫩黄，边缘则是黑白两色，用一种墨黑的经脉镶焊起来。

一朵朵飞来寻访自己的花的鬼魂呢！（张爱玲《炎樱语录》：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访它自己。）

我问店主：“哪里可以看到蝴蝶树呢？”

他说：“夏天是没有的。每年入冬以后，10月底3月初吧，才能看到。至于在哪棵树上，得自己去找。”

那一年夏天，我满脑子里都飞着玛瑙蝶。然而到10月以至于去年3月，我都没有机会再去。我住的地方仿佛是千丈红尘的俗世，而那里是武陵外的桃源，其间一隔，竟是两年之遥。

感恩节的时候，我终于又到蒙特瑞去。这一次，我舍了17英里路风景线，径直去找蝴蝶树。我在松林边缘打着转，按铃，避狗，询问着：

“蝴蝶树，它在哪里？”

“蝴蝶树？没听说过。”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老想到“拿破仑，在为他量身制衣的裁缝眼中，不过是个矮子而已”的故事。

那弱不禁风的玛瑙蝶，由阿拉斯加飞来，要飞越几千里的迢遥路，飞来寻它生生世世不能相忘的那一株“古老的情人”。难道不是一则震撼心魄的传奇故事吗？怎么能不知道呢？

还好，总算有一位在院中修剪花木的老先生，他说他愿意带我去。

“你是生物系的学生吗？为什么会有兴趣？”他进屋去拿了件厚夹克出来，一位老妇——想必是他的太太——出现在窗口朝我们挥了挥手。

“我退休之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总想办法带学生来看蝴蝶树。现在，世上懂得爱惜蝴蝶与树的人大概不多了，不多了。”

他一面走，一面给我“上课”。

“你知道，蝴蝶通常由生到死都是不大离开它出生的地方，飞也飞不太远，跟我一样。我生在蒙特瑞，念大学成家立业却都在旧金山，可是一退休，我马上想到的地方还是蒙特瑞。”

我还来不及告诉他，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安土”“归根”的福气，他又接下去说：“只有这玛瑙蝶，不知道为什么世世代代都要飞这么一次。由阿拉斯加到蒙特瑞，总有三四千英里路。候鸟飞一次，我不替它们



难过。可是，蝴蝶的生命就只有一年，短短一生千辛万苦在路上耗去，你能想象吗？我有个在船上当水手的朋友，有一次送给了我一只极美的玛瑙蝶，说是停在他们的船帆上跟了他们好长的一程路。我的朋友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那帆上的蝶。到了第5天，那只蝶不见了，它掉在甲板上，死了。我的朋友说想是因为筋疲力尽的缘故。”

我不自觉地停了脚步。

“啊，我从没有听过比这更动人的故事。”

他笑了。这时候，我们走到一家叫“蝴蝶树旅舍”的门口。我说：“我刚刚在这里已经绕了好几圈了。”

他说：“不知内情的人是找不到的。这家旅馆的后院是一片树林，蝴蝶树就在树林里面。当初盖旅馆的时候，我们很不以为然，怕招引游人。没想到，现在它倒成了蝴蝶树最好的监护人了。游客来了，因为不愿意太招惹旅馆经理先生厌烦，无不远远地就停了车，静悄悄地溜过旅舍到后院去。有意住下来的，反而是真正清高的人了。”

我们静悄悄地“溜”过旅馆的停车场，老先生跟门房招了招手。来到后院，只见一条小路蜿蜒进入松林里去。

路上立着许多“请肃静”的牌子，好像就要走入“爱丽丝仙境”的感觉。还有一块政府的公告牌，牌子上写道：任何对蝴蝶“不礼貌”的行为，均将依法追究，最低罚款500元。

忽然看见一棵松树的树干上钉着一块白底黑字的小木板，写着“蝴蝶树”。老先生默默地用手指着树梢。我抬起头来张望：看见松枝、松叶以及枝叶间挂着些像藤条一样灰灰的“植物”。我有点失望。原以为会看到苍绿的松针辉映着金黄灿烂的翅膀那样“豪华”的景观，没有，但是……

忽然，一根藤状“植物”动起来，轻轻一扑，闪出来一只蝶，玛瑙一样漂亮。它飞到高处有阳光的地方才打开了翅膀来晒。是美丽的玛瑙蝶，是那美丽的蝶。连阳光也仿佛忽然动了起来。因为晒开翅膀的玛瑙蝶一下子是这里有，一下子又是那里有。那些灰蒙蒙的藤条，原来竟是几十只互相拥挤着取暖、合拢着双翅的蝴蝶。

穿着隐身衣似的玛瑙蝶，成千成万地簇拥在同一棵松树上，我终于看清楚了。它们在微微地动着。是的，“不知情的人是看不到它们的”。

谁能看见几千里外莫名的招引呢？谁能明白飞在太平洋上水天一蓝之外的那种“寻树”的心情呢？

只有蝶儿自己知道。它们生就的美丽仿佛只为飞越重洋，来献给这一株蝴蝶树。如今，它们确确实实飞到了，心满意足。它们于是默默地收藏起自己的美丽。在这里，它们将要“怀胎”，然后飞回故乡阿拉斯加，下一代却又将再飞回来。寻访是一生的工作，不是吗？然而，寻访的仿佛并不是自己，是前世未了的“半生缘”吧！

蝴蝶与树，站在一片寂静当中，那样沉凝，那样安详。在雍容大度的大自然里，树底下那个仰首的我，我的这一点点渺小的感动不知道要呈献在哪里才好。哪里又是我们的蝴蝶树呢？

由树林子里走出来，老先生问我：“失望吗？”

我说：“一点也不，反而更觉得神秘、吃惊呢。科学家难道一点也猜不透这些玛瑙蝶的心路历程吗？”

“啊！它们的神秘，世上也许只有蝴蝶树懂。”他说，“所以，那松，我们已不叫它蒙特瑞松，我们管它叫‘蝴蝶树’！”

（深 蓝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喻丽清散文》一书，王 青图）



我们何其幸运

◉辛波丝卡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不是气象学家，不用知道云彩如何形成或气流里有什么成分，但我却可以用我的眼采集天边的流云，放在心里细品那份最抽象的唯美。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也不是动物学家，我不清楚鸟到底靠什么飞翔，我只知道阳光下那对神奇的羽翼，常常让我感应到蓝天白云之间有天使飞过的痕迹。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也不是植物学家，我至今都不太明了光合作用的原理，只是会近乎固执地钟情于那最简单的绿，坚信再小的林子里也会有可爱的精灵。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也不是地质学家，用不着去精密地推算海浪需要多少年将一块岩石变成神女的模样，而我会超越时空地想象，黑夜里上帝是怎样用无形的手在别具匠心地雕琢。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不是需要说谎的政客或律师，也不是要在人身上开刀的医生，我甚至也不是开画展前需要盘算成本的艺术家，那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这，也许便是我的幸运所在。

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菲 尔摘自豆瓣网，达志影像供图）



吴清源轶事

◉梁羽生

吴清源初露头角的故事非常有趣。他的父亲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下当“部员”闲职，家境很穷，仗着“围棋”有几度散手，常常和别人赌赛，就像香港某些职业象棋手一样，每局赌一两个银元。有一次他的父亲和一个胖子下棋，赌注是5块银元。在当时，这赌注是很高的了。吴清源的父亲不知是心理紧张还是实力本来就不如人，总之未至中局，就给别人占尽上风。他眉头一皱，借入厕为名，躲到厕所去松一口气，并想下一着的挽救方法。

吴清源的父亲上厕所去了许久还不回来，那胖子等得不耐烦了，对旁观者嘲骂吴清源的父亲借故遁逃。这时吴清源忽然在旁边冷冷地说道：“我替父亲下几步好不好？”吴清源那时只是12岁的小孩子，还未和人正式对过局，那胖子大笑道：“你输了你爸爸会认吗？”吴清源道：“怎见得是我输呢？等我输了你再说不迟，我没钱就脱衣服给你。”那胖子本来好胜，见这个小孩子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不禁大怒，就和他续下去。吴清源像小孩子玩石子似的，随手将棋子丢落棋盘，简直不假思索，不过一二十手就扭转大局，转败为胜。那胖子不服气，再和他下一局，赌注10元，结果又输。事后他父亲问他：“我又没教你下棋，你几时学会的？怎么这样大胆？”吴清源道：“我天天看你下棋，不学也会啦！我是看准能赢才动手的呀！”

自此以后，吴清源“围棋神童”之名大著，段祺瑞知道了，特别叫人找他去下棋。段祺瑞的棋力很高，他自夸是“七段”，大约可相当于日本的四段。第一局吴清源不敢赢他，可是段祺瑞已看出他的实力，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你能赢我我才高兴。”果然以后再下，就都是吴清源赢了。

受段祺瑞赏识后，吴清源家景况好了许多，父亲也升了官，他更可以安心下棋了。1936年，日本的井上孝平五段（日本围棋等级共分九段，至五段已算高段）到中国游历，在北京的青芸阁茶楼与吴清源对局，吴清源“打黑手”（下围棋持黑子的先下，打黑手等于象棋中的被让先）胜。继之而来的是六段岩本熏，让吴清源2子，吴又胜。还有桥本宇太郎（当时是四段）和吴清源下过几局，互有输赢，那时吴清源才13岁！



吴清源

日本以前棋段的评定非常严格，除了实力还要讲资历，等闲不能“入段”。不过单以实力来评的话，大约每段相差1/3子，即九段应让初段3子。吴清源能与高段互有胜负，传至日本，令日本棋手大吃一惊！当时日本的八段“准名人”（九段又称“名人”），现在的名誉九段濑越宪作看了吴清源的棋谱，叹为天才，遂资助他到日本去学围棋。吴清源即拜濑越宪作为师，当时年仅15岁。

吴清源到日本后，日本棋院只给他“三段格”（即只有三段资格，还不算正式三段），其实他的实力远不止此！他到日本不久，就和当时唯一的“九段”本因坊秀哉连下3盘。照棋院的规则，入院之前必须经过考试，三段与九段对局是“二三二”，即第一盘让二子，第二盘让三子，第三盘让二子，吴清源连胜3局。接着他与日本棋院从三段至六段的少壮棋士下过10局，都是下平手，10局总结，吴清源9胜1负，震动日本棋院。第二年他首次参加日本棋坛的“大手合”（即公开赛），以全胜晋升为四段，至19岁又升为五段。20岁时，他创了围棋新布局法，打



单薄世界

◉乔　叶



那天，去一个朋友家里玩，朋友在厨房忙碌，我和她6岁的儿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正演一个专题片，英国一个有志青年骑着自行车历时两年，到过美、法、德、意、荷、中、韩、日……他在纽约、伦敦、巴黎等各大城市都扛着他的旗，上写“走遍世界”。画外音介绍说：他确实走遍了世界。专题片结尾，有志青年意气风发地再次肯定：我走遍了世界！

“看看人家。”我对6岁的小孩说。

“他走遍了世界？”他问。

“那可不是。”

“来过我们这里吗？我怎么没有见过他？”他皱起了眉头。

我失笑，但马上又肃然。这个问题并不荒唐，难道只有那些显赫的地方才是世界？难道我们所处的这座城市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难道我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难道我们所生活的地方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来到我们这里，能算是整个世界吗？

世界，字典里的解释是：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二，佛教用语，指宇宙；三，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四，领域，人的某种活动范围。

专题片里用的是第三种解释，这个6岁的孩子的角度是第四种解释，而他通过第四抵达了第一和第二。他以本能的智慧深刻地斥责着电视里面用词的狭隘和简单，骄傲地、尊严地、把自己定义为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经常局限在一种思维定式中却毫无察觉呢？

忽然想起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小说导师对我们讲的一番话。他说：“我们的小说家缺乏的除了细节，还有眼光、视野，缺乏多端歧异的角度。我们之所以看得不清楚、不深入，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认真看，我们所知甚少；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眼光、角度太陈旧狭窄，写农村也好，写城市也好，都是就事论事，所谓‘经验’‘身体’，结果呢，我们的小说就是薄的，因为我们想事想得薄……”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上，尚不如一个6岁的孩子丰厚？又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待在一个最共性最平面最无新也无错的单薄世界？

（童　童摘自《时代青年》2011年第11期）

破了以前“金边银角石肚子”的观念。日本棋坛称他为“鬼才”，怀疑他是日本棋圣本因坊道策的再生。道策被日本人推许为有“十一段”的实力，即是说他要比最高的等级（九段）还高出两段。由此也可见日人对吴清源的推崇了。

吴清源打遍日本无敌手，但很迟才升九段（1950年2月，日本棋院才正式授他九段），他的后进藤泽库之助还比他先登九段之尊。论者以为这是日本棋院“小气”的表现。因为吴清源虽入日籍，但到底是中国人，所以故意抑他。

但天才是抑不了的，吴清源与藤泽同为九段，两雄决赛18局，吴清源大胜（比数为吴胜14负3和1），而且第一局就以“中押”胜（即不待一局下完，至中盘就肯定能得胜了）！入院棋士推算精确，往往只输一二子即于中盘罢战，自认“中押”败。在吴清源胜藤泽之前，日本有一个围棋组织，叫做“击败吴清源之研究会”，专研怎样去破吴清源，结果还是不能将他击败。

吴清源下棋极快，日本以前高手对弈，每人每局有取至24个钟头的，吴清源那次和藤泽的对局是每人每局限定为13小时，吴清源往往只用五六个小时就够了！我还记得他输给藤泽库之助的那盘棋，吴清源用了7小时15分，藤泽却用了12小时59分，只差1分钟就到限定时间，真可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赢了这一盘。

梅兰芳先生到日本表演时，曾会见吴清源。吴清源说：“我30年前曾在北京大方家胡同李先生家里见过你。”梅兰芳说：“是呀！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和一位老先生下棋，那位老先生想半天才下一子，你却一会吃糖，一会嚼花生，好像满不在乎，是不是？”30年前之事，两人都记得如此清楚，他们的记忆力真值得佩服！

（李　杰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梁羽生散文——生花妙笔侠影留》一书）





推理的艺术

◎拉比伊茨格

一个塔木德派的学者正在去往麻莫瑞施镇的火车上。他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犹太人。那人穿着入时，抽着一支雪茄。当列车员过来检查车票时，教士发现他的同行者也去麻莫瑞施镇。

这令他感到非常惊奇。怎么可能呢？他怎么会去麻莫瑞施呢？他心想。但是如果他直接去探问又很不礼貌。

哦，让我想想。他沉思着。他是一个现代的犹太人，衣着光鲜，抽的是雪茄。是谁邀请他这样的人去麻莫瑞施呢？也许他正要去参加我们镇里大夫的婚礼呢。不，不不，不可能！婚礼需要消磨两个礼拜，像他这样的人决不会无所事事地在我们的小镇待上两个礼拜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去麻莫瑞施呢？也许他正准备向那里的一位女子求爱？但那会是谁呢？哦，让我想想吧。莫西斯·高德曼的女儿爱莎？对，肯定是她，再没有别人了……但是让我再想想——不，不可能！她太老了，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是他选择的对象！或者，那个女人是海可·华丝格？啊，她那么丑呀！那会是谁呢？也许是丽儿，贷款人的女儿？不……不不！对这样一个顶呱呱的人来说，那将是一桩多糟的婚姻啊！那么会是谁呢？在麻莫瑞施再没有合适的人选了，那就是说，他并不是去求婚的。

那么是什么让他到那里去呢……对了，我知道了！是因为茅特·考恩那桩银行破产案！但是这和他又有什么联系呢？难道他是其中的债权人之一吗？绝不可能！看他那么平和地坐在那里，读着报纸，自得其乐的样子，任谁也看不出有一丁点儿的焦虑！不，他自然不是什么债权人。但是我敢打赌他肯定和这起破产案有关联！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等等，啊，我想到了。茅特·考恩一定和一位布达佩斯的律师谈过他的银行破产案，但是茅特那个奸人当然不肯把他的商业秘密告诉一个陌生人！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这位律师是茅特家族中的一员。

那么他是谁呢？会不会是茅特妹妹施菩林娜的儿子？不，那不可能，她是26岁结的婚——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次婚礼是在绿色教堂里举行的，眼前这个人看上去至少也有35岁了。

真是有趣！那到底他是谁呢……啊，对啦！太明显了，他一定是茅特的侄子，茅特哥哥海亚姆的儿子，因为海亚姆·考恩结婚37年了，而且两个月前还在石头教堂旁边的市集上看到过他呢，没错，就是他！

简而言之，这个人是来自布达佩斯的律师考恩，但是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律师便一定有一个“博士”头衔！那么，他就是来自布达佩斯的考恩博士，难道不是吗？哦，等一下！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律师可以自称为“博士”，却怎么也不会自称为“考恩”的！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当然，他已经把名字改成了韩格瑞。那么，他会是考恩家的哪个名字呢？考沃科斯！对，就是他——考沃科斯！一语概括，这个人就是来自布达佩斯的考沃科斯博士！

教士急不可待地转过身去想和他的旅伴交谈。他问道：“考沃科斯博士，你介意我打开窗户吗？”

“请便，”那人答道，“但是能否告诉我，您怎么知道我是考沃科斯博士呢？”

“很显然啊！”这位学者答道。

（小 鱼摘自《感悟》2011年第11期，红 薯图）



英雄

◉刘全武

胖子在街上晃荡时，他没想到颈上那根金闪闪的项链已经惹了祸。

3个歹徒冲上来就抢，胖子本能地护住项链，反抗。搏斗时，行人围了上来。3名歹徒久拿不下，于是趁大家畏缩着还不敢上前时，各自亮出刀，痛下杀手，想速战速决。

血！众人哄地散开。

此时，英雄出现了，他迎着3把明晃晃的刀冲了上来。一番刀光剑影之后，英雄倒地了，但这也给警察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3名歹徒被押上了警车，英雄被抬上了救护车。

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蜂拥而来，满怀敬意地采访起英雄。已经很多年了，这个城市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血性，能见义勇为的英雄。

"英雄，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候，你能勇敢地冲上去?"一个记者问。

英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因为我不想看着他死。"

"英雄，想到你自身的危险吗？你手无寸铁，他们手持利器，更何况是一对三。"一名女记者问。

"危险也没有办法。那个胖子是我们的工头，他欠了俺们村十几个人两年的工钱，差不多10万块，大家派我跟着他几天了。如果他死了，我如何向我那十几个兄弟交差?"

（余　娟摘自《小小说月刊》，李晓林图）

有一种脚步声叫大善

◉徐立新

在他住的房子的不远处有一座破旧的庙宇，里面住的全是平日以乞讨、卖艺为生的瞎子，一共近40名。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的生活都不富余，连正常人养家糊口都很不易，也就难得有能力去接济瞎子们，因此瞎子们的生活非常艰难，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情。



每次一经过瞎子庙，他的心便隐隐作痛，想要尽自己的所能，帮帮这些可怜的人。但他也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简单的几次接济根本解决不了瞎子们的根本生存问题，必须得给他们找到一份足以谋生的活计。

于是，他不顾外人的反对，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开始每天往返于家与瞎子庙之间，把瞎子们都组织了起来，并自掏腰包，买了多件乐器，将其中那些会拉唱弹奏的，组成了一个乐团，进行集中培训，并给予合奏配合上的种种指导。忙了一天，晚上回到家里，他还要熬夜为乐团写歌，编排适合他们演奏表演的曲目。等这一切完成后，他又忙着联系演出单位和场所，并说服对方给予一定的演出报酬……而对于那些没有任何才艺和特长的瞎子，他则通过各种关系，到处求爷爷拜奶奶，最终靠着自己的"面子"和关系，把他们一个个安排进周边的橡胶厂、皮革厂、印刷厂和服装厂里。为此，他跑烂了好几双布鞋。

好在，他的努力和奔走有了成效，瞎子庙里几乎所有的瞎子都有了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因为有了稳定收入，很多瞎子的生活状况有了巨变，都先后搬出了破旧的庙宇，住进街上条件更好的房子里，瞎子庙也从此被废弃。

这之后，每天，当他很晚下班从街上路过时，住在街上的瞎子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点亮屋内的灯，然后站到各自的大门前，只为跟他打招呼，问声好，为他照亮门前的那段路，如同迎接自己的亲人归来一般。而这几乎成了那条街道上一道不变的温馨风景线，一直持续到他终老的那一天，从未错过一次。瞎子们都说，那是因为他们能听出他的脚步声。

他便是老舍，原名舒庆春，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瞎子们听出的那脚步声名叫"大善"。

（小　娟摘自《哲理》2011年第12期）



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

◉崔 立



一个假日的午后，我看到QQ提示，有一个陌生人要加我，我粗略看了下那个人的个人资料。依以往的习惯，我会直接拒绝。我不是一个习惯和陌生网友聊天的人，当然，我更怕是朋友的恶作剧，注册一个QQ，加了我，很无聊地和我说些什么。

不知怎么，这次，我想了想，居然加她做了好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为什么会加她。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对陌生网友也并不排斥吧。

她问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的天气好吗？

我看了看窗外，灰蒙蒙的天，有点阴沉，我给她做了回复：快要下雨了吧。

她说：谢谢你。

后来就没了下文。

我以为她又是我的哪个朋友搞的恶作剧，我就想逗逗她。

于是，我又问：你认识我？

她说：不认识。

我问：那你是怎么想到加我的呢？

她说：乱加的。

我问：有什么原因呢？

她说：因为你是上海的。

我说：我不明白。

她说：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上海的天气。

我想了想，有些明白了，我说：是你有朋友在上海吗？男朋友？

她说：你真聪明。

我说：一个女孩一个劲地打听一个城市的天气，如果不是因为那里有她牵挂的人，她又何必去打听呢？

她说：可惜，他已经不是我的男朋友了，他是我的前男友，我的初恋。

我说：他不爱你吗？

她说：他曾经因为爱我，一度想过和家里断绝关系。

我说：那你不爱她吗？文字发出去，我不由地笑了，女孩如果不爱他，又怎么会去想他呢。我忙发过去一个尴尬的表情。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她说：没事。

我有些不明白了，我说：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为什么又要分开呢？

她说：你应该明白的，爱是一回事，能不能在一起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那你们彼此之间还有来往吗？

她发来个苦笑的表情，说：早就不来往了，有3年多了吧，没有他的一点音信。

她说：其实有一次，我出差，在上海转机。下了飞机，我就能闻到他在这座城市的气息。原本我是可以逗留一天的，但我后来还是没有留下来。

我说：那不是很可惜吗？

她说：没什么可惜的。

她说：还有一次，是一个同学聚会。毕业好几年了，好不容易的一次碰面。我原本是准备去的，可听说他也会来，我就没去。听说他已经结婚了，彼此再面对，会很尴尬。

其实，我很想问她，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分的手。但这无疑会加深她的伤痛，剥开她曾经因为分手而无限悲痛的伤疤。

她倒自顾自地打来一段文字，她说：曾经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拥有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家，我们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但在现实面前，又不得不低下了我们高昂的头颅。那些说好要在一起的山盟海誓，真的如同过眼云烟一般。

她还说，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再想他了，但总是在独处孤单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他。她并不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幸福与否，她只想知道，他那里的天气如何。

坐在电脑前，我看着她打来的这段文字，看了好久，也坐了好久。

我忽然想，我要不要也去打听一下某个城市的天气呢？听说，那里最近要起风了。

（蜂 儿摘自《青春》2011年11月A，图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寂寞又美好》一书，幾 米图）





我们的钱怎么花

◉荆　歌

我外婆去世得早，外公一直是个孤老头。他是个农民，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我母亲提供的每月8元人民币。上世纪80年代初，他去世时，我们从他的褥子底下发现了一个小包，里面是钱。包括毛票和分币在内，一共有300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竟然攒下了这么多钱！在当时，300多元是我一年的总收入。他如此节俭，留下"巨额"遗产，实在让我们心酸。他好酒，但基本舍不得喝。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他连买一把新扇子都不肯，而一直使用那把破扇，啪哒啪哒声音很响，估计风力不大。他就像后来报纸所报道的，上海亭子间里的一个老太太，席子下面藏了很多钱，却不舍得花钱装空调，结果在一个夏天热死了。这些伟大的老人啊！

外公留下来的300多元遗产，母亲一直舍不得动，专门存了起来，似乎只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到了今天，它的价值如何呢？3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呢？能买十几斤肉，3罐液化气，给汽车加一次油。不不不，我这样计算实在太有歧义，300元并不是能买上述所有的东西，而只能购买其中的一样。如果买了肉，就不能买其他了。十几斤肉，是外公一辈子的积蓄啊！要是外公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把这钱花了，他可以做什么呢？如果不是天天抽一包好烟、喝一瓶好酒的话，至少，他可以买一块最牛的瑞士表戴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挽起袖子整天在街上晃荡，引来街坊邻舍惊羡的目光。

我母亲留下的遗产，则要可观多了。她于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撒手人寰，留下来的钱，在当时可以买一套中小户型的房子了。同样是出于珍惜和敬重，她的钱存在银行里至今未动。可是今天，这些钱可能就只够买一个卫生间了。

关于遗产的惨痛经验，让我反思，我们该怎么花我们的钱？把它赤裸裸地留给子女，其实子女也不会花它，只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数字，放在存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日渐廉价的怀念。我相信，我外公的遗产到了我要将它作为我遗产的一部分传给我的女儿时，它也许只够买一串纸钱了。

投资啊，投资啊！有人教导我，如果我外公的遗产、我母亲的遗产当年及时投资的话，不管投在哪里，房产、股票、红木、古玩，到今天不说能将我变成亿万富翁，至少不贬值吧，至少对得起将它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外公和母亲吧！

好吧，那么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现在就把外公和母亲的遗产从银行里取出来，进行投资吧！不过问题紧接着来了，投到哪里？股票吗？房市吗？古玩吗？敢吗？不怕像投河一样壮烈牺牲吗？如果投下去转眼就没了，那我对得起祖宗吗？

满带着困惑，我去请教一位经济学家。他对我的指点真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非常肯定地说：把它花光！他接着说，及时消费，吃光用光身体健康，是防止它贬值的最好办法。把他的话想了数日，联系我外公和我母亲的可悲实例，我相信，这位经济学家的话也许并非玩笑。

（天　星摘自《半月选读》，喻　梁图）







就要让别人知道你吃什么米

◉罗志祥

应该没有人天生愿意跟别人承认“我们家很穷”这个事实吧！因为每个人都很不愿意让别人看不起。

我最早意识到“我们家很穷”这个事实，是因为我常去我的堂弟阿松家里玩。他家有很多奇特的糖果、玩具、故事书……噢！应该这么说，他们家有的东西，我们家几乎都没有。

“妈妈，阿松他们家是做什么的啊？”我在妈妈的背后问，她正在做饭。

“他们是做生意的，是很大的饮料代理商噢！”

“妈妈！”我又喊她，“为什么阿松他们家有好多东西，我们家都没有？”

“因为我们比较穷啊！”妈妈说，然后她就开始炒菜，完全听不见我的声音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穷”这个字的用法。

有一天妈妈跟我说，我的7岁生日快到了，可以找同学来家里玩，大家一起帮我过生日。我竟然犹豫了。在学校里，好几次想要开口邀请同学，话到嘴边又吞下去了……如果请同学来家里，一定会发现我们家很穷吧！

我还是约了。

因为我太想吃蛋糕了。

因为我担心如果我跟妈妈说，大家都说没空不能来，我可能就没蛋糕吃了。但就算大家都来了，妈妈会给我买蛋糕吗？我很想问，但还是算了。在生日前一天我忍不住哭了……

“妈妈，明天要来我们家的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家很穷，然后看不起我，不跟我做朋友了。”我真的太担心了。

“阿祥，你知道吗？”妈妈突然放下菜铲，认真地对我说，“你如果不想让别人看不起，就要让别人知道你吃什么米！”

我说：让人家看我们吃的米，也就是我们吃的食物，不是会更让人家发现我们很穷吗？

“是啊！就是不要怕被人家发现啊！如果你很坦荡，让别人知道你的真实状况，就不用心虚、不用遮遮掩掩。因为贫穷并没有犯法，而且只要我们一直努力，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妈妈抱着我，我发现妈妈眼睛好像也湿湿的，“阿祥，你要记住，不要因为家里穷就变得很自卑，甚至骗别人，我们人穷志不穷！还有，你要记住你最大的财富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爱。”

那个让别人知道我们吃什么米的一天，终于到来。

我们都很开心。有蛋糕，我吃了3大块。我同学说：“罗志祥，你爸妈真的好好玩！还会扮成超人跟我们一起玩。还有你妈妈做的东西怎么那么好吃！都是炸的跟甜的，还有弄得很好吃的蔬菜跟水果，嘻！真好吃！我们下次有空还可以到你家玩吗？”

我说：好，但我爸妈很忙，要等他们有空噢！

好像那不只是一个生日，我美好的一天，也是他们很难忘的一日。他们都看到了我家，看到我家很小，因为我们跑着给我爸妈追的时候，很容易就撞到墙壁。他们都知道我家很穷！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从此不用担心，那不是一个秘密。而且我知道，如果他们不在意，那就证明

在德国捡到钱

◉包一哲

2006年夏天，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一位中国记者在采访途中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有1000欧元和几张银行卡。记者将钱包交给了一位巡警。他把钱包交给巡警后，想立即走开，继续自己的采访。而那名巡警却拉住他，不让他离开。

"请你和我一起到我们的市政厅去领取奖励。"巡警告诉这位中国记者。

"不！我不要什么奖励，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记者此刻为自己做了一件为国争光的事而感到自豪。

"很抱歉，在这里你不可以这样做，请跟我一起去领你应得的奖励。"巡警很认真地说。

最后，这位中国记者不得不跟随这位巡警去市政厅领取了200欧元的奖金和一枚荣誉奖章。

领完自己应得的奖励，记者仍然很纳闷，拾金不昧是很高尚的，德国人怎么非要给予奖励呢？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拾金不昧者还必须接受这样的奖励。

第二天，在一场比赛之后，这位中国记者和一位德国同行聊起了这件事。这位德国同行告诉他："我知道拾金不昧在中国是很高尚的，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讲回报。但是在德国，我们对每位拾金不昧者都会给予奖励，这是我们的价值规则，也是整个社会对每个善举的尊重。对善举的尊重，会鼓励更多的人拾金不昧。所以，在德国，你丢了东西，只要不是小偷偷走的，就不要着急，很快就能找到。"原来奖励拾金不昧者，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拾金不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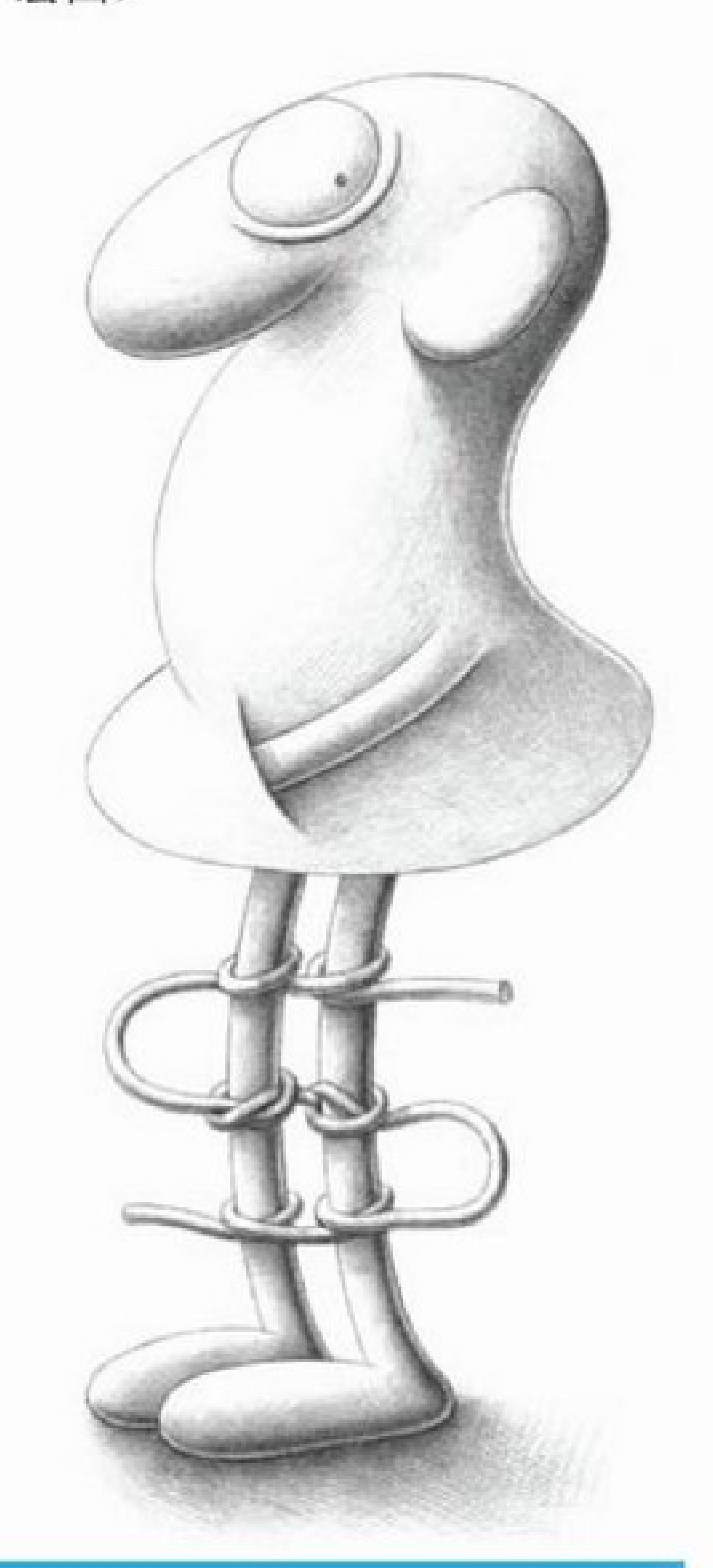
首先指出对拾金不昧者给予奖励的是一位叫索斯盖特的心理学家。他通过研究指出，许多人在捡到钱包时不由自主地都会看看钱包里装些什么，这就说明，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有邪恶的占有欲。假如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奖励，让拾金不昧者获得的精神愉悦增加，就会鼓励更多的人从善。

德国一些城市开始试着接受索斯盖特的建议，奖励拾金不昧者。没想到效果越来越明显，拾金不昧者越来越多。现在，德国人拾金不昧并不仅仅是为了奖励，而已经成为他们一种习惯、一种意识。

一位韩国记者曾在德国火车站大厅做过一个测试：她在离失物招领处不远的电话亭，故意放一个钱包，内有各种证件和现金。摄像机拍下了10个人捡到钱包的经过。捡钱包的有年轻夫妇、学生、推孩子的年轻妈妈、一对老年夫妇，还有来去匆匆的白领等。结果，捡到钱包的10个人全都将钱包交到了失物招领处。年轻妈妈打开钱包之后，立即送到招领处。她说，她首先想到的是，丢钱包的人一定很焦急，因为钱包里有证件和大额现金。白领捡到钱包之后，先在周围喊，谁丢了钱包。见没人搭理，便打开了钱包，之后找到招领处，把钱包上交。还有那个学生，捡到钱包，径直走向失物招领处，根本没打开钱包看一下。采访他时，问他怎么没想到打开钱包，看看里面有什么。学生回答：又不是我的钱包，有什么好看的。

在德国，拾金不昧者会得到奖励，对那些拾金而昧者却有相应的处罚。假如你捡到100欧元而私自占有，被人发现后将罚款500欧元。若捡到200欧元占为己有，将罚款1000欧元。罚款是成倍数上涨的。当然还有精神处罚，当多数人拾金不昧，而你却没能战胜自己内心的邪恶，将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时，四周的人都会看不起你，疏远你。你自己也将遭受良心的谴责。

（竟　亚摘自《做人与处事》，**刘　宏**图）



在这个世界上，财富绝对不是评断一个人有没有价值的唯一标准。你如果不想让别人看不起，就要让别人知道你吃什么米。

那是我从此坦荡、努力的原因，更是我多年来选择朋友的条件。不管你有没有钱，只要你是个努力的好家伙，就请给我一个机会当你的朋友吧！

（瓢　泼摘自化学工业出版社《逻辑课：24个妈妈教我的街头智慧》一书，**小黑孩**图）





活着就是挣扎

◉王小妮

拼未来

我所在的这所海岛学校录取了很多的农民之子，我粗略计算，连续几年都超过一半。

课上读了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那天中午，有个女生随我离开教学楼。她问我：老师，你相信未来吗？我得实话实说，我说：我不信。她说：我信，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拼未来。这是个湖北姑娘，父亲在北京打工，老家还有弟弟在读书。和她分手后，我想到一年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他虽然每接到老家人的电话，都会叮嘱要供孩子读书，其实自己也知道这已经不是心里话，他家乡也在湖北，他们那儿称刚毕业的大学生"废人"。苦活累活技术活都干不来，做什么都不会，白花钱白念书，不就是废人吗？

进大学后才看了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

两年前我教过的学生卢小平来做客，他大三了，从大一起一直在肯德基打工。坐了两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说，我在听。说他在肯德基打工一年多的各种趣事，他骑什么样的电动车去送外卖，配什么样的头盔，遇到什么样的顾客，善良的女人和无理的富人，平时怎样考核晋升，集体组织的旅游。他说：老师我这下知道了，"旅游"就是坐车到一个地方下车转一圈，再坐上车回来。这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在这次出游之前是没有"旅游"过的。我实在没想到，在一家快餐店里见到的琐碎细节对于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会这么盎然有趣。我问他晋升没。他说提前好几天就背题了，最后还是没考上。老员工提醒过要送礼的，但是卢小平说他不想"那样"，不想学那个，他说：这个我还是坚持，即使没升职也不抱怨。起身离开前，他忽然抱歉地说：怎么全是我在说呀，说得太多了，耽误老师休息了。卢小平是带了礼物来的，两包当地的茶，非要给我。我说你怎么能带礼物呢？其实我不该说出"礼物"两个字，这让他有点不安，连说几遍：是我奶奶说的，看老师不能空着手，是看老师嘛。不知道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老人，不知道他老家江西是不是也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我知道这个学生平时沉默腼腆，他来做客也许就是想说说话，自由流畅快乐地表达。两小时里，他一句都没谈到在学校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课。

连续做了5年问卷调查，关于课外阅读一项统计，被提到最多的是早已离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个大二学生说：进了大学她才看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接触的这个大学生群体，跨过了人生的18岁，已长大成人，在来大学之前几乎没有课外的阅读，他们的头脑里灌满了教科书，甚至连中国乡间千百年来形成的乡规民约、最简朴的道德传输也缺失了，空了巢的乡间没有唠叨，没有戏台，没有族群间的温暖和约束，有说服力的可信赖的道德对他们是空洞状态。所以，才有学生在看过好莱坞的《闻香识女人》后，说那个中学生很虚假，保送哈佛，这么大的诱惑谁能放弃，告密又有什么，要保护的又不是家人朋友。

年轻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一路混沌一路后退，只剩下本能，既有本能的疾恶如仇义愤填膺，又有本能的趋利避害实用哲学，刀枪剑戟，该用哪个操练哪个，不觉有矛盾。

一个女生兴致勃勃去上海看世博会，回来对我说，原来没怎



免费的学问

◎张书宁

印度人塔布在马德里郊区经营着一家酒吧。由于生意不景气，他决定向伙计们问计："你们中间有谁能想到招揽顾客的妙招，将得到一笔奖金。"

服务生索尔想出了个好点子："如果我们给客人提供比其他酒吧更多的好处，比如将茶点改成免费供应，这样就不愁没有客人主动上门了！"

塔布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将酒吧的糕点、薯条和香蕉片一律免费供应，果然，客人都争相前来消费。

索尔领到奖金后激动得一夜没合眼。他决定再多想些好点子，以争取得到更多的奖金。不久索尔就又找到老板塔布说："其实，我们不妨把免费供应的茶点改换成纯净水。纯净水的成本要远远低于茶点，这样做能为酒吧省下大笔开支。"

于是，酒吧开始将免费供应茶点改为免费供应纯净水。一个月下来，客源并未受到影响，可盘点时塔布却发现收入大幅减少。随后几天，塔布刻意留心起酒吧的经营，这才发现，酒吧虽然每天都满座，但顾客消费酒品饮料的数量却比过去少了许多。

为何把茶点换成纯净水之后，就会导致收入锐减呢？塔布和索尔百思不得其解，便找来经济学家咨询。经济学家笑着解释："虽然同样是免费，顾客吃完免费的茶点后会口干舌燥，有助于增加酒品饮料的消费；而喝完免费的纯净水后会腹胀肚饱，大大降低了他们对酒品饮料的需求。"

（汪　波摘自《环球人物》2011年第29期）



么见过红绿灯，到上海吓得够戗，那么多人啊，很怕看错了灯。中国的12年基础教育，没有课文和老师告诉乡村的孩子什么是红绿灯，这类常识都缺失，怎么能去要求他们有完整的价值观和判断力？

活着就是挣扎

曾经让学生讨论一条新闻。我问，如果你目击了一个事件，你知道事实，在需要站出来作证的时候，你是选择沉默还是说出真相。两个班的学生反应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里顿时安静，像都僵住了，鸦雀无声。

下课后，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出来作证的人比死了的还惨。

另一个女生说：我得问我爸爸，他让我说我就说。

而大二那个班历来踊跃，听我一说，立刻有1/3的人举手：要说真相！

我对刚放下手的他们说：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我相信真的事到临头你们会害怕。当举手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这选择不难，而坚持正义必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本性里有害怕，同时也敬仰正义和英雄，和后者比，害怕更该是人的常态。现实往往以理想主义的失败收场，因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这个更真实，眼下的你们只要坚信，这世上是存在对和错的。

另一次，我在课上说"活着就是挣扎"，没几天，收到学生短信问，怎样才能找到表达"活着就是挣扎"的场景，她要赶作业。现在这同学已经毕业，曾经想回广西老家，在首府南宁找份工作，离乡下的父母近一点，但她父亲不同意，说你不要回来，回来我们帮不上，你就要到外面闯。她在海口找了份工作。大学4年，父亲从不主动给她打电话，父亲对她说的最多的就是：没啥事挂吧。她一工作，父亲总来电话问这问那。她跟我说，这回明白活着真是挣扎了。

9月，我买了几本书分发给他们自愿传递阅读，10月，有一本书已经默默无声地传回到讲台上，并没收到一个人的阅读反馈。读书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吃饭重要；义愤重要还是吃饭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他们正在努力向前看，发现看不到路径，而很多来自乡村的学生还没有意识到，一旦把户口迁到大学，再想迁回去做农民已经不可能，他名下的土地被收回了。你念了大学，变成国家的人了，户口只能落在镇上。出来4年，土地没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寒门是否出贵子，而是寒门无退路。

他们是懵懂着靠本能长大的一代，没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他就心虚得很。在这种状态下，让他们选择无所畏惧地去捍卫理想，不真实，甚至不道德。至于想挤进公务员系统，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动那念头，那是一线名校的事儿。他们有份工作就行，月月领薪水就行，与其让他们担当，不如先等他们找到饭碗。在"揾食"的过程中，等待担当的自然发生，让我看，几乎是必然会发生。

（萧　然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0日，本刊有删节，黎　青图）

吐光芒与冒黑烟

◉徐 强

关于读书与治学，章太炎先生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做的一次演讲中，打了两个非常有趣的比方。

第一，是本钱和利息的比喻。他说："大概看前人已成的书，仿佛借钱一样，借了来，会做买卖，赢得许多利息，本钱虽则要还债主，赢利是自己所有。若不会做买卖，把借来的钱死屯在窖子里头，后来钱还是要还债主，自己却没有一个盈余，那么就求了一千年的学，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后的见解，还是和一千年前一样，终究是向别人借来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

第二，是写信人和送信人的比喻。章太炎指出，有学问的人，好比是写信的人；向这个人求学的，则是收信人；收信人学成之后，又向别人传授知识，那么，他就成了送信的人。搞学术研究，应当努力争取到写信人的地位，而不是永远都扮演送信人的角色。

章先生打的这两个比方，大意无非是说，学习别人的知识，要经过思考，要消化吸收，使之变成自己的思想养分，并从中滋生出新的见解，以有益于世道人心。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独立思考，融会贯通，有所创见，否则，书读得再多，也只不过是死读书、读死书，学问再渊博，也只不过是贩卖二手货。

由章先生的比喻，我突然想起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学究走夜路，碰到一个死去的朋友，于是一人一鬼，结伴同行。走到半路，有一间破屋子，老学究的鬼朋友说："住在屋子里的人，是个大学者。"老学究很好奇，问道："你怎么看出来的？"鬼朋友回答说："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唯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老学究听了，更加好奇，又问："老夫读了一辈子书了，你帮我看看，我睡觉的时候，屋顶上的光芒有多高呢？"鬼朋友迟疑了好一阵子，才吞吞吐吐地说："昨天我经过老兄的私塾，老兄正在睡午觉。说实话，我只看见屋顶上直冒黑烟，恍若乌云笼罩，没有半点光芒！"老学究听了，恼羞成怒，气鼓鼓地把鬼朋友赶走了。其实，他的这位亡友说的虽然是"鬼话"，倒也堪称至理名言，值得世间读书治学之人奉为镜鉴，借以自省。书本上的知识，若能化为己有，灵活运用，自然光芒四射，神采非凡；如果人云亦云，毫无己见，张口闭口，无非陈词滥调，那就只有冒黑烟的份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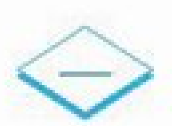
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说，要想让一个人变傻，最好的办法就是叫他不停地读书。他在《论阅读和书籍》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几乎整天大量阅读，空闲的时候则只稍作不动脑筋的消遣，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一个总是骑在马背上的人最终就会失去走路的能力一样。许多学究就遭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其实是把自己读蠢了。"叔本华的本意当然并非反对读书，而是反对读书不动脑筋的迂腐之举。读书不动脑筋，难免会越读越傻。这种书呆子学究与思想家的区别，换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冒黑烟"与"吐光芒"的区别。

那些人云亦云炒冷饭，或是炮制一些伪问题，乃至趋炎附势的所谓"学问"，只会把世界弄得乌烟瘴气。唯有鲜活的、有创见的、有独特价值的学问，才是照亮世界的明灯——退一步来说，即使他们只是星星之火，也会给人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希望。

（小 亚摘自《今晚报》2011年11月8日，〔日〕福田繁雄图）

其实，你不必周游世界

◉林孝杰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说起她崇拜的人，她的偶像认为既然世界末日要来了，不如放下工作，周游世界，写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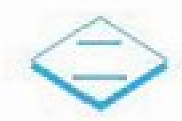
我一听到“周游世界”一词，差一点没有喷出自己喜爱的绿豆粥，惊诧：“怎么又有人周游世界了！”

我丝毫没有贬低朋友偶像的意思，但最近听说了太多的“周游世界”。退休老夫妻周游世界，小年轻辞工作周游世界，某帅哥背着包吃遍世界（这个我羡慕，但不是羡慕他的帅而是羡慕他的吃）……

我想说，其实你可以不用周游世界。

要是没有发现身边美的能力，跑再远的地方也没有用。

交那么多钱挤火车到西藏，排着队进布达拉宫，拿着“大炮”对着那些朝圣者咔咔地照相，然后回来说我受到了心灵的洗礼，受不了城市污浊的空气，领哈根达斯月饼还得排队，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武夷山喝岩茶的时候，一位茶师问我：你是否喝到了岩石的味道？

我当时陡然一惊，因为我经常喝茶，却从来没有想过，这茶的味道是来自我们天天踩踏的地块和泥土。

于是我胡思乱想起来，这个味道不知道在地球上贮藏了多少年，从地块中，经过泥土，经过树根，经过叶脉，经过露水，经过蓝天，经过人劳动的手，经过布袋，经过火烤的鼎，经过烹调的泉水，经过陶质的壶和茶杯，才送入我的口中，触及我的味蕾……

经过茶师的提醒，这才猛然醒悟，就这一杯茶的味道，能被我品尝到，大概经历了千亿万年吧！



曾经有学生来问我：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说：吃好穿好生活好啊，我现在就生活在我的梦想中。

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梦想和生活对立起来？非得卖掉房子去周游世界，非得辞掉工作去翻山越岭，非得骂空气污浊显得自己肺部清洁，非得摔破杯子来说明世界末日……

其实不用的。

我周末和来出差的老同学聊天，走在林荫道里，秋风送爽，阳光斑驳。然后又跑去另外一个朋友家蹭饭。我躺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休息，迷迷糊糊听到厨房的人切菜的咔咔声，洗菜的哗哗声，菜下锅的嗞嗞声，聊天叫唤声。在这大城市的黑夜降临时，这样的声音让人感觉最安全与舒心，不亚于山中虫鸣，不亚于庙堂诵经。

老同学来出差，本来她可以去其他地方玩，可她却因为这个城市而想你，愿意和你散步，倾听你的言语。朋友本来素不相识，在聚会里偶然遇见，但他却愿意为你做一餐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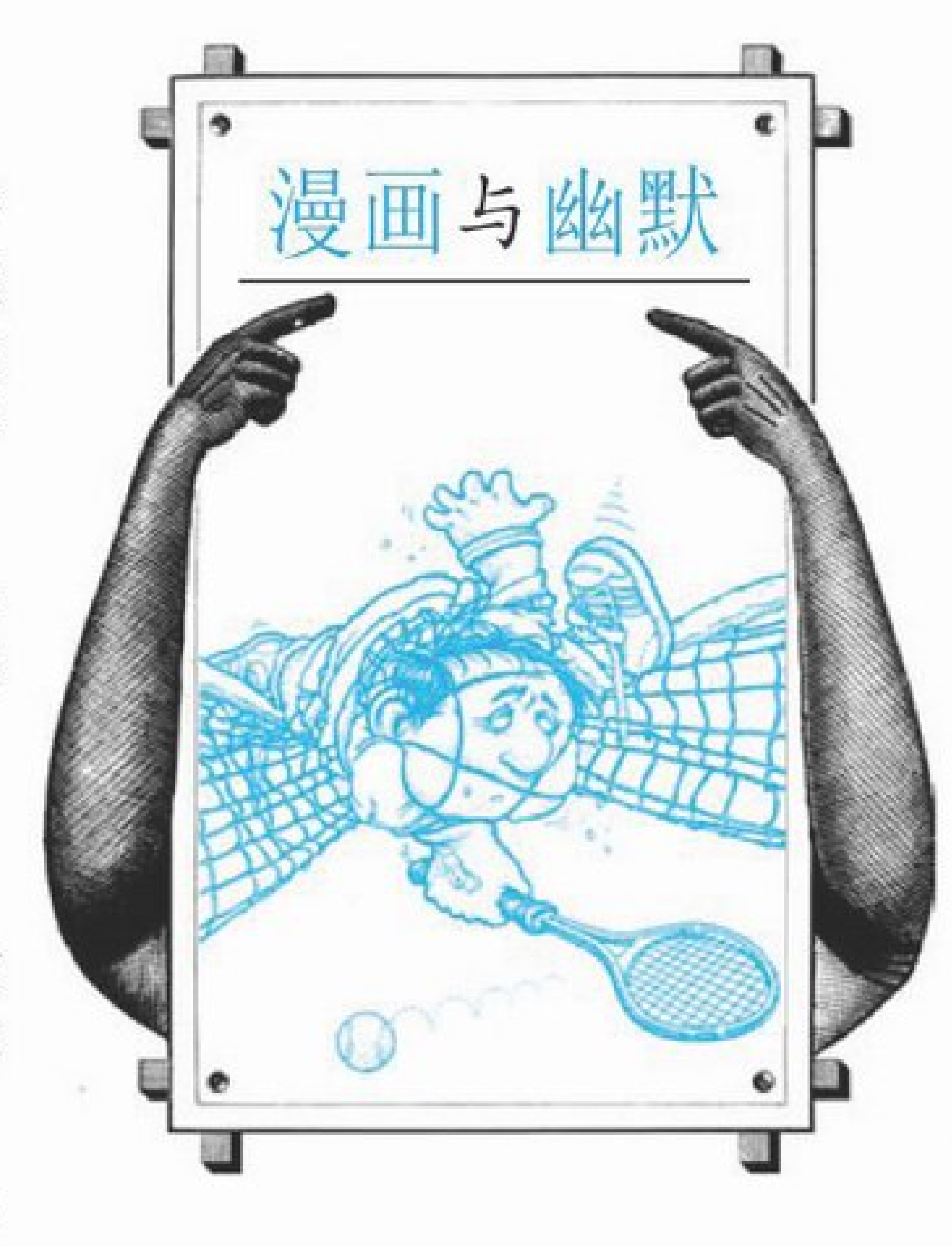
这样，我就觉得幸福了，而且这种幸福无可替代。

其实，你可以不必周游世界，不一定要找个农场来喂马劈柴。在平时，如果你吃一个三鲜馅饺子都很开心，能够领略它的味道，饺子就是你的另一个世界；在周末，如果你和朋友一起能放松自己，感受另一种不同生活，那你大概已经周游宇宙，不必依凭什么了。

（林　子摘自乐读网）







预测不易

在地铁上，听到一个男孩子对旁边的女孩子说："谁说不能预测未来，至少我能知道几年后我的孩子姓什么，你就'杯具'了，还是未知数呢。"

女孩子回了一句："但是，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你的孩子就未必了。"

从屁股入手

老师发现一个学生家长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总教那些很难学的东西。

于是就找学生家长谈话，道："教育孩子，首先要从头开始……"

家长："原先也从头开始，谁知一棍子就把他敲蒙了。经验表明，还是从屁股入手好些……"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时给爹打电话。

爹："啥?"

我："今天是父亲节，祝您节日快乐。"

爹："你也快乐。"

我："是父亲节，父亲快乐!"

爹："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啥时过这节?"

我："……"

爹："明年过得上吗?"

我："……"

爹："后年过得上吗?"

我："……"

爹："那我还快乐个屁!"

爹果断挂机。

恶意报复

一名FBI探员向人事部门投诉，宣称他遭到上司的恶意报复。

在被问起具体事例时，探员说："我的上司派我去中国寻找两名线人。"

调查官说："这并不算过分的命令啊。"

探员怒道："可是他给我的唯一线索，只有那两个人的名字：建国和海涛。"

只爱你一个

月光下，一对小青年在窃窃私语。

男："你爱我吗?"

女："除了你，我谁也不爱!"

男青年大喜："太好了！我们结婚吧!"

婚后第一天，她与婆婆拌了嘴；第二天，又跟公公打了架；第三天把他弟弟赶出了门；第四天又同他的好友闹了别扭……

丈夫实在忍不住了："你为什么老跟别人过不去?"

妻子坦然地回答："我不是说过'除了你，我谁也不爱'吗?"

摊主的妹妹

那天去菜市场买菜，有个摊主冲我直乐，说我和他妹妹长得像。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我所有的菜全在他的摊儿上买了。

当我拎着菜准备走时，顺口问了声他妹妹的近况。摊主叹了口气说："我妹子长得不好，到现在还没嫁出去。"

海 盗

听说《加勒比海盗4》上映了，小弟特别兴奋。"姐，我打算连看两场，如果非常好看，我打算再加两场。"

我刚喊出"你疯了"这3个字，就听一旁的老妈说："行了，看一场就可以了，你在这个家已经是顶级海盗了，从房到车，哪样不是从我们这儿掠夺的?"

赞 美

"老婆，你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

"老公，我就喜欢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

圆 谎

老马在睡梦中喊了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醒他，警觉地问："你在喊谁?"

老马忙掩饰道："我做梦当老师了，在叫学生回答问题。"

老婆问："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

老马一愣，紧接着回答："因为我做的是家庭教师嘛。"

原来如此

同学聚会，当年的一位老师也应邀参加。

某同学对老师说："老师，我必须敬您一杯，当年您对我多好啊！每次讲完题都第一个问我听明白了没有，让我很受感动。"

老师："其实我是觉得，你要是明白了，其他人就都明白了……"

体貌特征

一名女士匆匆走进警察局报案，说她的老公已失踪5天了。

值班警察询问道："您丈夫有什么明显的体貌特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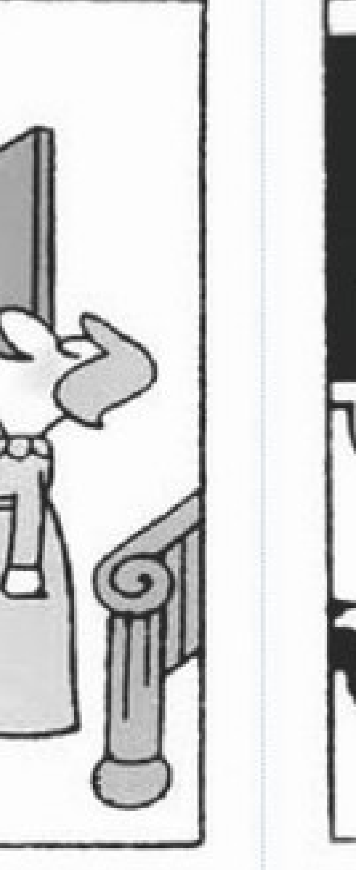
"没有。不过，他这次要是回来就得有了。"

（**肖萌、施祥云、赵世英、无问、史顺利**等摘）

小胡子

◉〔美〕阿迈勒等

（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帕金斯：帕金斯、小胡子连环漫画合集》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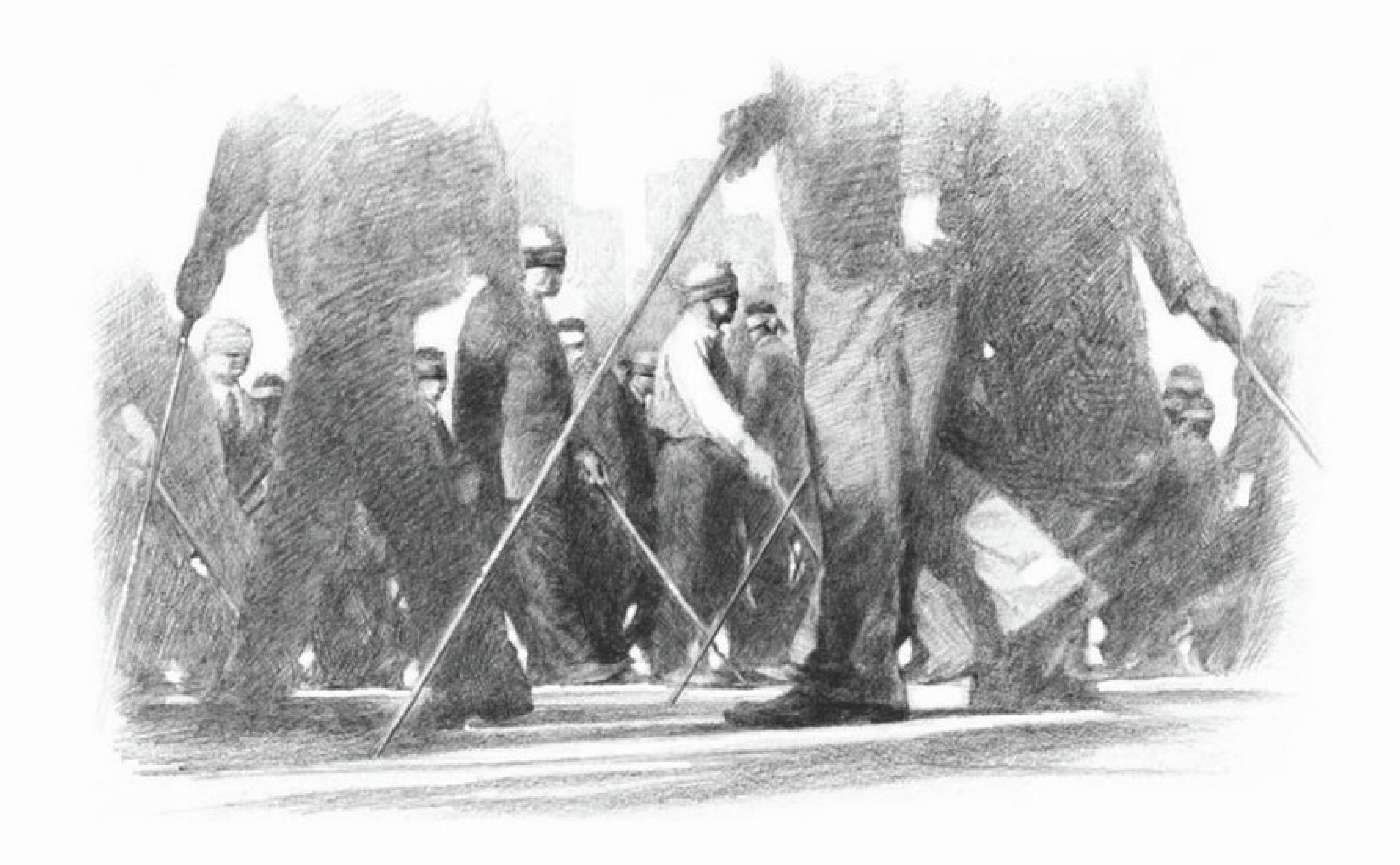









良心还会沉睡多久



车祸罗生门

◉老 愚

小悦悦走了。一个活泼的生命来到这个世间，磨难必不可少，但谁能想到竟是如此结局？

没有谁关心别人。第一个货车司机边开车边打电话，突然加速轧到蹒跚走路的小女孩，7分钟里，无人施救；第二辆货车又开过来，司机照样什么也看不见。他只相信行车道上不会有任何值得自己费心看一眼的事物，车轮碾碎了一朵小花，或许是那种特别的声音令他们惊觉：莫非碾了人？逃跑，隐匿。在这样的人性荒漠里，一个生命的离去变得相当正常。其实，这漠然、卑怯的一群里就有你我的影子，一个正在失去的生命与他们无关，也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想抓住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某一天，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自己倒在血泊中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把渴望救助的眼神投向四周，但心里一定是悲凉的，因为知道不会有人来施以援手。最后，只好把垂死的眼睛投向天空，那儿除了一朵轻浮的白云，没有什么会望着我们。老天早就闭上眼睛了，他不愿意看这单调乏味冤冤相报的烂事。

有人会想，我不会躺在那儿，我小心行事，照顾好自己和亲人，别让车碾着。问题是，你怎么能保证那个永远不知减速的司机，不会一路狂飙碾过你们的身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灾难，总要落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不是你就是我。你或许在想，那个时候没准会有一个善良的拾荒阿婆在身边，我不会悲惨地死去。

谁都不相信自己会遭遇不幸，躺在车轮下的都是倒霉鬼。最后，向上苍或什么教主祈福，便成了保佑性命的重要功课——别让我成为那个倒霉鬼！

打捞“道德契约”

◉石 勇

可以说，多年的道德滑坡对人心的刺激，经过“累积”，在这一事件中达到了顶点。其耻辱，足以叩问国人的良心。

很多人对当时在场的路人的指责充斥着话语暴力，这是滑稽的。“剧场心理”一消失，想象自己并不像“18冷漠路人”那样缺德的人们，是否真的有道德，还真的难说。

人类组成社会一起生活，一般而言，相互之间有两种道德契约。一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道德契约，也就是政治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义务”，针对的是“人”。积极方面，看到一个人处于危难之中，你有道德义务去帮一把、救一把；消极方面，你不能去害人。还有一种，是一个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道德契约。当弱者遭受灾难时，强者有帮助的道德义务。而强者之所以有这样的道德义务，是因为他受益于所有其他人和他的社会合作，他更多地利用了共同体的资源。

但这两种原本可以在人心中存在的道德契约，在这个社会逻辑上自败的“权利”话语中，悉被消解。

而在道德上没有形成契约观念，也就难以让人与人之间具有或恢复道德关系，挽救已经沦丧的道德。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人性本身，以内省之心，打捞沉没的“道德契约”。



一半是冰山，一半是火焰

◉何雄飞

社会没有恒温器。不同人、不同地方、不同时候、不同角度，冷、凉、温、热各不同。

南京倒下了一位老太，邯郸站起了一位老人：“放心吧，我不会讹人！”

温州动车追尾，小伊伊成为最后的“奇迹”，她的身后，是一群雨中救人、排队献血的温州人。

有孩子吃不着饭、没有课桌、没有鞋子，有媒体人士发起了“免费午餐计划”，有公益机构发起了爱心助学工程。

有天价医疗单，有见死不救、手持“吸金刀”的医生，亦有跟假劣医疗器械过不去的上海医生陈晓兰、大山里最后的赤脚医生李春燕。

东莞有欠薪跑路的黑工厂，温州有欠债跑路的黑老板，湖北有20多年从不拖欠农民工薪水的“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

有“宠物专家”，亦有照亮人心的高耀洁；有郭美美，亦有深圳丛飞、青岛“微尘”、厦门“最美洗脚妹”刘丽；有胡斌、药家鑫、李启铭，亦有跳进珠江救人的牛作涛，跳进西湖救人的女老外。

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何　清摘自《新周刊》2011年第21期）

良心的成本，善行的代价

◉马家辉

谈论公德和道德，如果永远从“如何提升公德和道德”的角度出发，甚难有效。因为，见义勇为见死必救其实并不是一桩太难做或难懂的事情，先别说什么“与生俱来”的人性本善，即使仅在学校读过几年书，从课本或老师的口里，早已知道见义勇为见死必救的重要性；就算是文盲，就算完全没上过学，亦能通过电视或电影或报纸知道见义勇为见死必救的急切性。

若要改善公德实践，必须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亦即，把“如何提升”改为“如何不妨碍”，深入探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因素，使得人们不敢把早已熟知的见义勇为见死必救概念付诸行动？到底是哪些压抑因素在发挥作用，使得人们不愿把见义勇为见死必救实践于当下？唯有清清楚楚地找出这些因素，并予以去除，当下回遇见悲剧或危机，人们才会不再冷漠、不再麻木，才会愿意救人、乐于救人。善良，若纯属概念，想想即感温暖，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想，你要怎样想便怎样想，把自己想象得多伟大便多伟大。但善良若是一种行动，便跟其他许许多多的社会行动一样，受限于许许多多的现实环境。当你把压在大家身上的枯木拿走，人们通常愿意自发善行，根本不必提供什么5000元的事后奖励或事前诱因。

有什么因素把大家的善行压住？太多了，也太常见了。当你每天读报纸或听广播，甚或只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听来许许多多的故事，有人在公路上停车救人，却发现被救的是骗子，连同躲在路边的坏人把施救者洗劫；有人在马路边扶助受伤路人，甚至把路人送往医院，却被警察冤枉是贼，屈打成招，送去坐牢；有人拾遗报案，却被失主诬告偷窃，倒过来要赔钱消灾，吃不了兜着走……而最可怕的是，被诬告的人于事后总是有冤没处诉，几乎得不到法律公义的支持，仅能偶尔在新闻传媒或互联网上露点风声，得到若干热心关注和安慰。我问你，当你年复一年听到看到这些事时，你还敢做好人吗？你还会提醒子子孙孙做好人吗？

善行的实践，受着太多太多的因素影响，包括救人者的年纪大小、贫富阶层、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曾有心理学家做实验，发现即使是30分钟前听的音乐，亦会影响救人与否的判断。例如，如果刚听过忧郁的古典乐，遇上危难时，往往较易产生放弃之感，转头即走；但刚听过激昂的摇滚乐，或因情绪仍在高亢之中，热血仍在沸腾，肾上腺素仍在飞升，则较易对别人伸出援手。美国心理学家要求大学生到非洲做义工，救助贫困儿童，他们先对不同组别的受测者播放不一样的录像片段，有些片段把非洲描述成宁静清幽之地，有些则提供了“风险暗示”，描述某些义工曾患重病，很明显，也极正常。不必问了，看过包含“风险暗示”片段的受测者，拒绝做义工的远高于另一组。

善行，如同其他社会行动，有最起码的底线，在某些时刻和某些状态下，大家会不惜自我牺牲、不计得失，但在大多数时候，有着极高的成本。此时此刻，在善行实践背后有着某些并非口喊“提升公德心”即可对抗的心理学和经济学计算方式，若不从根本层面去看，见死不救的悲剧仍会一现再现。

（本刊综合《新周刊》《南风窗》《三联生活周刊》文章编辑而成，王　青图）

辛亥年的血

◉熊育群

辛亥年三四月之交，杜鹃泣血，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忠诚的儿子一个个倒下，中国的良心在颤抖，这个巨人在失血。这一时刻，伟大的母亲是那么无力，面色苍白……

广州起义找得到姓名的烈士86位，其中31位被捕刑讯后被杀；有的连姓名也找不到了。72，只是一个象征的数字。烈士们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炽爱，对亲人的不忍，对死的义无反顾，通过他们写下的绝命书留了下来。今天我们展读这些血泪文字，心仍然在滴血。它表达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决绝，还有今天我们已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胸怀。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在迷失的时代，它闪烁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1911年3月27日晚上，方声洞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3月26日晚上，林觉民在给父亲和妻子写信，在一座叫滨江楼的小楼里，他几乎写到东方拂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这一夜，不知多少回涕泪交加。20岁东渡日本留学，他谙熟日语，懂英语和德语，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舞台。他给父亲写道：“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接着，他掏出一方手帕，在上面写下了《与妻书》。林觉民中弹被捕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审讯他。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他的回答就像一场演讲，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讲到时局险恶，他捶胸顿足，激愤得难以自抑。他奉劝清吏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只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才是出路。张鸣岐也不禁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幕僚劝张鸣岐为国留才，而张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



在关押的几天中，林觉民滴水不进。行刑时，他泰然自若迈进刑场，从容就义。这一年他24岁。

31位被捕的起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他们写的绝笔书，因为对象不再是亲人，无法儿女情长，却更加义薄云天。

巨坟隆起，72位烈士埋成了一个大坟。坟顶一个方亭，亭内一块石碑，写着“七十二烈士之墓”。

坟后，纪功坊高高在上，抬头仰望，最高处一尊自由女神像，圣洁、高贵、美丽，也格外不同。我惊讶于这个当年法国人送给美国的女神像，在中国南方一隅伫立了90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自由女神像。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的肇始，也提示了100年前那一场场血雨腥风，它们思想源头的来处。死难者所向往所追求的正是这尊神像所昭示的民主自由之精神。这正是法国当年那一场启蒙运动开启的思想先河。

起义者从海外纷纷聚集广州，本土国民仍浑浑噩噩。

先觉者从华侨子弟到留学生，他们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他们的孤愤



与后觉者的愚昧麻木，恰成对比。鲁迅短篇小说《药》中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一幕，那血正是革命党人的血。这巨大的反差无疑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我凝望这尊以西方女性形象雕塑的石像，她的身姿像是一种召唤。这一刻，太阳偏西，女神在一片阳光中，周身散发出熠熠光芒，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感召。

枪声平息，战死的英雄与被俘后用铁链绑扎被一一杀害的烈士，他们的尸骨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一具具倒卧。血，流满了街头马路，由红变黑。血，溅红了广州辛亥年的春天。沉寂后的城市，连日凄风苦雨，天地为之含悲。

遗体在雨水中开始膨胀，数日后，有的发臭、生虫，惨不忍睹。这些年轻的生命，来得那么遥远，在广州没有人认识他们。官府诬说他们是一帮地痞、无赖。

市民从门窗偷窥血肉模糊的尸首，谁也不敢走近。有知情者慑于当局追捕革命党人的恐怖，也不敢殓尸。

烈士们的尸骨断头折臂，残缺不全，被广仁、方便、广济、爱育4家善堂、院奉命收到了谘议局门前的空地上。南海、番禺的知事商量，打算把尸体埋到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是专埋死刑犯的地方，被杀的犯人挖一个坑就草草埋掉了，尸体散发的臭气常飘向四周。烈士如果葬于臭岗，那将是对亡灵的侮辱。

留下来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以记者身份寻找墓地，在广仁善堂恸哭求助。得到黄花岗坟地后，又找亲戚帮忙殓尸安葬。4月4日，100多个仵工，将烈士遗体洗去血污，穿上衣服，然后入棺。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两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不得不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将尸骸一一分开。

潘达微在现场指挥，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总共殓葬了72位烈士遗骸。

100多个仵工抬着灵柩向黄花岗进发，一路静默无声，只有潘达微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流泪。市民担心官府镇压，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天地含悲，下起了淅沥小雨。

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祭悼，他亲自主祭并致祭文。孙中山为墓地题写“浩气长存”4字，于墓旁栽种马尾松4棵。他悲怆地挥笔写下：“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黄花岗墓地坐西朝东，在不知不觉中升高。马尾松、榕树、凤尾竹、柏树、棕榈树的阴影在这个夏天最后的阳光里加深、拉长。陵园如今处于广州闹市中央，树木竟然把四面的高楼都遮挡住了，只有东面可以放眼远眺，繁华的街市扑面而来，匆匆车流、人流，感觉却是远远的一种景象，隔了某种时空。

低矮的山冈居然给人俯瞰的高度，这条从大门开始一路往上的瞻仰之路，阳光下干净而明亮，像一条静静的河流，可以洗涤尘埃、清心明目。

辛亥年的死亡就在这山冈上；城市的崛起、喧哗在山冈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不同的年代彼此相看已是传奇。时代精神气象的差异让各自变得失真！似乎是时间在改变一切，它可以让大地葱茏一片，百花争艳，也可以使万物萧瑟，荒凉孤寂。历史因人因时代可以崇高，也可以卑下、猥琐、蝇营狗苟。

（**华　庭**摘自《美文·辛亥百年散文专刊》，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



语　丝

◉帕　斯

世界是一个圆形的沙漠，天庭已经关闭而地狱处处皆空。

不是我们在生活，而是时间生活了我们。

我看过一首诗说：“讲话是神做的事。”可是神祇都不开口，只在创造又毁掉一个个世界，而人却在说话。

所有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名字，所有的脸庞不过是一张脸庞，所有的世纪不过是一个瞬间。

当两个人亲吻，世界就会诞生。

哥伦布以前的墨西哥，连同它的庙宇和诸神，已是一堆废墟，然而赋予那个世界以生命的精神并没有死。它在用神话、传说、共同生活的方式、民间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密码语言同我们说话。

在“天堂”，一切皆无，因为无即是一切。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前进、后退、迂回，总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程　波**摘自《美文》2011年第11期，**瓦洛顿**图）





词典的故事

◉阿 来

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往往会慨叹今天的青少年是多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这种感叹总是很具体地指向吃，指向穿，指向钱，都在很物质的层面，所谓的忆苦思甜。我也经历过那样困窘的生活，却不太在意那些物质层面上的比较，而是常常想起那个年代精神生活的匮乏。

比如，我上师范学校的1978年，全班同学都没有教材。是老师拿出"文革"前的教科书，我跟班上几个字写得比较像样的同学用了好多个晚上，熬夜刻写蜡纸，油印了装订出来，全班人手一册，作为教科书用。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上的是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教师的复式教学的小学。快读完小学了，不要说现在孩子们多得看不过来的课外书与教辅书，我甚至还没有一本小小的字典或词典。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有学问啊，我觉得世界上所有学问就深藏在张老师那本翻卷了角的厚厚的词典中。小学快毕业了，学校组织大家到15公里外的刷经寺镇上去照毕业照片。这个消息早在一两个月前，就由老师告诉我们了。然后，我们便每天盼着去那个当时对我们来讲意味着远方的小镇。虽然此前我已经跟着父亲去过一两次，也曾路过那镇上唯一的一家照相馆，但我还是与大家一样热切地盼望着。星期天，我照例要上山去，要么帮助舅舅放羊，要么约了小伙伴们上山采药或打柴。做所有这些事情都只需要上到半山腰就够了。但是这一天，有人提议说，我们上到山顶去看看刷经寺吧。于是，大家把柴刀与绳子塞进树洞，气喘吁吁地上了山顶。那天阳光朗照，向西望去，在15公里之外，在逐渐融入草原的群山余脉中间，一大群建筑出现了。这些建筑都簇拥在河流左岸的一个巨大的十字街道周围。十字街道交会的地方有小如甲虫的人影蠕动，这些人影上面，有一面红旗在迎风飘扬。大家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好像听到了那旗帜招展的声响。我们中有人去过那个镇子，也有人没有去过，但都像熟悉我们自己的村庄一样熟悉这个镇子的格局。

不久以后，十几个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一大早便由老师带着上路了。将近中午时分，我们这十几个手脚拘谨、东张西望的乡下孩子便顶着高原的强烈阳光，走到镇上人漠然的目光中和镇子平整的街道上了。第一个节目是照相。前些天，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来做节目，我又找出了那张照片。照片上那些少年伙伴都跟我一样，瞪大了双眼，显出局促不安、又对一切都感到十分好奇的样子。照完相走到街上，走到那个作为镇子中心的十字路口，一切正像来过这个镇子与没有来过这个镇子的人都知道的一样，街道一边是邮局，一边是百货公司，一边是新华书店。街的中心，一个水泥基座上高高的旗杆上有一面国旗，在晴朗的天空下缓缓招展。再远处是一家叫做人民食堂的饭馆。我们一群孩子坐在旗子下面的基座上，向东望去，可以看到我们曾经向西远望这个镇子时的那座积雪的山峰。太阳照在头顶，我们开始出汗。我插在衣袋里的手也开始出汗，手上的汗又浸湿了父亲给我的一元钱。父亲把吃饭与照相的钱都给了老师，又另外给了我一元钱。这是当时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最大的一笔钱。我知道小伙伴们每人出汗的手心里都有一张小面额的钞票，比如我的表姐手心里就攥着5毛钱。表姐走向了百货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色丝线。而我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的新华书店。书店干净的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好听的声音，干净的玻璃柜台里摆放着精装的毛主席的书，还有马克思、列宁的书。墙壁上则挂满了他们不同尺寸的画像，以及样板戏的剧照。当然，柜子里还有一薄本一薄本的鲁迅作品，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几部小说，这就是那时候新华书店里的全部了，不像今天走进上千平方米的大型书城里那种进了超市一样的感觉。我有些胆怯地在那些玻璃柜台前轻轻行走，然后，在一个装满了小红书的柜台前停了下来。因为我一下就把那本书从一大堆毛主席的语录书中认了出来。





诗二首

那是什么在草原上奔跑

◉阿古拉泰

那是什么在草原上奔跑，像是
一匹马
一头牛
一只羊
一个人……

那是什么在草原上奔跑，不像是
一匹马
一头牛
一只羊
一个人……

那是故乡啊，正从远方返回
一个牧人内心的深处

（青　青摘自作家出版社《青草灯盏》一书）

祖国土

◉〔苏〕阿赫玛托娃　◎飞　白译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戴在胸口，
也不用激情的诗为她放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味的梦增添苦楚，
她也不像上帝许给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不知她的价值何在，
我们也没想到用她来做买卖。
我们在她上面默默地受难、遭灾，
我们甚至从不记起她的存在。
是的，对我们，这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对我们，这是牙齿间的沙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和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呼她："自己的土地。"

（赵红星摘）

那本书跟语录书差不多大小，同样的红色，同样的塑料封皮。但上面几个凹印的字却一下撞进了眼里：汉语成语小词典。我把攥着一块钱人民币的手举起来，嘴里发出了很响的声音："我要这本书！"

书店里只有我和一个伙伴，还有一个营业员。

营业员走过来，和气地笑了："你要买书吗？"

我一只手举着钱，一只手指着那本成语词典。

但是，营业员摇了摇头，她说："我不能把这书卖给你。买这本书需要证明，证明你来自什么学校，是干什么的。"我说自己来自一个汉语叫马塘，藏语叫卡尔古的小学，是那个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她说那你有证明都不行了，"这书不卖给学生，再说你们马塘是马尔康县的，刷经寺属于红原县。你要到你们县的书店去买。"我的声音便小了下去，我用自己都不能听清的小声音说了一些央求她的话，但她依然站在柜台后面坚决地摇着头。然后，我的泪水便很没有出息地下来了。因为我心里的绝望，也因为恨我自己不敢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父亲性格倔强，他也一直要我做一个坚强的孩子，所以我差不多没有在人前这样流过眼泪。但我越想止住眼泪，这该死的液体越是酣畅地奔涌而出。营业员吃惊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了怜悯的表情。

她说："你真的这么喜欢这本书？"

"我从老师那里看见过，我还梦见过。"

现在，这本书就在我面前，但是与我之间，却隔着透明但又坚硬冰凉的玻璃，比梦里所见还要遥不可及。

营业员脸上显出了更多的怜悯，这位阿姨甚至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她说："那我要考考你。"

我看到了希望，便擦干了眼泪。她说了一个简单的成语，要我解释。我解释了。她又说了一个，我又解释了。然后，她的手越出柜台，落在我的头顶，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不容易，一个乡下的孩子。"然后便破例把这本小书卖给了我。

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像阅读一本小说一样阅读这本词典；从此，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藏书；从此，我对于任何一本好书都怀着好奇与珍重之感。而今天，看到新一代的青少年面对日益丰富的精神食粮，好奇心却完全表现在与知识无关的地方，心里真有一种痛惜之感。如果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面对丰富的精神食粮，我们却失去了好奇与珍重之心，即使社会的物质生活丰裕，我也觉得仍然像生活在精神一片荒芜的20多年前。

（宁　平摘自《课外阅读》，冯　煌图）







众将之首

◉乔良

身为一名五星上将，他的遗体并没有按美军的标准葬仪，用覆盖星条旗的炮车运送，只是被一辆殡仪馆的普通灵车运往阿灵顿公墓。将军的临终遗言：“简葬于我。”这符合将军一生低调的风格，却丝毫不影响这位五星上将的高贵。当一名士兵在他的墓前吹响熄灯号时，悄悄赶来为他送行的所有他的老部下们，都深深垂下头去，潸然泪下。

对于此公，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评价是：“他是（当代）美国最后的一位伟人。”而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不无煽情地说：“我衷心地希望，当我跨进另外一个世界，他能收留我做他的部下，从而使我能报答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他就是乔治·卡特里特·马歇尔。

小黑皮本

今天，当美国陆军在伊拉克、阿富汗大出风头时，谁能想象到，在二战开始前，它居然是一支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军队规模还小的陆军？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陆军居然无将可用。马歇尔手中有个小黑皮本，这位有心人在过去十几年间，远在他担任陆军参谋长之前，就悄悄留心记下了他遇到的每一位在他看来美国陆军未来的可用之材。

这份名单上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二战名将，从巴顿到布莱德雷，从霍奇斯到克拉克。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校官，被身为美国陆军最高长官的马歇尔从这个小黑皮本中召唤而出。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校。从珍珠港事件后一星期，他来到马歇尔身边，到1945年二战结束，不到4年时间，他就从一名普通上校被擢拔为与马歇尔比肩的五星上将，直到1953年，他还成为美国总统。而恰是在这4年里，美国陆军从一支在北非战场初次上阵就被对手打得丢盔卸甲的菜鸟部队，变成了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陆军之一，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有马歇尔，一位视野开阔、胸襟也开阔的统帅。这真是美国陆军的幸运。

马歇尔会在关键时刻，在不违背原则和军规的前提下，替爱将护短。当有人问他，他的小黑皮本上，记没记这些人的过错、受过的处分或有过什么不光彩的糗事，特别是是否对他有过冒犯之举时，他淡淡地答道：我从不记那些东西。

那他会记什么？

他会在观摩演习和操练时，匆匆在小黑皮本上写下几个字或一句话，或者干脆在某位上校的名下画上一颗五角星，这意味着这家伙即将红运当头，会晋升为一星将军——准将。

看看他是怎样评价巴顿的：

“乔治能带领部队赴汤蹈火，但要用一根绳子紧紧套住他的脖子。”

“一有装甲部队，就交给他指挥。”

这些话意味着巴顿的好运迟早会来临。于是，当弗雷登多尔少将指挥的美第二军登陆北非，在卡塞林山口被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打得溃不成军后，马歇尔马上就把该军指挥权交到了巴顿的手里。后来发生的故事就像电影《巴顿将军》里描述的那样，他不负厚望，很快把这支部队整饬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雄师。

知道自己的下属想干什么、能干什么、适合干什么，然后毫不犹豫并充分信任地大胆使用，这样的长官怎么可能不让他的部下肝脑涂地、拼死效命？一位名叫魏德迈的中校被怀疑严重泄密，可能被军法追究时，马歇尔的倾力回护使其不但免遭追责，并在日后晋升为将军。魏德迈谈到此事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愿意为他去死。”

下属的忠诚就是对上司敢于担当的最高回报。这不是马歇尔的目的，但作为上司，他的确深谙此道。

军人之魂

不过，这种近乎慷慨的担当，他却从不施舍给自己的亲



属。他的第一位妻子过早去世且不曾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因此，他对第二位妻子带来的两子一女钟爱有加，视如己出。但他决不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继子们谋取任何好处。结果，他的小儿子艾伦跟数百万美国大兵一起去欧洲浴血奋战，直到战死沙场。这当然让他很痛心，甚至有些内疚，但当他的大儿子因脚痛想从战场上返回美国治疗（有逃避作战之嫌）时，他毫不犹豫地制止了。

甚至当他的夫人为了找回他走失的爱犬，不得不答应找到那条狗的人的条件：以马歇尔夫人的名义，给附近海军基地写一封推荐信，为此人谋一份工作。马歇尔得知此事后，破天荒地对自己的爱妻大发雷霆，要她立刻从海军基地索回信件。夫人把那封信的底稿拿给他看，上面写着：

致美国海军有关人士：

持此信者善于捕狗。

凯瑟林·T.马歇尔（乔治·C.马歇尔夫人）

他才转怒为喜，一笑了之。

我想，这其中不光体现出这位陆军参谋长严于律己，一定还考虑到了美国陆军与海军微妙的军种关系，他不想让挑剔的海军有任何口实非议陆军，而不仅仅是非议他本人。这样一种品格和为人，对于推进战争中陆军与海军的密切合作，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并进而推动战争的胜利，恐怕谁也难以说清，但毫无疑问的是，肯定会发生作用。

如果说这种人品上的亮点，在马歇尔一生中随处可见的话，那么，另外一种人品的闪光，则可以说即使发生在马歇尔身上，也是一种罕见的高贵了。

麦克阿瑟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期间，他曾出于对一战时在“铁锤”将军潘兴领导下曾发生的一些不愉快深怀不满，所以在他担任陆军一把手时，毫不掩饰地给潘兴将军身边的人小鞋穿。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潘兴将军的“红人”马歇尔。他甚至把马歇尔调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岗位上，差点毁掉后者在陆军中的大好前程。但马歇尔对此从未流露出一星半点的抱怨。

几年后两人角色互换，马歇尔成了美国陆军参谋长，而麦克阿瑟则担任了在菲律宾巴丹前线的美军指挥官。面临气焰正盛的日军，注定要输掉的血战时，马歇尔坚决地向同样不喜欢麦克阿瑟的罗斯福总统提出，用潜艇把这位美国陆军的标杆式人物撤出来，使其免于阵亡或者被俘的厄运。在麦克阿瑟安然撤退到澳大利亚后，又极力推荐其担任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的总司令。你尽可以把此举看作显示个人雅量的刻意所为，但面对自己人生的潜在竞争对手，这种事又有多少人做得出来？



依照“马歇尔计划”，援助物资在伦敦港口卸载

不过更令美国总统敬重的，还不是马歇尔身上显示出来的这些令人敬佩的人品，甚至也不是他作为陆军参谋长的战争谋划能力，而是他们两人第一次交往时，马歇尔表现出来的即使冒犯自己的总司令，也要说真话的勇气。

那是马歇尔有生以来头一遭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会，他满心希望总统能将新造的1万架飞机交给美国陆军使用，总统却表示要把这批飞机“租借”给正在英伦三岛上苦战的英军。当总统就此事征求他的意见时，马歇尔说：“对不起，总统先生，我完全不同意您的意见。”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马歇尔惋惜，认为他在陆军的前程一定就此告终，但事后让众人吃惊的是，总统从此一改对所有人都喜欢直呼其名的习惯，唯独对马歇尔称“马歇尔将军”。这一称呼一直保持到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离开人世，再也不曾改口。

这就是马歇尔，用自己无人替代的能力和人品，为美国也为反法西斯阵营赢得胜利，同时也因此赢得对手和敌人的敬重。

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人们发现，今天仍生活在这位将军的影响下。“马歇尔计划”拯救了欧洲，保证了欧洲在一片废墟之上迅速复兴；更拯救了美国，由于欧洲恢复元气，为美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才使美国避免了产能过剩而势将陷入的又一场经济危机。由此奠定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使之即便经历2007年金融危机，其地位依旧无人可替。

这就是这位军人政治家的故事。

（洪 声摘自《世界军事》）



我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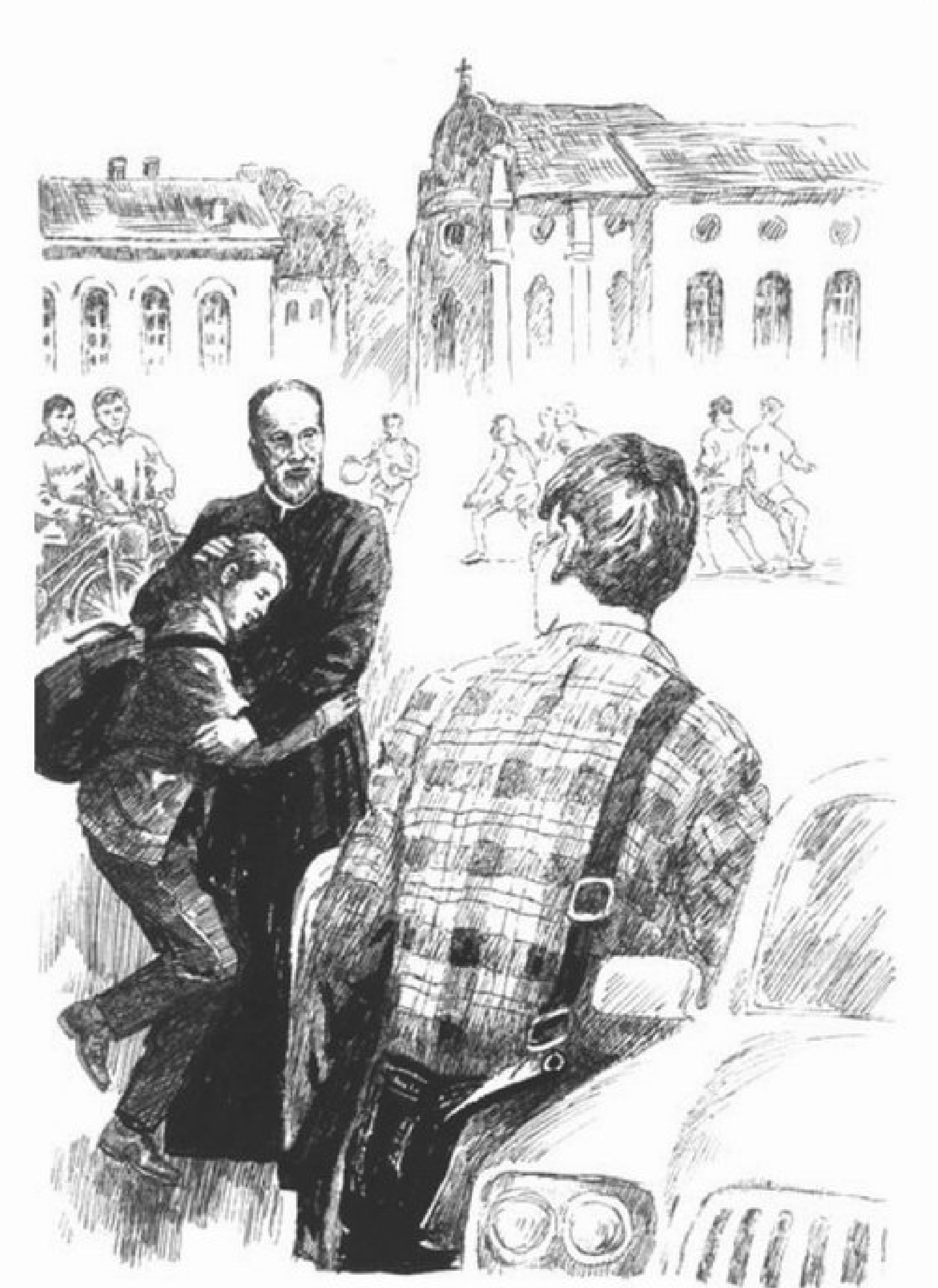
李家同

我从师大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在乡下做老师。对我这个从小到大在城市里长大的人而言，乡下简直是天堂。这里空气永远新鲜，天空永远蔚蓝，溪水也永远干净。所以我每天一放学，就到校外去，沿着乡间的小径散步。

散步的时候，当然会碰到玩耍的小孩子，我发现有几个小孩子似乎特别友善，他们不仅和我打招呼，而且也会主动要求我帮他们的忙。

有一次，他们的球掉到了一条小溪中间的石头上，这些小鬼不敢去拿，怕掉到河里。我走过，一个小鬼叫我叔叔，然后就请我去捡那个球，我捡了给他们，他们好高兴。

第二次，问题更严重了，他们的球滚到了一棵大榕树下面，那里躺了一条大黄狗。小鬼们看到这条大狗，谁也不敢去拿球。我走过，这个捡球的工作就到了我的肩上。我鼓起勇气，向大树走去，同时用友善的眼光看那条大狗，它不仅没有对我叫，反而摇起尾巴来了。当我将球丢给那些顽童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个英雄式的欢迎。



我学过一些儿童心理学，当时就感觉这些小孩子一定出自相当幸福的家庭，所以才会对陌生人如此友善。破碎家庭的小孩子多半对人不太信任，绝对不会叫陌生人替他捡球的。

既然他们对我如此友善，我就一不做，二不休，问他们住在哪里。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请我同他们一起回家。我一路跟着他们，这才发现我倒霉了，因为其中最小的一个还要我背。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孩子住在一家孤儿院里，现在当然不流行叫孤儿院，而叫儿童中心。进入了院门，孩子们溜得无影无踪，和别的孩子们疯去了。

一位修女和我打招呼，也谢谢我陪孩子们玩。不一会，那个最小的孩子出现了，他拉了我的手，带我去看他的卧室，因为他还是幼稚园学生，所以床单等等都有动物或卡通图样，他也有一个小柜子，里面藏着他的一些宝贝。

就这么短短的接触，我发现我的裤子口袋里多了两颗玻璃弹珠、四颗小石子和一条蚯蚓。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生活在一所儿童中心里，仍然会如此快乐，而且对陌生人如此友善，原因很简单，他们接触的人都是好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人们总会帮他们的忙。我们虽然不是他们的亲人，他们却总把我们视为亲人。孩子病了，我被唤去开车送他们去看医生，孩子功课不好，我又去做家教。不仅如此，他们也都非常尊重我们，我们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随时要抱这些孩子们，也都随时可以管他们，至于修女们，更有权威了。他们什么事都去找修女，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修女的管教。

实习完了以后，我回到了台北市，在一所中学教书。学生全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大多数都很正常，但有一个例外，这个孩子老是有点心不在焉，功课也不太好。

有一天，我发现他没有来上课，打电话去他家，他妈妈说他已经离开家了，又说他曾经失踪过一次，事后又回来了。听她的口气，她好像不太担心。

第二天，我接到警察局的电话，警察在火车站看到我的学生在里面睡觉，带他去警察局，他坚决不肯告诉警察他住的地方，也不肯告诉他们他的父母是谁。从他的制服上，警察知道他就读的学校。制服上绣了他的名字，他们很快就查出我是他的级任导师。警察叫我立刻去警察局。

警察告诉我，这个在火车站过夜的孩子绝不是穷人的孩子，因为他身上有进入公寓的电脑卡片，也有几千块钱。他们完全不懂，既然他住在要刷卡





照顾

◉倪匡

人生在世，最能照顾一个人的，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就是这个人自己。

寄望别人照顾自己，有时可以成功，但成功的比例相当小，属于罕有的例子，不是很靠得住，远不如自己努力照顾自己。

就算是至亲至爱的人，根本不必要求，就会照顾，父母照顾子女，丈夫照顾妻子等等，不但有感情上的联系，而且还有法律上的责任，好像十分牢靠，应该是靠得住的了。

但不论是什么关系，都有千万个可以导致发生变化的因素，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使变化发生，到时，靠得住，处世之道也会变成靠不住。唯有自己照顾自己，才不会起变化。

或者有人会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照顾自己的，要是没有能力照顾自己，那怎么办呢？

很难设想这个问题可以成立。是白痴吗？不然何以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说得现实一点（现实大都残酷得很），真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怎能做人呢？

（**肖成美**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处世之道》一书）

才能进入的大厦里，为什么晚上会跑到火车站去过夜？现在既然导师来了，警察就将孩子交给了我，他们强调我一定要将孩子送回家。

我带他去吃烧饼油条，虽然他不肯告诉警察他住哪里，可是我知道，因为学校里的学生资料上有他的住址。尽管他老大不愿意，在我一再劝说以后，他答应由我陪他回家，可是他希望我们下午才去。

果真，他住在一座非常讲究的大厦，进大门要刷卡，连乘电梯都要刷卡。他的家也很舒服，他有一辆新的脚踏车、昂贵的音响和电脑设备，表示他是那种什么都有的孩子。我们去的时候，他妈妈不在家，我事先曾打电话告诉她，孩子已经找到了。

孩子告诉我，他爸妈离婚，他和妈妈住。从家里照片上来看，他的妈妈很漂亮。我问他妈妈有没有工作，他说有的。我又问他她妈妈在哪里工作，他却不肯告诉我。

我不愿意逼人太甚，既然他已回家，我就准备离开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说："老师，既然你要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工作，我现在就带你去看。"

他坐在我的车上，指点我如何走。那个区域是我们做老师的人不会去的地方。最后，孩子叫我将车子停一下，指给我看他妈妈工作的地方。我一看，是家酒廊。我终于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孩子回来上课，也接受了校方的辅导。辅导室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重的案例，孩子虽然有一个富有的家庭，却像一个穷苦孩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说孩子一定还会再出走的。

孩子提出条件，他说只要离开他现在的家，他保证一定会好好念书，不再出走。

我找了社会局的社工人员，发现有一家南部教会办的少年城肯接纳他，少年城原来只收容家遭变故的男性青少年，我们好说歹说，他们才答应让他去。孩子马上答应，孩子的妈妈一开始当然不肯，我们向她解释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她也就答应了。

我送孩子去，他没有带太多的行李。当我在付计程车司机车资的时候，孩子匆匆忙忙地打开车门，向等候他的一位神父奔去，拥抱着他，喃喃地说："神父，我终于回家了。"神父看清楚他以后，对他说："原来是你！"有一位年轻人带他去他的房间，神父乘机告诉我，这个孩子在去年曾经来住过，他自己来的，而且也坦白地告诉神父，他有家，家也有钱，可以付生活费。他们发现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可是既然他有家，又不穷，就劝他回去了。因为少年城是收养穷人家孩子的地方。

我看了一下环境，他们好多人同住一间房。这个孩子的确放弃了不少的东西。

当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对我说："老师，告诉我的同学我新家的地址和电话，欢迎大家到南部来看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孩子脸上充满了满足的表情。谁都可以看出他已经回家了。

在回台北的火车上，我在想，最近我看到很多有钱的孩子拥有昂贵的玩具，不觉有点担心。我快结婚了，以我的收入，我未来的孩子是不会有这些玩意儿的。现在我不再担心这件事，我该随时注意的是我有没有做个好人，如果我失去了孩子对我的尊敬，恐怕就已失去了一切。

我终于知道了孩子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家。

（**刘　振**摘自豆瓣网，**孙　愚**图）

快递

◉梅子涵

现在都喜欢快递。一封不重要的信，一份有点重要的合同，一包盼望读到的书，一盒扬州包子，一袋山西枣子，都会快递而来，弄得门铃不断，喜气洋洋，很像成功人士。

我不但有快递，而且几乎天天有，有时一天多到五六个，喜气洋洋得有点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在书房看着书睡着了，没听到门铃声，没听到送快递打我的手机，当时手机设置为会议状态。

不过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醒了。

“你在家吗?”声音很恼怒。

“我在啊。”

“你看看我打了多少个电话给你！我打到现在没有停过!”很恼火的声音在喊。

“你是谁啊?”

“快递!”他都是喊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睡着了，没听见。”

“你们上海人都不接电话的!”

“上海人都不接电话？刚才是没有听见。”

“你不要说了，你现在下来!”他大喊着，声音非常响，已经无礼得“不成体统”，任何一个收快递的人听见都不可能按得住性子了。

我的火“腾”地蹿上来，那蹿上来的声音也几乎听得见。我飞快地下楼。我要去问问他想干什么？他这是在送快递还是准备拼命？二楼、一楼，我飞快地走，我极力地压制自己的怒火，不让它蹿成歇斯底里。二楼、一楼，我走得快，结果火竟然也被我压得快，散得快，等我开了大门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火。从三楼到一楼的过程，我把自己锤炼了一次。

我不想吵架，没有意思。歇斯底里会不成体统。

但是那个大喊的声音想吵，他站在门口，他的脸上只有火!

“你好，”我说，“很对不起，我睡着了，没有听见。如果听见我怎么会不接?”我还说了别的话，表达歉意，也想表达友好。

可是他的气不消。最后，当他把一包书递给我，把签收单扔给我，喊叫着对我说“你签名”的时候，我锤炼了的克制又一次被粉碎，火“腾”地重新蹿上来!

“我不会签的!”我大叫。

“你打电话给你们老板，让他和我说话!”我大叫。

我也歇斯底里了，锤炼的成果很容易被扔弃。我歇斯底里的时候哪里像个教授，只要歇斯底里，那么人人就都是一个面貌。

他说他不要签收单了，跳上助动车开了就走。他就像一团烈火，是滚着离开的。

我站在门口大口喘气，整个上午乃至整个下午的日子，仿佛都已毁坏。

我没有回到房里，而是去追那团烈火了。我像一团烈火似的去追他，我自以为是地要让他向我道歉。我心里的怒火就像是脚底的轮子，可笑极了。

我们的小区很大，可是我竟然追到了他。他已经到了另外一家的门口，他的助动车停在樟树下，他正在和这一家的女主人吵架。

我幸灾乐祸地说：“你看你，刚才和我吵，跑到这儿又吵，你很喜欢吵架?”

他没有理我，有些沮丧地回到助动车前，上了车。他也许也在懊悔：我怎么又吵了。

这时，我看到他的头上有好多的汗。

他被晒得很黑，其实他大概只有二十出头的年龄。

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农场当知青，也被晒得很黑。

那时，我不能再读书，他现在也读不了书，干着这样一份按人家门铃，打别人手机，可是别人却可能没有听见的职业。

我用手擦擦他额头





不要一个人扛

◉〔英〕莎伦·利昂·福勒
◎王启国 编译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很独立。从高中毕业到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数年间，我去过52个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独来独往。跟别的旅行者不同，我从来不向别人问路，而是一个人在各种地图和路标中苦苦钻研，直到最终弄清方向。我的独立往往夹杂着自豪、勇气、固执、幸运。

然而，在泰国的潘安岛上，这一切都改变了。当时，我和未婚夫肖恩在海里游泳，他被一只箱形水母蜇伤后去世，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向我袭来。当旁观者和其他游客主动提出帮助时，顽固的矜持、长期的习惯和极度的悲伤使我拒绝了。我甚至拒绝了父母的反复请求，他们非常想过来帮我一把。

不管我怎么反对，仍然有两名以色列女子不肯离去，坚持留了下来。当卡车把肖恩的遗体从海滩运到医院时，她们徒步跟在后面。医院要求我立即支付相关费用并准备火化时，她们向医院提出要求，应该给时间让我独自守在肖恩的遗体旁。当医院工作人员拿来一份泰语文件要我签署时，我习惯性地抓起笔，她们拦住了我，并坚持让对方先把文件翻译成英语。肖恩的死因被描述成了酒后溺水。事后我从一名专门研究箱形水母的科学家那里了解到，在当地，水母造成的死亡常常被隐瞒，以免给旅游业带来影响。

随后，肖恩的遗体裹着白布被卡车运往附近的一座寺庙，那两名和我素昧平生的以色列女子与我一同前往。我们回到海边度假酒店时已是凌晨3点，8点钟我还得赶到当地的警察局。那两名以色列女子再次要求陪着我。听了她们的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放松，因为我不用一个人面对那些警察了。早上我来到酒店大堂时，发现她们已经等在那儿了。在警察局的一间小屋里，由于语言障碍和其他原因，我花了8个小时才把事情经过陈述清楚。第一次向警察讲起事情的经过时，我忍不住哭了。警察很刁难人，怀疑我说的一切，并坚持说要有4名男性目击证人才能证明肖恩的死因是水母。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那两名以色列女子与那个警察交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做出让步，接受她们的签名为有效证据。

肖恩出事之前，我们一直在筹备着结婚、购房、怀孕等事情，转眼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无法承受。整整一个星期，那两名以色列女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让我进食，劝我饮水，还紧张地要我仔细考虑每次给远在澳大利亚的肖恩父母打电话时应该说的话。这个悲剧原本与她们毫不相关，她们本来可以撒手不管，她们甚至没有告诉我，就悄悄改签了飞机票，改变了行程，只为不忍丢下我一人。

两个陌生人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最不愿意求助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已经学会接受帮助，并向他人伸出援手。

（钟 星摘自《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3日）

上的汗，说：“你热吗？”怎么会不热？

他没有避开我的手，猛然流泪了，大滴地落下来。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父亲在抚摸孩子。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女儿还小些，是应该叫她姐姐的。女儿正在法国读书，而他呢，骑着助动车，把一包我喜欢的文学书给我送来。

我有些难受起来。

我摸摸他握着车把的手，说：“我刚才态度不好，谢谢你为我送快递。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要照顾好自己，让父母放心。上海人都很感激你们的！”

这么说着，我也流泪了。

觉得温暖，心里涌满了情感和爱的时候，人人也都会是一个样子。

这个上午没有被毁掉，被我们挽救了。他离开的时候说：“我走了。”我说：“你骑得慢一点。”我们竟然有些像亲人告别。

后来，他又来过一次。他有点害羞地站在门外，我说：“是你啊，你好吗？”

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我很想他再来为我送快递，我会说：“是你啊，你好吗？”

（紫 怡摘自《新民晚报》2011年5月4日，张 弘图）

镜子前的拯救

◉张小平

20世纪80年代，日本几家媒体受北海道札幌市政府的委托，面向读者开展了一次公开征集“拯救生命金点子”活动。

原来，自1971年札幌市地铁建成开通以来，不到10年内，就发生了50多起卧轨自杀事件。这让地铁站人员伤透了脑筋，市民质疑政府的管理能力。迫于公众压力，政府多次责令地铁站加强管理。地铁站紧急行动起来，组织专人对4个站点实行24小时巡逻，还在事件多发地带装上了现代监控装备，可轻生的人依旧前仆后继。出于管理的责任和对生命的关爱，政府决定开出1000万日元巨奖，公开征集防止自杀的最有效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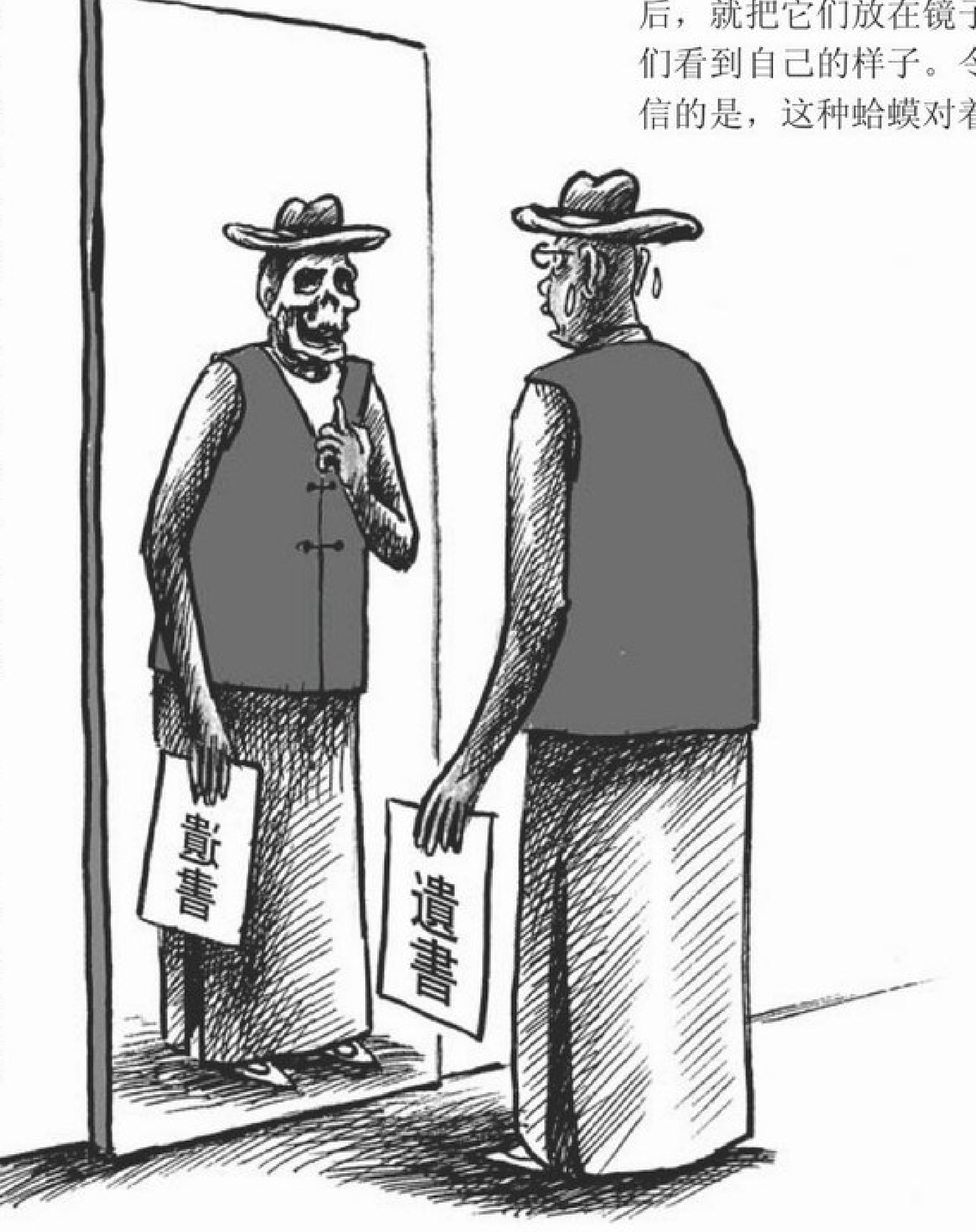
有人建议在地铁站周围全部修建隔离护栏，乘客上车须由专人监看；有人建议将地铁站点缩减为一个大站，站内由警察不分昼夜地站岗；还有人建议改进列车刹车装置，给列车员配备高倍望远镜，发现可疑物5秒内即可刹住车……还有更离谱的，建议将轻生者照片公之于众，在铁轨上浇满粪便等等。这些建议不是因耗费巨大难以实施，就是可以预想到即使实施也无多大用处。负责整理金点子的札幌市公共事务研究员宫井太郎认真阅读完每封来信，不禁摇头长叹。

宫井太郎失落地准备离开，邮递员又送来一封信。他打开，里面的内容却让他大跌眼镜：“在每个站点入站口处，安置一面镜子即可。”落款是“黑泽明”。黑泽明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名导演，可他居然提出这么贻笑大方的点子，该不会有人故意开玩笑吧？要是摆上镜子就能阻止自杀，那天下就该处处都摆满镜子，这样自杀的悲剧就再不会上演了……宫井太郎想到这，觉得来信者准是个无聊家伙，当即就将那封信丢进了垃圾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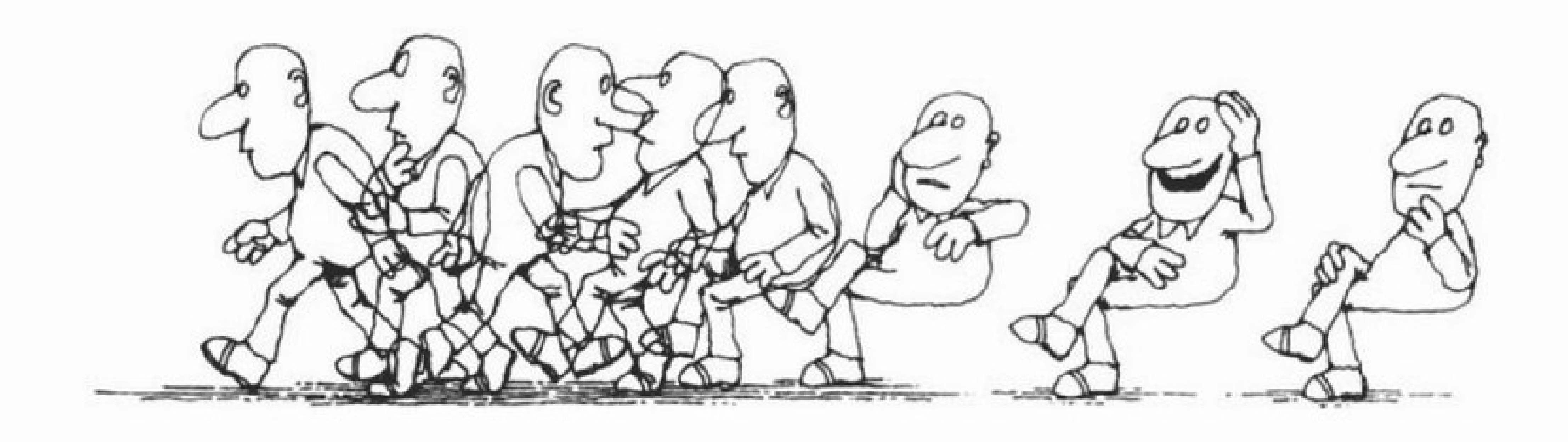
无法征集到可行的方案，宫井太郎只能要求地铁站加派人手，加强巡逻。这样过了1个月，直到一天清晨地铁站打来电话，报告说有人不知在何时悄然进入站内，在4个站点左墙上都安置了一面长宽各3米的镜子。宫井太郎马上赶到现场，站在镜前照了又照，心中已猜到装镜子的人一定与那封荒诞的信有关，却怎么也不相信确系黑泽明所为。他哭笑不得地说：“世上竟然有这么执拗而可笑的家伙，就让镜子摆在这里，证明他的愚蠢吧！”

出乎意料的是，各站点在安置了镜子后，半年过去竟然未发生一起自杀事件。宫井太郎询问了站点人员，这才知道那里的巡逻人员早已撤离，防止自杀的唯一措施便是镜子。站点人员绘声绘色地说：“偶尔有举止异常的人进站，但他们在照过镜子后，就像是从里面望见了自己昨天犯下的错，望见了作践生命后惨不忍睹的模样，要么痛苦地摇头，要么捂住脸痛哭，要么摇晃着离开，再也没人选择轻生……”

一面镜子，真的可以拯救脆弱生命吗？宫井太郎百思不得其解。不久后，他又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讲了一个故事。在日本深山老林中，生长着一种相貌极丑的癞蛤蟆。人们抓到这种蛤蟆后，就把它们放在镜子前，让它们看到自己的样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蛤蟆对着镜子，居



◎马德



生活没那么复杂

和一个学生谈心。

一只麻雀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极轻盈，像一团温暖的旧棉絮。一会儿“呼”地飞起来，转个圈，轻轻地，又落在我们的脚边。

它一边蹦，一边不时地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小小圆圆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惊惧。

也许，在它看来，当生命与生命彼此交心的时候，这个世界，可以轻松到不需戒备。

身边有好多爱抱怨的朋友。工作累，他们抱怨；职称评不上，他们抱怨；社会的种种不公，他们抱怨。

然而，有抱怨的人，才是尘世里的人啊。

不要去苛责他们。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有嘴无心。

这多少像一个人在硬板凳上打瞌睡，刚还嘟囔着不舒服呢，再看时，早已睡着了。

“老师，我一辈子忘不了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复读那一年，一次，我下楼梯遇上你，你居然喊出了我的名字。”

“那也没什么啊。”

“可是，你知道吗？你才教了我们没几天。”

考试中。

穿花格子衬衫的女生用笔轻轻地捅了前面的男生一下。轻轻地，只一下。

男生也穿着花格子衬衫，他回过头来，朝她嫣然一笑。

他们并没有作弊。是的，生活没那么复杂，之后，他认真地答题，她也认真地答题。

那一瞬间，不过是燃烧着的青春的一个剪影。

违纪学生的母亲来了。

“老师，给你添麻烦了。”母亲像自己做错了什么。学生在一边冷冷地说：“妈，你什么也不用说，没必要！”

“其实，我这孩子挺听话的。”母亲向老师谈起自己的孩子小时候如何听话，初中时成绩如何棒，讲到高兴处，眉飞色舞。

一边的学生早就不耐烦了，“妈，你麻烦不？这点陈芝麻烂谷子，谁愿听你的！”

“不，你妈说得挺好的，我爱听。”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说。

学校有一个废置的变压器，弃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一只蛐蛐蛰伏在那里低唱，我找寻它，却无意间发现了一棵草。

芥草如针，长在变压器的一个铁窝窝里，覆土不过指甲盖大小，厚不盈豆。然而，它就长在那里。

一场风，送来了尘土和种子，又一场雨洒落下来，它便破土而出了。

是啊，当一个生命纯粹到只想活着的时候，它对这个尘世可以简单到一无所求。

我们活一辈子，只是人生的门外汉。

这就很好，把人生看得太透了，生命的胡琴里，咿咿呀呀的，只会是悲观和失望。

好的人生，是一片迷蒙的月色，你只是觉得它美，却永远说不清它美在哪里。

这，就足够了。

（**焦淳朴**摘自《广州日报》2011年11月12日）

然被自己的丑陋吓出一身油来。人们把这些油收集起来，制成一种药，对治疗伤痛效果奇佳。

一面镜子尚且可以在蛤蟆身上被用来作为利及人类的器具，那么在一个人还未丧失对丑陋的敬畏时，镜子就理应可以帮他拯救自己。

来信者未署名，宫井太郎已猜到对方是谁，也借此知道了“惜名知耻”是人生的一道底线。“人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懂得敬畏丑陋，知耻后勇，生命就有挽回的余地，岁月的精彩也必将冲蚀流年的灰暗。

（**塞北观音**摘自《辽宁青年》2011年11月A，邝　飚图）



逃回北上广，青春何处安放



余 姝
周 阳
梁 馨
杨青林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逃离北上广，今年这个时候我在逃回北上广。”微博网友木团揉揉发出这样感叹。

逃离北上广去二三线城市安放青春的浪潮还未散去，近期，二三线城市年轻人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又引发了热议。据网易微博的一项调查，截至2011年11月4日，67.8%的投票者支持逃回北上广。

“逃离”与“逃回”虽只有一字之差，却诠释了一种人生心态的嬗变以及一种向现实折服的无奈。两个“逃”字意味颇深，徘徊中的年轻人在“逃”什么？“逃”折射出什么社会问题？“逃”字背后暗含什么隐忧？

回到老家，陷入了人情网

2009年，带着对大城市的向往，许珂从河南来到北京，成了北漂族。当时许珂在一家国企做计算机管理员，属于基层职位，没有编制和户口，“我一个月工资2800多元，交了房租，就只剩下生活费了，所以我基本上不攒钱，也攒不下。”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许珂仍然坚持了一年多，他说，“我是真的不想回去，在北京我虽然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但是这边的机会更多，这里的生活更精彩，我可以追求我的梦想。生活不算太好，但也可以接受，凭自己本事吃饭挺好的。”

然而，2011年初，许珂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逃离北京。

“导致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因素很多，首先，我的父母觉得我已经26岁了，却依然只是‘漂着’，这让他们很忧心。他们在家乡通过关系给我找了份工作，是一家比较好的国企，有编制。他们甚至说，只要我回家，就给我买房子。北京当时新出台的政策也成了‘逼’走我的原因，新政策规定，纳税不够5年的非北京户口的人不能买车、买房，我当时就觉得，未来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太困难了。一想到家里父母为我准备的一切，突然觉得回去也挺好。后来想想，其实这只是当时被家里条件诱惑而做出的冲动决定，半年之后我就后悔了。”

回去之后的生活确实安稳而清闲，但这并没有将许珂的心留在家里。“我已经决定再回北京了，这次的决定不冲动，我认真考虑过了，与其这样过日子，我情愿出来挑战一下。”曾经“逼”许珂离开北京的原因都还在，那他为什么还要回来？他这样解释：“家乡的生活一成不变，我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为单位应酬，没事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我觉得这种毫无激情的生活状态很可怕，我很可能就这样懒下去，毫无追求；更重要的是，进单位之后，我看到了各种各样

的人情网，好多东西都不公开、不透明。在这里，你若是想要单凭能力向上爬是很难的。我的朋友圈主要在北京，在这边志同道合的人很少，能聊到一起的更少。我还是想回北京去，虽然眼前比较困难，但是，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的价值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记者问他以后会不会再逃出北京，他说会在北京长长久久地扎根下来，“经历了这些反复，才开始慢慢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是一个能给予公平机会的天地，一个让我有开阔视野的地方，明确了目标，我就会一直追求下去。”

我在别的地方成长太慢

北上广以外的城市发展机会比较多？似乎很多人都赞同这个观点，然而，实际到了其他城市工作过、生活过的人，却不是都认同这样的判断。

2007年，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张强离开了上海，前往重庆的一家银行工作。然而预期却跟现实存在落差，“相比于东部地区，在这里资源比较少，因此自身的成长会慢一些。”

2008年，张强辞去在银行的工作，去云南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了两年，终于辗转回了上海。张强如今在上海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做房地产投资，“相比而言，上海是一个更大的平台，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机遇无处不在，资源也更为丰富，这些都非常有利于我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他还表示，上海有很多朋友和同学，很有归属感，而且有利于人脉资源的拓展。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张强感慨道：“无论是换地方还是换工作，成本都太高！一个人在毕业后应该确定一个城市和一个行业，这样更有利于自己人脉资源的积累和长远发展。”

只有这里才能实现梦想

为什么选择留在北上广？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那么一类人，之所以选择北上广，是他们选择的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刚回到广西老家时，赵明飞遇到了很多的不理解。“当时我爸爸妈妈特别担心，怎么突然就回来了，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情？”这给赵明飞一定的压力，但也更坚定了他要出人头地的决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城找了一份餐厅经理的工作，可只过了半年时间，赵明飞就决定辞掉这份工作。他坦言：“县城里人口本身就少，加上经济实力的局限，居民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客流量就不大。而我们那个餐厅所处的地段也不好，餐厅的经营状况一直都不好，没什么生意，天天那样待着太无聊了。”

之后不久，县城公务员的录取名单公布了，赵明飞被通知上岗。“我是一个典型的射手男，天生不喜欢被约束，不喜欢朝九晚五的模式化生活，之前之所以报考公务员，也只是想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赵明飞这样评价在家乡的那段生活：“节奏太慢，人会变得懒散没有斗志，环境影响命运，我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于是他带着当一名导演的梦想再度回到了北京。

赵明飞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他痴迷于演艺事业，在北京的这些年，他当过演员，做过同期声录音师，做过剪辑师，还做过半年的导演助理，这些经历和经验都在逐渐成就他的导演梦。纵然在事业上遇到过不少挫折，甚至目前正处于事业上的瓶颈期，赵明飞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北京，在他眼里，“全国也只有北京才会有这么成熟的大舞台等着各种有志之士来发展”。他希望能在这个大舞台上成长、成熟。

活着真不容易

针对“逃回北上广”这一现象，北京社会学研究者毕然认为，人口的迁移总是具有结构性的原因。从“逃离”到“逃回”，反映出当前我国资源分布结构的一些特点，比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东部和西部发展的不均衡，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资源和机会背后的分配规则。一方面，以往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形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职业与工作地点的选择，市场已经成为塑造人们生活机会结构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存在资本与权力结合、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由此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高房价，导致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年轻人面临很大的压力，不得不“逃离”。同时裙带主义泛滥，“拼爹”游戏盛行，挤占了普通阶层的发展空间。地方资源有限，关系网络更强，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城市各类资源和机会集中，开放性也高一些，竞争环境也相对公平。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年轻人又“逃回”大城市。当然，他们还需要再次面对大城市中的生活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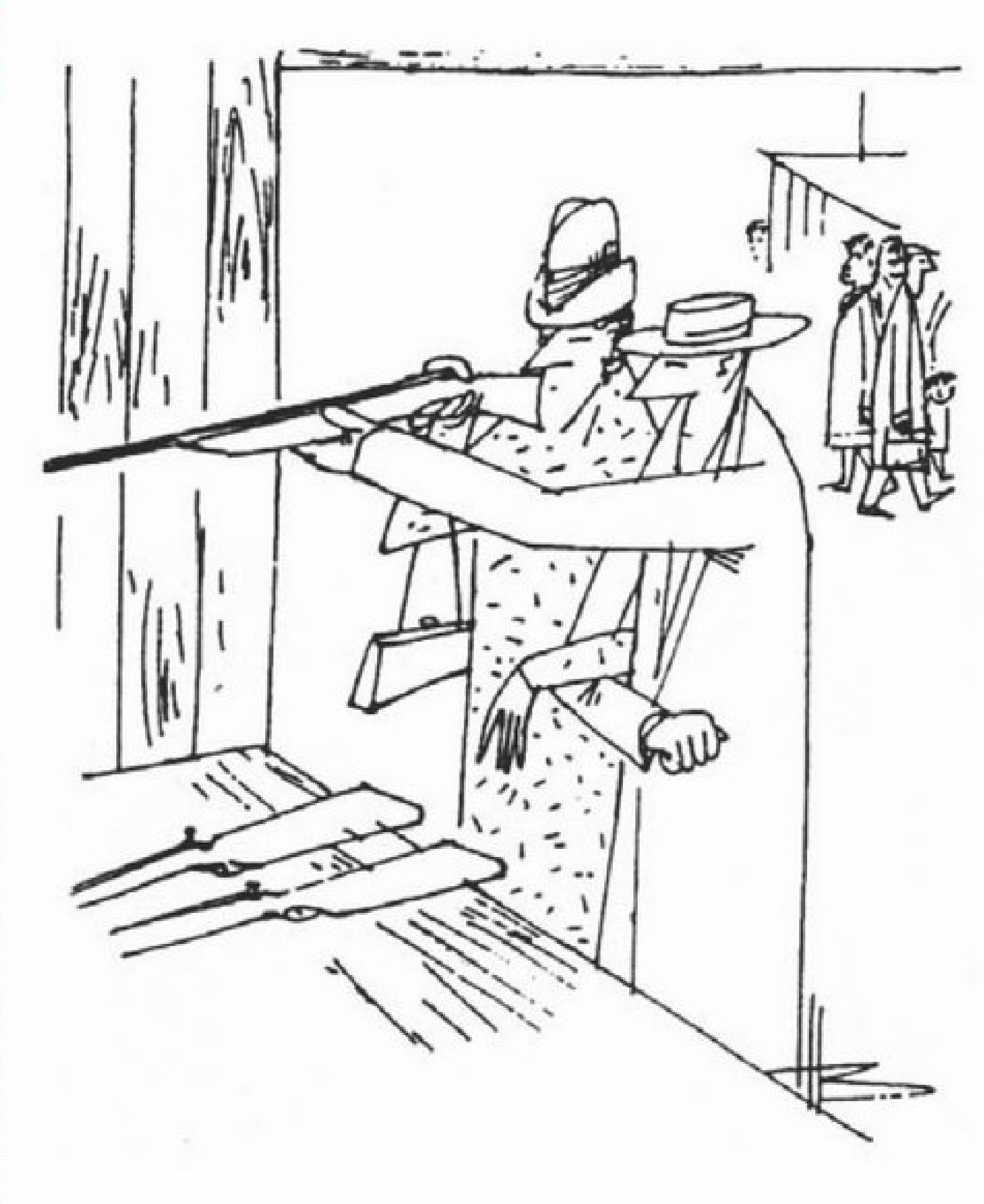
在毕然看来，不管是“逃离”还是“逃回”，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人们在逼仄的机会空间下的艰难选择。如何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扩大人们的生活机会空间，为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提供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张 敏**摘自《羊城晚报》2011年11月6日，本刊有删节，**喻 梁**图）



老伴

◉程乃珊



某日在香港收看对汪明荃的采访，只见人称阿姐的她，从容地一口一声“老伴”称呼罗家英。“老伴”之说，应来自北方，1949年后才在上海流行起来，且必要用普通话才上口。至于流传到香港，应是在回归之后。想不到阿姐竟已说得那样谙熟，难得的是，香港人也一听就懂。

“老伴”，真是个令人动容的字眼。内含的不仅是爱，更是一种无可取代的地位。从新婚燕尔要修炼到“老伴”这个级别，远比从小公务员升到局级职位要难，这里得有多少包容、承担、信任、欣赏和忠诚……

当两人开始互称“老伴”，夫妻之间才真正进入佳境。你不讨厌他的地中海、啤酒肚，他只关心你的“三高”，不再在意你的“三围”。许多曾经十分敏感的话题，例如你们前度男女友的名字，那曾经令你们十分耿耿于怀的“恋爱史”，而今却不时成为双方互相搞笑的笑料！幸福老伴的生活都是相似的，每天在骂骂咧咧争争吵吵中迎来阳光灿烂的新一天，说是骂骂咧咧，其实是老伴间特有的打情骂俏。

幸福的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婚姻就像探戈，需要有人进，有人退，互相配合，动作默契。被踩到脚、绊脚等，都十分正常。懂社交舞的都知道，探戈的舞伴是不能临时拉配的，一般都会有一个固定舞伴，因为探戈特别强调默契。所以婚姻如跳探戈，但婚姻又不同于探戈。一场探戈十来分钟就完了，但凡有什么矛盾，忍一下就过去了，而婚姻这场探戈却要跳一辈子！所以，光靠忍让是不行的。忍让了，还要有剖白、沟通，否则，那就永远只是“舞伴”，而修炼不到“老伴”的境界。夫妻有争执才是正常的，“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却不幸福的夫妻，是因没有思想交锋，没有个人观点。

就这样热热闹闹争争执执了几十年，到了“老伴”时期越发无顾忌。两人手拉手逛超市为买什么要争，去散步时走得太快、太慢也要争，开车时走哪条路、往哪拐也要争……都是老伴了，有什么话开不了口？老伴有点像连体婴儿，年轻时不断疾呼不要在婚姻中失去自我，力争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当你们互称老伴时，觉得唯有拉着老伴的手，才最有安全感！

当婚姻磨合到互称老伴时，互相间的感情远比“我爱你”所表述的要深沉，因为我们已互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比埃尔对妻子娜塔莎所说：你说我爱我的手指吗？或许我不会每天感受到我对它的爱，因为，它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旦我缺了这根手指，那就远不只是悲伤和痛苦，因为“我”已残缺不全了。这就是老伴间的感情。

老伴是婚姻生活中最圆满滋润的境界。而今发现不少青年夫妇在父母“夕阳无限好”的宝贵时期，为了让老妈给自己带孩子，无形中“逼迫”老爸老妈分居。或许年轻人觉得，都这把年纪了，又不是年轻夫妇，有什么分居不分居的。他们不知道，这对老爸老妈是十分残忍的。老两口像连体婴儿，双双走过千山万水，好容易迎来“夕阳无限好”，却“只是近黄昏”，就让老爸老妈多点互相厮守的时光吧！

（**双赢王**摘自《渤海早报》2011年10月8日）



亲情不会假

◉郭　龙

最近看一档综艺节目，节目的规则很简单，由8个人各说一句话，然后再由一个人来判断这句话是真是假。判断的人可以问一些问题来让说话的这个人回答，然后以此来判断这句话是真是假。

奖品很丰厚，如果能够判断对一个是港澳游，判断对两个则是新马泰3日游……判断对的越多，奖品越丰厚。题目最多可以选择4道，选择对4道题目的奖品是欧洲7国游，但是很少有选手能答对两道以上。

第一个选手是一个30多岁的女博士，她判断的题目是：他造出了现代的木牛流马，可以负重500斤，出题的则是一个小伙子。这个女博士问了几个问题，很快就判断出这句话是假的。

接下来的题目是：一个大叔曾经帮助108个家庭找到了丢失的孩子。这个题目把女博士难住了，问了几个问题她还是不能作出判断，最后专家团认为这句话是假的，于是女博士便断定这句话也是假的。可是她没有想到，这句话却是真的。原来这是一个走失了孩子的父亲，为了找寻自己的孩子，他四处奔波了十几年，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却帮助其他的家庭找到了丢失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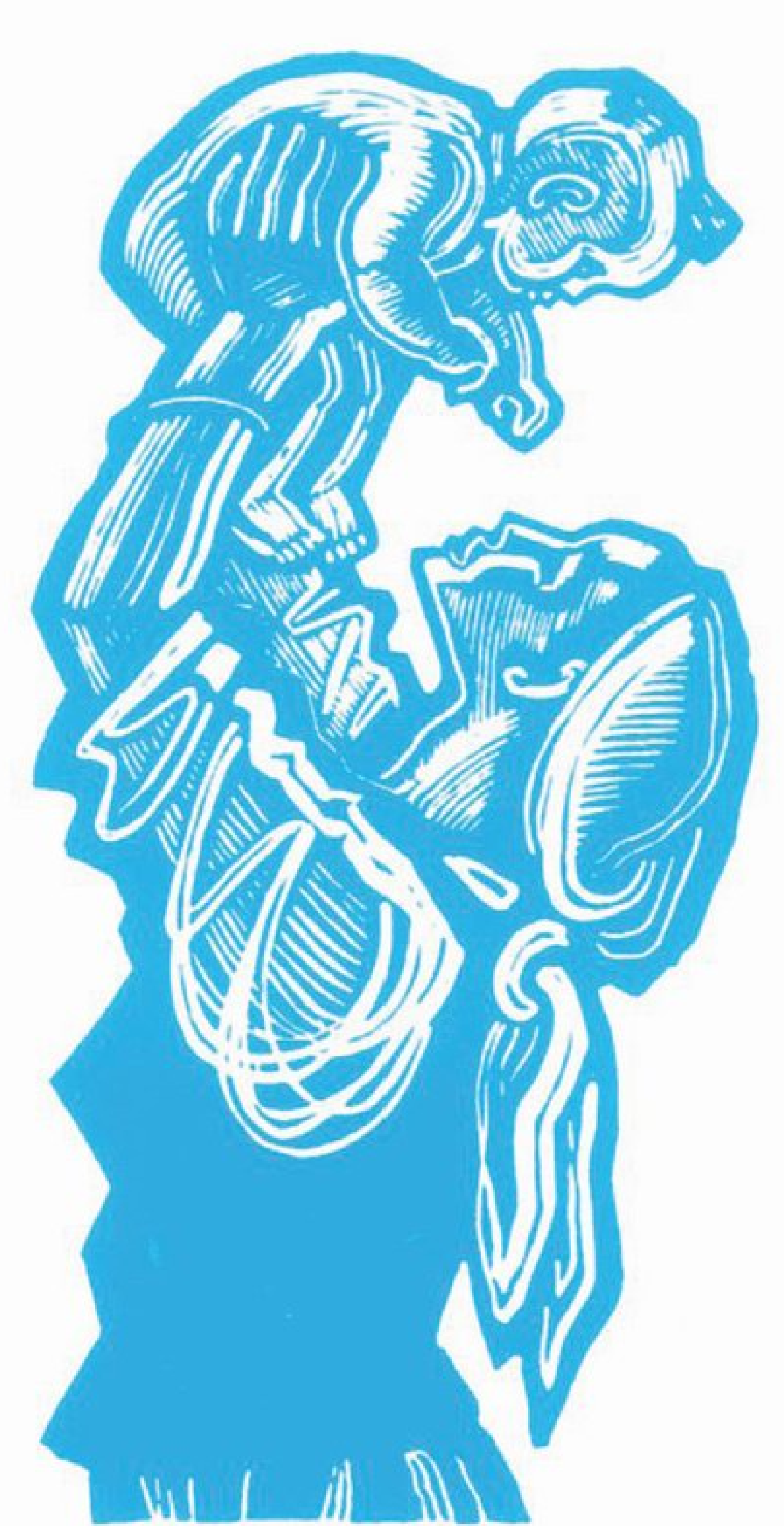
上场的选手很多，大部分要么在第一道，最多在第二道题就猜错了。最后上场的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保洁员。由于选手在上场前都是隔离的，而且没有通讯工具，因此她并不知道前面选手的判断结果。

她首先选择的便是令那个女博士败北的第二题，这个保洁员阿姨只是简单问了一下为什么选择帮助别人寻找孩子，等她听清原委后，便马上断定是真的。

保洁员很快选择了第二个题目，是一个大叔出的：他曾和孩子一起走完了长征路。保洁员又问了一下为什么。原来是高考结束后，由于孩子高考成绩不好，决定去参军。为了勉励孩子，这个大叔决定和孩子一起走长征路。

保洁员又很快选择是真的。这时大屏幕上播放出这个大叔和儿子一起重走长征路的视频，进一步印证了保洁员的选择是正确的。

紧接着保洁员又选择了第三题：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为了孩子自学了高中的全部课程，母亲为了女儿的成长而“孟母三迁”。保洁员都选择了“真”，更让人们想不到的是事实确实如此。最后她拿走了欧洲7国游大奖，她是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唯一一位答对全部题目的选手。



最后主持人问这位保洁员，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判断出这些事情的真假。

保洁员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无论这个社会多么假，亲情永远不会假。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作假，可是内心深处对亲情却永远保留着一份真，也许这正是亲情让我们感到温暖的原因。

（**明　水**摘自《海峡姐妹》2011年第10期，〔苏〕**伊尔依娜**图）



愚蠢的经济错误

◎约翰·张伯伦 ◎iDo98 译

要价过高，就地处死

公元30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关于被卖物价格的告示》，该法令旨在调整货币制度，设立最高工资标准，并对许多种商品——特别是食品——设定最高限价。凡是以高于规定的限价销售相关商品的人，一律处以死刑。结果，卖主纷纷撤回商品，他们不愿按法令规定的限价销售，更不愿冒险——因高价销售而被处以死刑的概率经考证大于零。雇工们对最高工资限价法令的态度是，悄然失踪，或者只坐不干。最终，该法令被撤回，成为人们愚弄嘲笑的经典题材，更给大罗马帝国的声望和权威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和创伤。

"神奇"的纸币

伊尔汗国第五任君王名叫海合都，蒙古语的意思是"神奇"。在肆意挥霍前任所留下的钱财之后，他无力应付1294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牛瘟疫情，这场瘟疫几乎令他臣民的牲畜全部死亡。面临着种种财务困境，"神奇"果然想出了神奇的解决办法：发行纸币。元世祖忽必烈发明的纸币在中国可谓天赐之物。他想效法元朝，印发纸币，任何拒绝使用纸币的顽固分子都会被判死刑。但他不喜欢在技术细节上太过讲究，比如，纸币的可兑换性和资本管制等。结果，纸币发行以彻底失败告终。随后，国家经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不久，"神奇"遭到蒙古贵族的废黜，在次年被处以极刑——勒死了。

不许走私

价格管制在任何时候都是愚蠢的办法，但是，在身陷包围之际还使出这招，这就不是一般的傻。1584年荷兰独立战争期间，帕尔玛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率领部队包围了荷兰最大的城市安特卫普。起初的围城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帕尔玛公爵的战线之中存在不少空隙，而且安特卫普这座城市拥有海上运输线。但是，帕尔玛公爵得享上帝垂怜，运气不错，因为安特卫普市决定，本着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食其力、自说自话的精神，自觉自愿地对自己实行严密封锁。该市地方行政官宣布对粮价设定最高限价，这严重挫伤了广大走私分子继续突破封锁线运送粮食的热情。面对饥饿，安特卫普终于于次年投降。

威尼斯共和国的金厂

1590年，威尼斯共和国处于衰败的困境之中，国家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一位名叫马可·布拉伽迪尼的威尼斯人宣称发现了制造黄金的秘密。元老院下令先进行严格的科学试验，以便对布拉伽迪尼所特有的"黄金灵魂"的超凡力量进行验证。布拉伽迪尼将水银注入熔炉，加了一小撮极为神秘的药粉，接着就点火炼金。不久，水银变成了黄金。布拉伽迪尼很酷地告诉元老院，他可以制造600万枚达卡金币，甚至他们想要多少，他就制造多少。于是元老院决定把威尼斯的所有资源都交给他掌管。但这家新建黄金制造厂的产量少得可怜，布拉伽迪尼意识到人们对他金厂的运营越来越不耐烦了，便潜逃到慕尼黑。不幸的是，教皇格里高利十四世认为这位炼金大师是邪恶的魔鬼畜生，下令处决，威廉公爵立马就顺从地严格执行了这一命令。威尼斯元老院经通宵开会研究最后慎重决定，死者为大，家丑不必张扬，只当这件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我活过

◉京　阳

蔡澜走到哪儿都喜欢背着一个和尚袋，那个和尚袋是有故事的。有一次蔡澜和大导演吴宇森去泰国拍戏。香港人拍戏前要切烤猪拜神，但是找不到烤猪，于是蔡澜请了个僧人念经，叫老天保佑千万别下雨。僧人说第二天一定不会下雨。结果第二天大雨倾盆，一下7天。蔡澜找到和尚问他怎么回事，和尚连忙说：这雨是为农民下的，不是为你们下的。他一听有道理，就不气了，还请和尚抽雪茄。见和尚喜欢，又送了一堆。和尚非要回送蔡澜东西不可，可和尚只有和尚袋，结果就送蔡澜一大堆。蔡澜一背，很轻很舒服，以后就背着放不下了。金庸说蔡澜潇洒，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他背和尚袋的习惯，就充分表现出他这一点。当然，蔡澜的淡定不止于此。

一次乘飞机去欧洲旅行，蔡澜一边看电影一边喝酒（有好事者“考证”是红酒）。飞机突遇巨大气流，旁边的老外吓得发抖。蔡大才子呢，仍旧喝酒、看电影。后来，飞机有惊无险。那老外迷惑地问：You died before（你死过吗）？蔡澜笑答：No，I lived before（不，我活过）。这个故事被大家引为经典，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更能说明蔡澜的潇洒和幽默了。

（**司志政**摘自《喜剧世界》2011年12月上）

一个大工程引发了一个帝国的终结

1880年，铁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俄国收到一些来自私人的呈请书，要求获得在远东地区建造铁路的特许权。对于过分猜疑的俄国权贵们来说，仅仅拒绝这些外国阴谋家是万万不够的，他们需要建造通往远东的属于自己的铁路，以阻止外国人的介入。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领导下，俄国政府开始借入大量外国贷款，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建成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可以说是自吉萨大金字塔以来规模最为浩大的土建工程。当这项耗费巨大而又腐败深重的铁路最终于1904年建成时，俄国已濒临破产。随后，俄国开始饱受战争叛乱的灾祸。这条新建铁路运载的倒不是什么贸易货物，而是政治犯及战争物资。当俄国在1907年对它的债务进行贷款再融资时，各大银行已知道，俄罗斯帝国的财政已濒于破产，只有小额散户投资者才会愿意认购俄罗斯帝国的新贷款。即使这些贷款的偿付停止了，俄国的经济仍非常虚弱，无法经受即将来临的战争摧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最终于1918年7月16日被处决。

要百姓忍饥建集体村庄

1984年，埃塞俄比亚久旱无收，这给控制政权的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造成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尝试的国有化计划及物价管制，似乎比以往更难见效。他们断然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比如取缔谷物贸易。奇怪的是，这似乎并没有阻止饥荒的蔓延。总统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发起一个名为“村有化”的全新倡议。根据这项计划，埃塞俄比亚居住点分散的农村居民将被聚集在配有所有最新市政基础设施的现代化集体村庄里。正如大家预料的那样，对于该计划潜在受益的民众来说，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如此慧根，能深刻领会到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人间天堂的革命真谛，为此，这些落后分子得在枪口的“极力劝说”下，被护送到这些集体村庄里去。不幸的是，国家农业生产增长的预期从未得以实现，最终，数百万人等不及看到革命胜利便被饿死了。埃塞俄比亚由此陷入内战之中，直到1990年这种状态才结束。

卢布：见证奇迹的时刻

1991年1月22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所有流通中面值为50卢布、100卢布的纸币已不再属于苏联的法定货币，广大公民可以在3天内将这些旧币兑换成新币，但只准少量兑换，不能贪得无厌。这项法令的实施效果无疑是将苏联普通公民的绝大部分储蓄和积累的资本即刻化为乌有。1月26日起，警方对苏联所有营业场所进行大规模搜查，要求各营业场所交出所有商业记录，以便警方仔细核查。苏联的种种经济问题日益加重，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职，翌日，最高苏维埃宣布自行解散，同时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

（**李　维**摘自《博客天下》2011年第21期，**黎　青**图）



一辈子的活法

◉王 蒙

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在我写《青春万岁》的同时，我也喜欢说“生活万岁”！生活是无法剥夺的，夸张的与自恋的张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诗，一杯清茶，一首小曲。

我自磨豆浆，每逢磨好煮沸，我与我的大孙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浆啦”！叫院落里所有的人一起喝，一边喝一边感觉到营养与精力正随着豆浆进入口腹，进入血脉，进入肌肉与骨骼。

我排队买炸油饼，并趁机与诸邻里寒暄。

我每天都要找机会在东四三条的自由市场来回走那么几次，购买蔬菜、鱼肉与其他副食。拐到二条处有一家个体书店，名为“修齐治平”，我去过一次，立即被店主认出，多有交谈。

我喜欢自己去邮局和银行办事。我愿意排排队，听听交谈，看看邮局与银行的业务员们是怎样工作的，体会一下日常的生活。作家中杰英找我在小院近处吃爆肚，我去了。他又约我凌晨去东郊钓鱼，我喜睡觉，没有下这个决心前往。

一天早晨我购买炸油饼回来，碰到英若诚骑车经过，他是拿着小锅来买面茶的，那时他家住在朝内南小街。面茶是糜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盐与芝麻酱，美味至极。

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的定义是喝得上面茶与豆汁，吃得上驴打滚与艾窝窝。

我每年都要找机会坐两次公共汽车，眼看着车子的质量与设备越来越好，车上的年轻人越来越时尚与大胆，票价越来越贵，觉得人生真是风光无限，前景无限。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济南产的什么小鸭牌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立牌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

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灶、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怎么会羡慕别人的家用电器呢？这就是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呀。而那些侈谈精神的人，他们有什么权利轻视对于普通人的物质要求的关怀与满足？

我注重锻炼身体，每周至少游泳两次。有一阵天天起早去景山，可惜未能坚持长久。只是有一次大雪，一人独游雪中北海公园，太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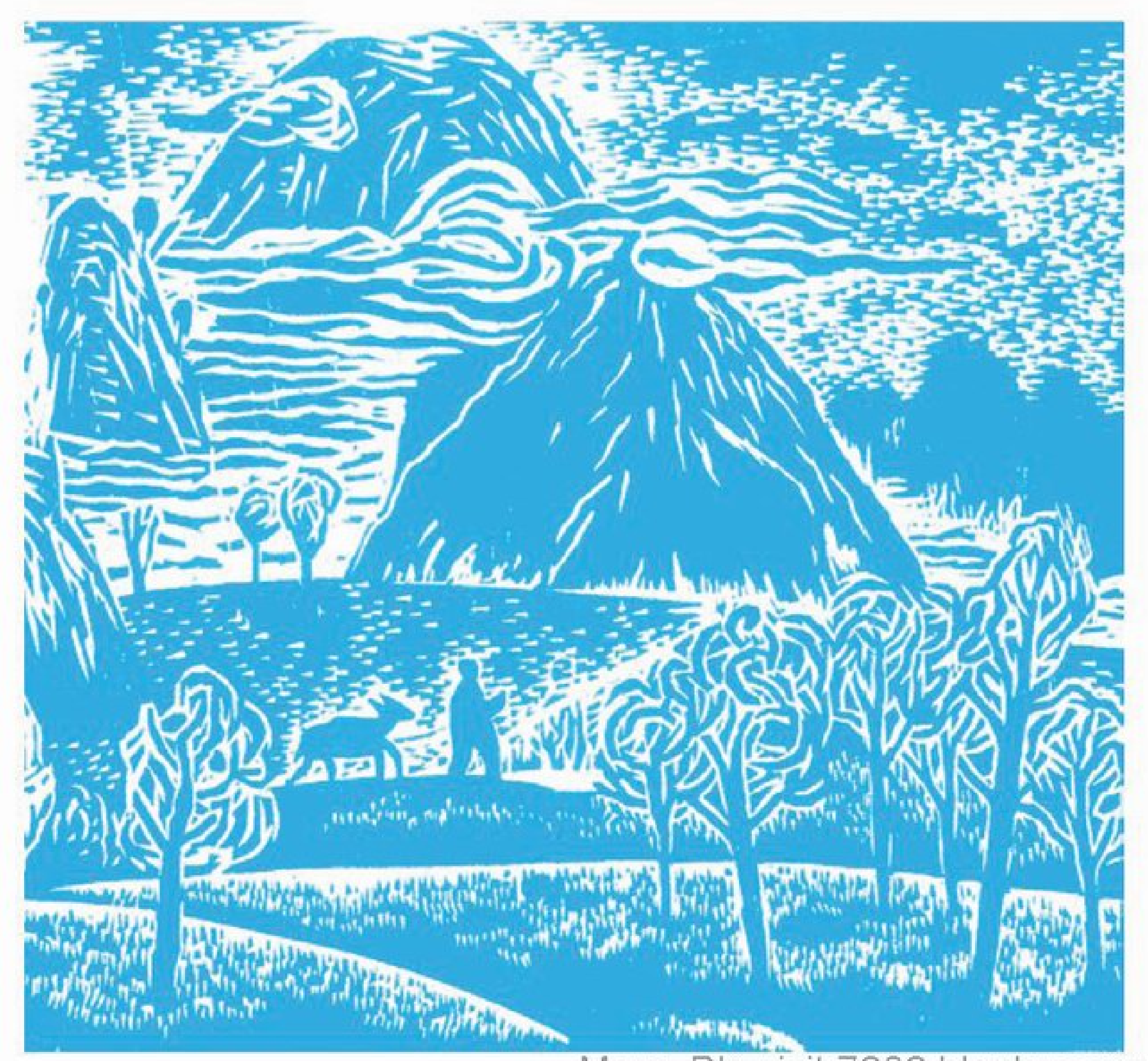
有两年，我经常去首都剧场看文化部为离退休干部放映的电影新片，有两三部描写毛泽东的片子，我看得泪眼蒙眬。还有一批美国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写了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虎头蛇尾是万事万物的规律”的命题。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闲适，有时忙累。

我就此想起了毛主席谈粮食问题时所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话，吉林话剧团演一出农村喜剧《啊，田野》的时候，硬让一批长寿老农民接受记者采访，介绍养生经验的时候加上了一句：“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如果我总结我的一生，总结我的活法，不如就干脆写：“此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吃半干半稀……”

（水 木摘自北京出版社《一辈子的活法》一书，刘春杰图）



因你而生，为爱而死

◉葛　闪



女孩卞舟，今年14岁，生于四川，长于四川。

1岁那年，卞舟偶然的一次摔倒，让全家陷入了愁苦中。家人本以为只是很普通的摔伤，但从医生凝重的脸色上预感出了不祥。果然，当医生把诊断书递交到他们手中，诊断结果栏里赫然写着：严重骨质脆弱、关节松弛。从专业角度来说，这种病是一种由于间充质组织发育不全，胶原形成障碍而造成的先天性遗传性疼痛，俗称“脆骨病”。通常来说，这种病分为儿童型和成人型，迟发者病情较轻，多数都会存活下来。但儿童型且早发者，病情往往严重，很难活下来。

自那时起，卞舟母亲的神经便高度绷紧了。为此，她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时时不肯离开卞舟，就连夜里睡觉，也和丈夫轮流值班照顾，女儿一个不小心的翻身，便会导致骨折。一次，她刚转身拿热水瓶，卞舟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她便自责起来，狠狠扇了自己几个嘴巴子。

就在小卞舟神奇地活到5岁那年，卞舟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永远离开了人世。天塌了，只有卞舟的母亲一个人顶着。为让卞舟补充营养，还有不定期的检查治疗费用，卞舟的母亲做数份兼职工作，甚至卖过血，硬是用母亲那颗天下最仔细的心，没让卞舟发生过一次意外。

卞舟6岁上幼儿园，母亲天天接送，日日伴读。卞舟很懂事，平时小心翼翼。

10岁那年，母亲答应卞舟一个人去学校。她从女儿的眼眸里，看到那种让她不得不相信的坚毅。卞舟对她说：妈，你放心，我真的会万分小心地保重自己。我因你而生，就会一直活下去。

3年间，卞舟不敢与同学们去操场上嬉戏，不敢和同学们一起上学放学，不敢去逛街……她不羡慕热闹，不向往繁华。因为，她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不敢辜负一颗爱她的心。

就这样，13年来，卞舟一次意外都没发生过，即使独自上学的3年间亦如是。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当很多同学慌张冲出教室，唯有卞舟，异常平静地慢步走出了教室，轻轻下了楼梯，缓缓来到操场上。很多了解卞舟病情的人，都说是奇迹——难为这样一个小女孩，能天天时时地如此小心翼翼。很难想象，这得将神经绷到什么样的程度。

2011年春天，意外却发生了。卞舟因为重度摔倒，病情再度严重起来。很多人都奇怪，十几年的生活，练就了卞舟泰山崩于前亦面不改色的本领，这次怎会“马失前蹄”？

原来，那天是卞舟的生日，母亲买了个生日蛋糕，就在横穿马路时，一辆疾驰而来的车快要撞到她。卞舟看到立马飞奔过去，将母亲拉了过去。车几乎擦着她们的衣角驶过，因为剧烈的运动，卞舟跌倒在地。

有人问卞舟，这么多年来，别人都说你练就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会保护自己身体的本领，这次，为何连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

卞舟说：我那么小心翼翼地保重自己，是我一直不敢辜负母亲从我小时候就疼我爱我的那颗心。对于我来说，我因母亲而生，亦可以为母亲而死。因为，我一直活在她的爱之中。

（金　怡摘自《宿迁日报》2011年9月30日，朱　静图）

青　春

◉韩　寒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青春》。文章里提到的一个朋友，是我的邻居，出现在很多的场合，他是年轻人的缩影。我去过很多城镇后更加这么觉得，过了少年、失去青年、踏向中年；机灵、勤奋、困苦、无望；想活得更好，活得更不好；有理想，不敢想；想创业，怕失败；盼真爱，却已婚；恨特权，又敬畏；怨体制，但想做公务员；要买房，房价涨；要买车，油价涨；吃饱了勇敢，饿着了懦弱；遵纪守法，但眼看着胡作非为的一个个发家，想胡作非为，上路一半摩托车又被扣了；身边能听说的非投胎类混得很好的，似乎都不带有正面激励色彩。然后一晃眼，孩子该交择校费了。

（飞　飞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青春》一书）

上帝的失误

◉阿　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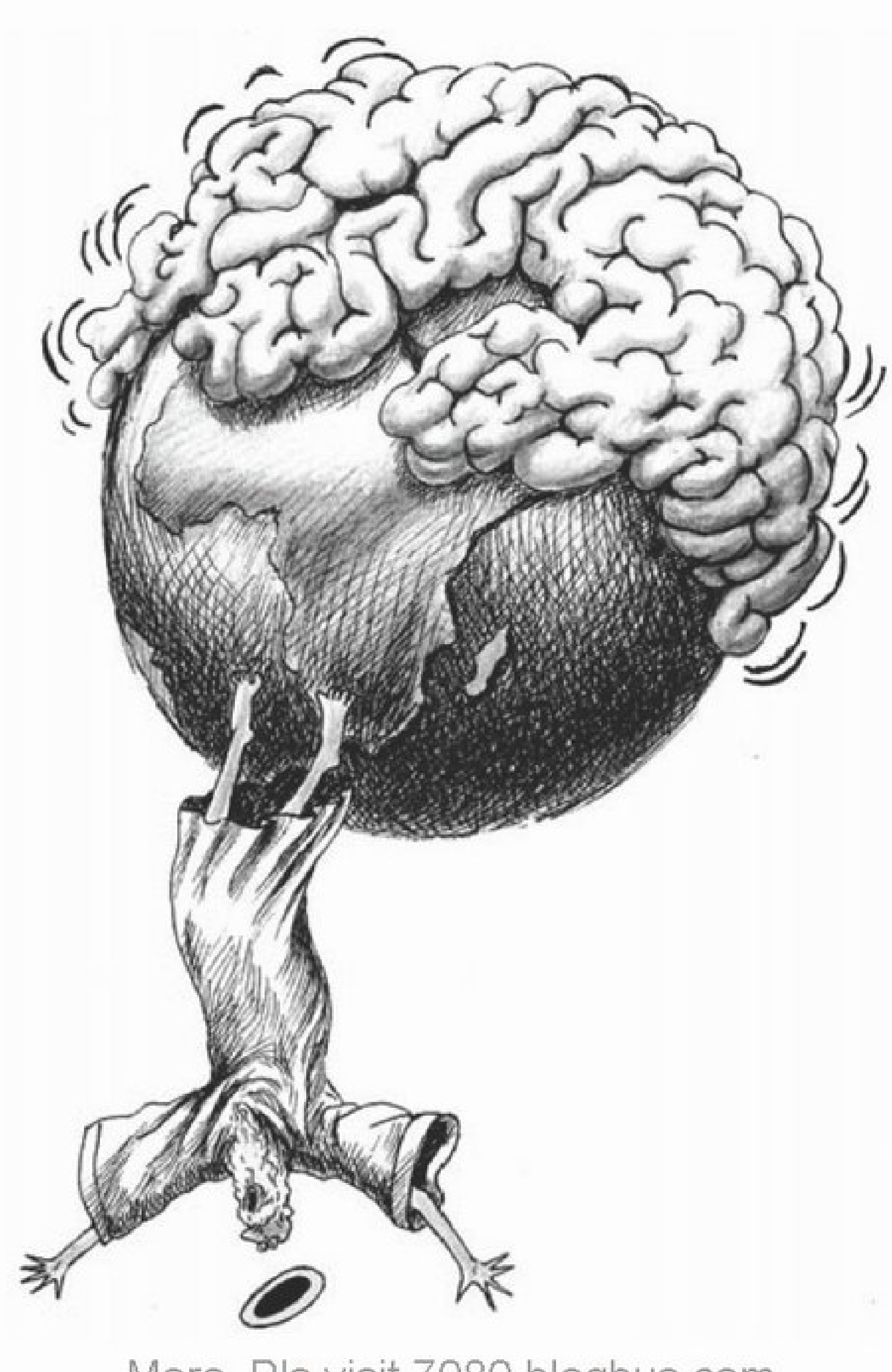
到底是什么动力促使上帝制造了人类，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是显然这是个让上帝后悔的决定。在动物学以及进化论的理论中，世界上的物种以及其依赖的生存环境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互生和互克的关系。任何物种都不能独立存活，更不会有一方做大，这个理论甚至也适用于植物和微生物界。

简单来说，也就是总有你吃的，也总有吃你的。大自然一直维持着这种高度残酷冷静的民主平等的系统，直到人类出现。

人类的到来着实给这个世界的某些自然法则带来了不少的挑战。比如说，植物的果实之所以味道鲜美，就是因为它需要吸引动物前来将它的果实中附赠的种子带往更远的地方，当然同时也将富含大量营养物的果实作为对传播种子的动物的报酬。完美的公平交易。可是人类对于果实中的种子要么集中处理成垃圾，要么干脆集中种植成果园。可以看出，人类不喜欢公平交易而偏爱暴利的习性是从远古挑战自然的时候就存在的弊病。我们宁静而平衡的自然界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走向失衡。

人类之后的历史就不需详论了，为了食物，为了空间，为了资源，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开发进程越来越广，自然界被打破的平衡也就越来越广。而且种群遍布世界，无处不在，除了部分微生物之外，能成功地将物种扩散得如此广泛的恐怕只有人类了。

为什么大自然居然允许破坏性如此之强悍的人类猖狂地繁衍呢？初学生物就听过一个理论，按苍蝇的繁殖率计算，苍蝇一日所繁殖的数量足以覆盖地球表面。但是，之所以没有出现如此恶心的画面，理由很简单，世界上布满苍蝇的天敌。也就是总有你吃的，也总有吃你的。可是，上帝显然在制造了人类这样麻烦的生物的同时，居然忘了给世界再添加一个可以降服人类的生物。上帝再次失误了。



事实上，人类也真的什么生物都没有真正怕过。就算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尚有喝醉酒就敢和“吊睛白额大虫”玩命死磕的二百五，更别说懂得各种科学方法的今天了。为什么没有生物可以降服得了人类呢？这并非说明人类有多强壮，实际上如果仅仅比拼搏击，很多动物都可以轻易打败人类。但是正如果实的例子那样，人类从来不喜欢遵循自然原本的法则，面对威胁自己存在的生物，人类采取避免正面接触，打不过就跑，跑完了还可以制造陷阱、设计圈套来对付你。管你是身形矫健的猎豹还是凶残威武的狮虎，怎么能斗得过狡猾的人类呢？而且，人类居安思危的良好传统会促使人类研究更有效的攻破对手的战略战法，不仅要求屡战屡胜，还要求速战速决。

就这样，自然界里再也寻找不到可以消灭人类、控制人类的天敌了。就这样，人类成了这个世界最胆大妄为的物种。身材不魁梧，长相不威武的灵长类普通一族开始了称霸地球的征途。在不到一万年里，人类的足迹踏遍了地球各个角落，从围捕猎物、饲养动物到迫使它们自然消亡，人类心照不宣地认定自己对这个地球拥有一切控制权。人类之所以可以如此“猖狂”，是因为人类很清楚自己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将迫使自然界的一切生物远远落后于人类。

据说自然规则中还有一条控制物种过度繁殖的方法，就是当一个物种过分繁殖的时候，过于密集的个体之间极易爆发毁灭性的流行病。自然界通过这种手段也曾歼灭了不少妄图统治世界的物种。事实上，这一条人类也并不能幸免，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人口大爆炸式的增长以及人口密度过高的时期，都伴随着新型流行病的高发。但是，问题在于，人类最终学会了治疗和预防。所以，这种规则虽然每次都能多少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是依然无法真正意义上遏制住人类依

天·南·地·北



12年保存10万条短信

◉林　凡

英国伦敦现年47岁的特雷西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短信爱好者，从1999年至今的12年里，她几乎保存下自己收到的所有短信，总数达10万条之多。这些短信，写满了超过30个笔记本。

她之所以要保存短信，是因为1999年误删了一条重要短信，这让她后悔不已，从此，她发誓再也不删掉任何短信。这些短信成了特雷西女士的私人日记，记录了她12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婚姻破裂、再次收获幸福、听闻“9·11”恐怖袭击事件和海地大地震后朋友的反应……闲来无事翻看短信成了特雷西的一大乐趣，这让周围的朋友羡慕不已，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那些随手删掉的短信对自己的生活有多么重要。

去教堂，还是去监狱

◉奇　佳

美国亚拉巴马州新近推出了一项奇特的规定，那些罪行不重的罪犯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惩罚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交纳罚款，并到监狱服刑一段时间；也可以选择不去监狱，而是在每个周末到教堂忏悔一次。

当地法官表示，这样做是为了给违法者一条改过自新的新路，以免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如果罪犯选择去教堂接受“惩罚”，那他每个周末必须到教堂忏悔一次，并且要坚持满一年。届时，教堂里的神父和当地警察将共同为违法者签到，以免有人心存侥幸，偷懒不去。

若违法者能坚持每周前往教堂忏悔，一年期满后，就可免于起诉。这项新规定推出以来，当地已经有56家教堂表示愿意配合。

（明　明摘自《青年参考》）

然不断膨胀的繁殖速度。说到底，人类还是太聪明了。当然，我并没有替人类吹嘘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从这一刻开始就成为人类规则和自然规则共处的局面了。

所以，人类的这种“聪明”超出了其他生物所能承受的范围，这才是人类能够顺利统治地球，成为霸主的终极原因。人类大脑的进化实在太超前了，就连基因相似度高达98%的类人猿的大脑体积和神经回路数量也远远小于人类。2%的差别，全差在脑子上了！于是，一个西装革履，一个还在深山以学会简单的工具运用为傲。这也是一种命运吧。

最可怕的问题在于，人类第一大器官，消耗人体70%能量的大脑依然在不断进化着。研究表明，未来的百年到千年间，人类的头颅将比现在大1/4左右。想来就有趣，到时候满世界生活的人类都属于“下雨不愁”的类型，还能美得起来吗？虽然脑袋会不会真的变大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预测，但是人类大脑依然会不停地进化，却是多年来科学家们的共识。

一个很大的疑问是为什么还要进化呢？人类的大脑不是穷其一生也不过只能利用30%左右吗？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像你买一台300G硬盘的电脑，你不能等到硬盘全满了才想到扩充容量吧。所以，不要以为只有Windows和iPhone才会没完没了地升级，人的脑袋也一样。

于是，除非来自生物以外的原因，人类可能依然长期拥有对地球绝对的控制权。这一点暂时依然看不到任何变化。然而，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人类希望通过科技来扭转自己给自然带来的危害及影响，实际上对于原本一直平衡的自然界来说，缺乏天敌，过于聪慧的人类存在本身可能就是不合理的。人类企图将一个装满水的袋子上的洞都堵上，却忘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洞，那水依然会流走。

不过，也许“升级版”的人类的大脑能找寻出合理的方法，让自己在挥霍的道路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但在这之前，未“升级”的我不知道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估计上帝每每瞻望尘世间的高楼大厦、机器轰鸣、百兽殆尽时，也只能咬着牙辛酸地说一句：“I'm太他妈sorry了！”

（灵　风摘自重庆出版社《科学的边角余料》一书，邝　飚图）

原创



书痴王疯子

◉曾　颖

王疯子并不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疯子，他最大的疯状，来自于他对评书的喜爱。

早年，周围的人们还不知厉害，都不同程度地中过招儿。

第一个受害者是水果贩子王老二。在王疯子到来的那天下午，他只不过随意问了一句王疯子是干什么的，不想这句话立马引出潮水般的热烈反应。王疯子两眼放光，精神抖擞，抬手一个白鹤亮翅般的亮相，一大段台词如流水般涌出：不才王显儒，职业说书人，师从评书大师杨吹吹，5岁时开始登台打金钱板讲段子，得艺名五龄童。18岁独闯江湖，在人才济济的省城遇神打神，遇鬼打鬼，踩扁无数名嘴利嘴，创下“炮打四门”威名，一晚卖茶500碗……

介绍之余，不忘说学逗唱来上几段。据他自己说，他可以不吃不屙不睡一口气讲完半部《水浒》或《三国》，如此猛的记录，至今也没有人能打破，如果不信，马上可以试试！



那天，从太阳当顶到月亮升空，王老二被王疯子的评书和唾沫星子包围着，从饶有兴趣，到略有疲惫，到痛苦绝望直至崩溃，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挣扎与煎熬。

其实，王疯子的评书并不难听，如果在特别有闲无事可做的时候，泡上一杯茶优哉游哉听他慢条斯理地讲下去，倒也还是有些趣味。只是在这个外来人租住的小院，有这份闲情的人不多，大伙整天像火烧屁股一样，惊风火扯地出门，又扑爬跟头地回来，把一切自以为用得上的东西往回扒拉。即便偶尔有闲，也只是凑在一起说说荤话，而这，又是王疯子坚决不感兴趣的。他说：盗亦有道，咱说书人也有说书人的规矩，那些肚脐眼以下的东西，说出来脏嘴！

王疯子靠什么生活，一直是个谜。他自幼出来闯江湖，信奉“江湖一把伞，准吃不准攒”，从来没有一丁点积蓄，更没有成过家。早年凭着一方醒木一副金钱板，倒也过州吃州，过县吃县，每天一个地方，总有一家小茶馆容他说书，总有一张板床让他睡觉，总有三顿粗细不匀的饭喂饱肚子，甚至还会有一个将老女人的等待……

但现在，随着时间推移，能说评书的茶馆已越来越少了，他也记不住自己究竟有多少年没有靠评书谋生了。早几年他还可以在一家相识的老茶馆帮人掺掺茶挣一碗饭吃，后来，因为管不住那张嘴，经常忘记自己的堂倌身份，而从口袋里掏出醒木来大过嘴瘾。老板提醒几次不管用，就下了逐客令。王疯子很生气，指着老板的鼻子说：你娃在襁褓里就听我的评书，现在居然要封我的嘴，忘本啊！

老板苦笑着说：我不封您嘴，客人们就要封我的嘴。您看这生意本来就艰难，如果我的小茶馆不垮，您饿了随时来都有一口饱饭，如果垮了，咱爷俩就只有喝西北风了！

老板一脸无辜，把王疯子心中想好的所有咒骂都软软地堵了回去。王疯子长叹一声：想不到啊，短短几年时间，我挣饭吃的技艺，成了砸人饭碗的工具了！

在那一刻，他本能地想到了一个“死”字。

就在他找一个改行卖耗子药的师弟要了几包“毒鼠强”，并借来10元钱，买来半斤猪头肉和一瓶酒，准备找一处僻静地方去当饱死鬼的时候，他看到商店橱窗大电视里，一个熟悉的面孔正在说评书——那是他师兄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侄林清贵，艺名战铃子。

他在电视机前站了半天，听战铃子的评书，越

听越摇头。战铃子这娃从小学艺不专心，素来喜欢投机取巧，同行们觉得他最不可能成气候。不想这小子居然耍大了，上电视了，而且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好像还挺受欢迎。这让王疯子既感到高兴，又深受刺激。高兴的是他熟悉的评书终于能上电视，而受刺激的是，电视上说书的那个人不是他王疯子，而是学艺不精的战铃子。

在王疯子看来，战铃子的评书已基本不算评书了。讲的全是邻里纠扯婆媳不和婚外恋包二奶贪官买凶杀老婆，中间还时不时夹杂些他觉得脏嘴的荤笑话。这哪是他心目中的评书啊？纯粹是一个杂痞在街边上说酒话。

他开始不平衡，甚至有些愤怒。但他的心中原本打算好的死亡计划，因战铃子的出场而戏剧化地消于无形。他决定去找战铃子，他记得当年战铃子初次登场的时候，一晚上卖不到20碗茶，急得直哭，是他每晚跑去帮忙凑场子拉人气，战铃子曾无限感激地说：师叔，今后我一定报答你！

他为自己找了一个不太伤自尊心的理由，动身去找战铃子，抹下师叔的面子去求战铃子帮忙，让他也到电视上去闪一回。

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见到战铃子。

战铃子拉着他的手说：师叔，这些年没见，你还好吧？

王疯子嘴上说好好好，但他身上的旧衣服，以及后来面对夜宵的贪婪眼神仍暴露了他的真实生活状况。

他说：我今天来会你，不求你的钱，不求你的米和面，只求你一件事！

啥事？

你跟照电视的人熟，让他们也照我一回，让我在电视匣子里闪上一回，我就想搞明白，是不是我的评书真的就没人听了……

战铃子苦着脸说：师叔，我不是不想帮你，只是……

好好好，不是不帮就好，就这么说定了！

王疯子不给战铃子说话的机会，端起一杯酒喝下去，连蹦带跳地跑了。

看着师叔孩子般欢快的身影，联想起这些年自己艰难挣扎的命运，战铃子忍不住落泪了。因了这几滴眼泪，他决定帮王疯子圆那一个梦想。

他花了几百元钱请来一个专替婚礼摄像的师傅，又和剧场说好，趁拍电视晚场散场之后借用一下场地。他还嘱咐自己的徒子徒孙们带上自己的亲戚家人来捧场，如同当年他出道的时候王疯子所做的那样。

万事俱备，王疯子也如期而至。

这天的王疯子，穿着一件一尘不染且没有一丝皱的灰色丝绸长衫，头发梳得锃亮光鲜，不带一丝杂乱痕迹。他的胡子经过精心修剪，已不再像平时那样，像得了哮喘病的山羊。

才3天不见，王疯子像变了个人一样，脸上还扑着当年登台时的白粉，并在腮帮子上缀上淡红的胭脂。

战铃子心中暗暗叹息：真不知道流落这么多年，他是怎么保管好这些行头的。

聚光灯闪亮，大幕拉开。在舞台正中央平日战铃子说书的地方，王疯子目光如电，扫场一周，然后一拍醒木，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先前略有些嘈杂的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王疯子眼前，如电影般闪过各种画面，他看见远去的图画中，有他5岁时被父亲抱上评书讲台，脆声脆气地打金钱板，唱《武松打虎》，台下的人们像过节一样嬉闹着……

他还看见18岁第一次正式登台时，因为几次咬口忘词，他的师傅在观众席上咬牙的表情。那天，外行的听众没人听出他的错来，给他送来雷鸣般的掌声……

他看见20岁那一年，观众席上一双水灵的大眼睛如碧潭般深不见底地深情望着他，最后被一双老手拖走……

灯光中，各式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表情，或明或暗，或浓或淡，或喜或忧，或笑或骂，翻飞转换。

这天夜里，王疯子想把平生最得意的段子一一讲了。但他觉得得意的段子实在太多，于是，他便一个一个地往下讲。

这是他这一生第一次在真正的舞台上说书。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如此刺眼的灯光，第一次面对摄像机。

他心中暗暗给自己打气，要对得起这么多的第一次。于是口若悬河使出浑身解数，有如神助地一口气说了下去。

在灯光的照射下，他像包在蛋壳里的鸡崽一样，感觉暖暖的，舒舒服服的，麻麻的。

在这温暖舒爽中，他感觉自己正脱离躯壳，高飞在半空中，看舞台上的自己，神采飞扬。

他觉得自己已变得很轻，飘过剧场的屋顶，飘上城市的天空。

远处，太阳如刚敲开壳的蛋黄，滚圆而猩红地发着柔光。

他的身体还在飘着，一直往阳光最亮的地方飞去……

与此同时，剧场里，王疯子直直地屹立在台上，早已没了呼吸。

观众席上，最后一个摄像师已睡着了，只有摄像机还在静静地转着，它不知道：演出已经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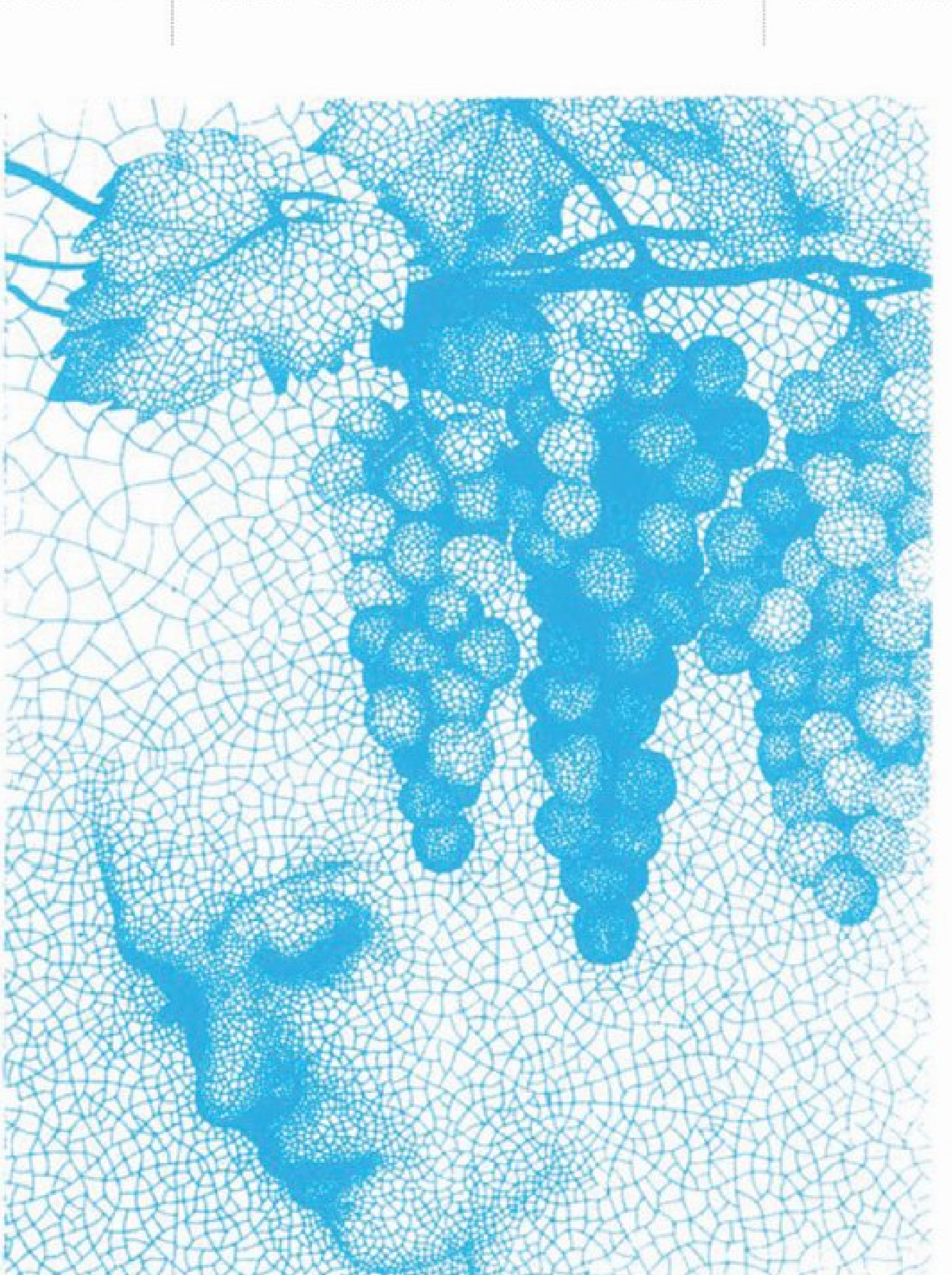
（李　晨图）

美是回来做自己

◉蒋　勋

中国人有很多美的实践，但无可否认，最早让美成为一门学问的是西方人。“美学”这个词是后来日本人翻译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仿佛美学就是研究美和丑的学问。然而事实上，美学的拉丁文原意是“感觉学”。

也许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感觉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味觉的记忆，自己的鼻腔里有多少嗅觉的记忆。



我曾把学生带到菜市场，台湾的菜市场收摊之后，会打扫得很干净。我拿布蒙住学生的眼睛，让他们猜白天那些摊都是卖什么的。结果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卖鱼、卖葱、卖姜、卖牛羊肉的摊子。

那么，气味到底是什么？它是肉体生命已经不在了，还在空气里流动着的东西。

母亲过世以后，我常常闻到她的味道，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觉，因为我跟她太亲。做了菜市场的实验，我才发现，鼻腔的记忆体是这么灵敏，最爱你的人已经离你而去，她的味道却挥之不去。

几年前，发现鼻腔里记忆腺体的科学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他发现人能分辨一万多种气味。你能闻出这么多的气味吗？你是否记得春天从北方吹过来的风沙的味道？去香山的时候，你是否闻到过松树的清香和苔藓的潮湿？收割后的田野、大汗淋漓的爱人，是否在你的鼻腔里留下记忆？

年轻的时候，我在巴黎读书，读到第四年突然很想家。在香榭丽舍华丽的街道上，蓦然感到秋天的荒凉。忽然，我的鼻腔捕捉到一种味道，让我一下子热泪盈眶。那是台湾夏天七八月间，太阳晒了一整天，晒到土都发烫，忽然来了一阵暴雨，土壤泛起的味道。我才发现乡愁是气味。你想家的时候，想的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小吃，它一下子把你底层所有的东西都唤起。

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种颜色？科学家说，我们的视网膜能分辨两千多种颜色。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有那么多吗？红、蓝、紫……你数几个就数不下去。

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又名“雨过天晴”，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创造的。有人问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看着天说：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工匠很犯难，因为他要等下雨，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聪明的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康德说过“美的判断力”，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断力”！

我们在做美的判断的时候，视觉通道打开了，听觉通道也打开了。

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巴赫。今天是寒露，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树叶沙沙的声音，伴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秋声”的诗，古人有多么好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那没有太大意义。

秋声一来，过不了几天，满山的银杏都会变黄，洒落一地。

今天我们讲竞争力，叶子都掉了还有什么竞争力？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一个艰难的季节，在纬度这么高的地方，入秋入冬后树木所需的养分是不够的，只能把部分肌体牺牲掉，保存最好的水分和养分，来年春天重新发芽。如果你只看到了秋天凋零的

最受欢迎的毕业生

◎张宏生

他叫刘辰，是一个年仅23岁的应届毕业生，再过一个月就要毕业了，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他压力很大。

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该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能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好了。他是一个公交迷，北京市所有的公交线路他都了如指掌。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他就开始关注北京市的公交线路。哪条公交改线路了，哪路公交车换车型了，他都会记录下来。从上初中起，他是同学们的出行顾问。无论谁想去哪里，他都能很快地回答出最便捷的公交路线。

就在他为工作发愁时，机会来了。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节目组接受了他的申请，他可以到现场去求职。来到现场，他发现，果然有一家公司有适合他的职位——旅游体验师。可是，他担心自己文笔不够好，恐怕不能把旅游的种种美妙感受表达出来。主持人问他有什么才艺，他说："我是一个公交迷，对北京市的公交、地铁线路都有一些研究。"主持人来了兴趣，现场考他："从国贸到旧鼓楼大街该怎么乘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国贸坐1路汽车，到天安门东，换乘82路，就可以到达。"主持人再问："那从国贸出发，到营慧寺呢？"他同样不假思索地回答："先坐地铁一号线，到五棵松站下车，然后再换乘运通113线就能到达。"

他的回答把台上12位老板的情绪都调动了起来，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向他提问。他有问必答，不但准确无误地按顺序报了一大堆公交车、地铁站的名字，而且还给一对情侣设计了北京一日游的路线。

他对公交的这种专注显然为他求职打开了大门。老总们不仅不约而同地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而且绞尽脑汁，在现场因人设岗，给他非常好的职位和待遇，只为留住这个人才。最终，他选择了一家他感兴趣的公司。



主持人问这家公司的老总："你给的薪水是不是太高了？"这个老总回答："专业的、执著的、优秀的人才是无价的。"是的，无论在哪个行业，最缺的永远都是专注的人。专注的人永远不缺机会！正如一个老总所说："很多用人单位不招应届大学生，不只是因为他们缺少工作经验。更主要的是，他们缺少一种专注和投入的精神。而刘辰最打动人的，就是他的敬业和那种往里钻的专注。只要有这种精神，无论在哪个行业，都能干出一番成绩。"

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在抱怨找不到工作，其实，老板们又何尝不知。大学毕业生缺少工作经验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老总们更看重的往往是毕业生对工作的投入度、专注度以及热情与激情。

（辛　子摘自《年轻人》2011年第10期）

悲哀，那你恐怕不懂什么叫"看不见的竞争力"。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每一天都在做美的功课，可是它不讲话。

我最敬佩的老师佛陀，没有写过一本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经，不过是他学生的笔记，所以开头总是说"如是我闻"。有一天佛陀不想讲课了，就拿一朵花给大家看。他的意思是：他一生讲的经就在那朵花里，你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

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忙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我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

（花　雨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11月3日，〔日〕城景都图）

穿越

——新浪微博第二届微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biglong大龙：女朋友说，穷学术男，早几年怎么不知道买房！他苦笑，早几年也买不起，去旧社会当个秀才还差不多。一觉醒来，手臂酸麻，原来是趴在桌上睡着了。等等，这里是……疑惑中，转身遇见一个胡子花白的男人，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只听见他喃喃自语：你知道房价上涨的涨字有几种写法吗？

@麻油古灯：老人倒卧路边，鲜血从伤处汩汩流出。路人纷纷绕开，匆匆闪过，唯有一位少年径直上前，向老人伸出援手。“傻……傻孩子，你……你怎么敢？不怕我讹上你吗……”老人一脸疑惑。“订购穿越自救服务的事都忘了？”少年摇头苦笑，“还好，我穿越而来，总算是及时扶起了衰老无助的自己啊！”

@张冰：直到父亲去世，他才知道这个一直被他视为累赘的人多么有钱。被伤透心的父亲没给他留下一分钱。他恨，却只能认命。一次意外让他回到20年前。他牢记教训，悉心照料父亲。父亲逢人便夸儿子孝顺，他暗自得意。终于熬到父亲去世，他激动地打开父亲留给他的遗嘱，上面只有一句话：穿越的并不只有你……

@尘爱炎：我要穿越到1954年中秋夜的一个小山村，满足一个8岁男孩吃一整个月饼的愿望；给1962年在山边推石头车的少年送俩包子，这样他就不会因低血糖而晕倒，额头留下疤；告诉1975年仲夏在油田会战的青年，回家路上要是不坐拖拉机，就不会因车祸昏迷好几天。等到1977年，帅气、健康的他就会看到我啦！爸爸，我爱你！

@白水静无痕：在园子里最美的季节，他回来了。一对母子正在铺满金黄银杏叶的树下玩耍。他记起小时候也会徜徉其中许久，找出最漂亮的一片，开心地拿给妈。妈笑着，边责怪边擦他的手……他不忍打扰，远远地举起了相机……他身后远处，一位白发老者颤抖着按下快门，拍下了两个自己，和那片消失的银杏树……

@碧海明悦心：他前世是个大胖子，发誓要吃尽世上所有美食。这个愿望还没达成，他就因吃太多抱憾离世。死前最后一分钟他不禁欷歔：“下辈子不做人了，要做一个可以吃尽天下美食又永远都吃不饱的神物！”上天给了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满心喜悦地奔向新生活。结果，他变成了盛菜的盘子！

@牢骚过境忽然惆怅：他就要走出车厢，却瞥见被短发遮住脸颊的她正低头看书，忽然想起曾经午后清澈而温暖的白色阳光，恍惚心动。他犹豫片刻，还是回身走到她身旁。她看他，淡然一笑。他大声对她说：我喜欢你。她怔住了，车厢似乎也安静了，他却只是坐下来，微笑，看着表，倒数。事故又准时发生，43次，每次如是。

@心若悠然z：正扬在恍惚中醒来，觉得身体越发沉重了，突然发现，迎面镜子里的自己竟是一身军阀戎装，正思量，一士兵进入：“报告大帅，前面是皇姑屯……”

@春天故事汇：“各位旅客，欢迎参加本次穿越时空之旅，请大家认真阅读穿越指南，并严格遵守穿越规则，因为在穿越旅行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改变历史。”一个游客问：“这么严重？”导游继续说：“我们曾经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大旅行团在穿越到北宋年间时出事了。”“后来呢？”“后来，就有了《水浒传》。”

@欲吻汝心：我拼尽全力，终于抢到最后一张穿越入场券！赶紧使用……睁眼时，我正骑在一匹血红色马上，手里还提着刀。咦？这刀好像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难道我穿越成功，成为关羽了？来不及窃喜，就听见马旁一小卒大喊：“董卓相爷麾下第四猛将华雄在此！尔等逆贼前来受死！”我看见对面飘来一红脸大汉……

